重修修武縣志序

邑之有志與國史雖有繁簡大小之殊然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官師人物之賢否民俗士風之美惡靡不畢載由邑而郡而省國史取裁焉以成一代掌故故其重則一也今值

聖代車書一統郡縣莫不有志前人創之於始規模已具後來踵事增華宜乎無難而因簿書執掌率因循不果歲久年湮凡政事之得失制度之變

更名卿碩儒之芳躅文人韵士之著述莫從究其本末原委或傳聞異辭疑信相參搜羅考訂頗有不詳不備之憾則泚茲土者有不能辭其責焉夫

家承平陶養生息百有餘年風氣日開人文日起土物日繁民俗日茂雖星分疆域無改於舊而其間賢人君子秉道守節建功立名後先輝映其流風餘韵皆足以轉移莽陋振勵末習而不亟爲表彰使後後起之士觀感

無自奮興未由豈有心於風俗
人心者哉余承乏之來脩樂其士
之樸而民之淳以間繙閱邑志
惜其六十年來之事闕焉未登
而且天文則室觜莫辯沿革則
衛魏不分循吏無傳人物誤載
以及官師古蹟陵墓藝文等類
遺編舛謬不可枚舉急思更訂
顧以不文又戴星出入未遑搡
筆今年春同年友李花南適脩
衛郡志畢遂延致之與邑紳士
共相商確無間晨夕就嘗志之

闕者增之誤者正之或刪其事
或益其文凡三閱月而書成雖
不敢謂可與國史相表裏而必
徵必信使古今盛衰治亂之迹
因輩損益之殊以及名公碩士
布衣貞女之善政厚俗潛德懿

行悉登簡端犁然可攷以備一
邑之掌故使邑之人士益有所
觀感而興起或庶幾無悖作者
之遺意焉是爲序

乾隆二十二年歲在丁丑孟夏
知縣事宜興吳映白識

重修修武縣志凡例

一修武舊無志明冷令宗元始創爲之繼修者署令鄭順治十五年重加編輯令志則康熙三十四年邑令懷所修也邑士爲余言舊志尚多皆爲當時秉筆者刪去惜求其本不復可得

一舊志天文沿革等門各自分編而于建置人物則又以類相從殊失體裁今改爲志表傳共二十六門各繫以小序體例庶覽畫一

一修武既爲魏地分野自當屬焉參觜然諸書皆言室壁分野未便刪去故列諸說于前而附以婁辯從古從今惟其是爾

一舊志沿革寥寥數語漢晉後魏不詳並置山陽舛訛殊甚今據諸史詳叙原委于前列表于後觀者眉目了然

一戶口田賦實關國計民生國家子惠元元良法美意高出千古如衛地改屬縣管丁銀攤入地糧滋生人口永不加賦皆爲詳書而附恤政于後明以前則無可改矣

一職官列代制度不一今條諸史百官志于前列表于後庶覽者有所攷焉

一舊志無名宦有政績可紀者于職官名下附綴一二語今特增入然舊志既失載湮沒不彰者固已多矣

一職官舊志所無而增入者必書所據于下其他人物古蹟等類入所易見不復詳注

一舊志人物傳詰屈簡甚至割裂史傳訛彼作此如元史逯魯傳御史刻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寶封千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刻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乃舊志云魯曾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尋改監察御史刻中丞史顯夫簡傲又刻伯顏之黨朝廷肅然誤以御史即魯曾遂妄加尋改二字直謂魯曾刻顯夫錯謬如此豈不可笑今據正史悉錄本傳其太冗者則稍節焉

一修武人物以韓文公爲第一今倣史例特立儒

一舊志止載韓文公公父叔兄子皆不爲立傳今俱增入

一人物新增者數人皆據采訪公論不敢一辭虛美

一文苑係新增

一舊志有隱逸夫隱逸者韜光斂影雖徵辟頻加匿焉不出諸君或名列成均或已攷職特未仕耳未可云隱逸故刪去此門諸君則分列于文苑孝義各門下

一人物現在者雖名公鉅卿皆不載不特恐阿私所好且人須蓋棺論定也惟節孝已旌表者例得書

一列女已旌表及年例符者例得登載其有年分無攷不應概書然係采訪公舉不敢妄爲去取故附見于後亦君子善善欲長之意耳

一藝文必于邑有關者方載其他雖鴻篇鉅製不敢妄登以蹈文選之誚

一舊志藝文內有字句不可解者疑有脫簡錯字既無本人文集可對又不敢妄爲刪改惟鑿然

無疑者爲較正一二其餘不得不仍其舊

一雜識係新增

一是役也迫于時日又無群書以資攷訂徵引遺漏舛訛恐所不免惟是闕者增之謬者正之陋者文之疑者辯之頗有苦心閱者鑒之可爾

嘉禾李謨詒癡氏識

補修修武縣志序

歲乙酉余奉

命來修舁纂之餘輒披閱邑乘知舊志修於康熙三十四年世遠年湮幾多淪佚迄今上御宇之二十二年前令津門吳公慨念前緻力肩斯任與邑中紳士商確而重輯之分門別類次序梨棗僅數十年來規制之沿革賦額之增減山川之形勝以及學校人文義夫貞婦炳炳朗朗固已按冊可稽燎如指掌惟是檢閱梨棗缺而不全且前此校勘未詳字多魯魚必至久焉莫辨余急圖補輯之而薄書碌碌未有暇也

越數月奉

憲議修豫中通誌檄取縣志以供採擇計邑志自丁丑迄今又經八載其間政務遞更人物迭起種種事實筆不勝書況乾隆二十六年邑遭水患我

皇上軫念民艱賑

賜金賜粟

鴻恩浩蕩實千古未有之曠典尤宜敬謹編入以昭一邑信史今逢

大憲宏開省館雅意修明則斯志也將以統入全書永垂掌故烏容因其闕畧置焉勿道哉爰薄拊廉俸召前董事者即此新書重加考訂凡通年來邑之人士沐浴

皇恩飲和食德以及職官選舉孝義節烈諸款按年增補疑者詳之訛者正之雖門類體裁悉仍其舊而修殘補缺校勘維詳祗期葑菲之採上備

憲裁即前令修志苦心不致功虧一簣是亦繼斯土者之責也書旣上因筆以紀之

乾隆三十一年歲在丙戌仲春月知縣事廣川戈雲錦書於官署

重修修武縣志序

修之有志未詳所自昉據前邊令弁言曾載修於康熙乙亥之歲距今盖花甲一週矣以今視昔雖山川猶是風物猶是而此六十年中沿革之異制增減之異額與夫禮俗奢儉之殊尚人材賢畧節義之特出其乘時通變良有非嚮昔所可同日語者矧我

皇朝聖聖相承深仁厚澤涵濡百有餘年修邑瀕處黃北密邇畿輔德教所敷沾被最先故其井疆沃衍河渠整秩絃誦遍乎黌塾掄修奮乎編氓一切政紀文物類足以備攷究而資持循烏容略焉弗詳即且夫志中之體例有通及者有專屬者如賑貸贍恤選舉旌揚諸渥典或通乎一郡或通乎一省邑特隅舉而一時治理亦攸著焉若夫維地有靈挺生人傑則名賢里居桑梓增榮雖輔倚繡錯之區彼此不能相借吾豫夙爲文章理學淵藪而紹絕學衍道脈實維洛陽二程夫子千千古之言道學者莫尚焉起八代衰中天寔維昌黎韓公千古

之言古文者莫尚焉修雖覃懷屬邑不若洛之爲王城帝都而地以人重得韓公而益彰閒讀舊唐書公本傳云昌黎人新唐書則誤云鄧州南陽人按唐懷孟二州皆春秋南陽地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者也漢隋皆屬河內郡與鄧之南陽無干又唐始以孟州隸河南府繼復以河南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復改爲孟州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修故與孟同壤河陽城故蹟在焉此宜要辨以詔將來而舊似未

加深攷則其他之畧焉弗詳者又烏能概其必無也耶夫即最爾殫丸亦既時有宜詳之事地有待詳之人則編纂續宜有其舉之罔或廢者而顧遲久罕聞何也益邑之衆務惟令長是賴非其人之志不役於徵文考獻即其力之局於簿籍爾然欲其覃思簡帙條次部區蔚然成書宜其難也邑侯吳君以江左偉英膺

特簡來豫試宰花縣不數月間百廢具舉爰以公餘從事修輯舉六十年中之政紀文物靡縷分明視

前乙亥載修之志有俾該焉者則　侯之才猷過人豈可以道里較哉震於著述之林未窺窾奥辱　侯劄采獲與襄事之劄有厚幸焉因不辭固陋而序之如此

乾隆二十二年歲在丁丑孟夏修武學博弋陽黃汝震撰

修武縣志原序

邑之有志也猶國之有史志蓋重哉然而難言之矣好廣收者或失之濫務約取者又失之遺文過乎質則繡繪纂組既無以存信有質無文則朴儀鄙俚又難以行遠甚矣志之難也修舊有志自盛朝順治十五年重爲修輯舛訛者皆已改正失倫者皆已叙秩繁蕪者皆已刪除遺畧者皆已增入固足以表彰往跡而昭示來茲矣但由已亥以迄今閱三十餘年所無論剏剔漫漶剏不可讀而歲叙遷升降非一户口田賦之豐耗人物風俗之盛衰以及官師科目沿革興除之迭變時事日增而載籍多缺後有作者將誰前聞此前撫都憲閻有檄命修輯之舉憬然而奉稽之也未及鏤板會閻公遷去今大中丞顧以於辛未春業已脫稿繕寫成書矣其間有無挂漏是否正僞受事既淺稿復上呈無從而參稽之也聖天子聲教四訖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將大車書一統之盛纂輯統志備爲一代成書檄發原稿蒭蕘

以博洽典核法繁文陋是命憬遵奉唯謹隨手是
年春延修人士明經范子珮蔣子垣校讐而釐訂
之斟酌損益編次成帙用登梨棗憬終以受事日
淺告竣期廹見聞未廣蒐羅未備不無遺憾也雖
然河山不殊風土如故因文喻化存乎其人語曰
鑒於水者正其貌鑒於志者廸其行使產斯土者
而觀志女惕雞鳴士兢昧旦勤式穀以訓子急賦
稅以供上同心協力祛澆還淳則力田孝悌之風
行而比户可封矣吏斯土者而觀志覽土宇之廣

狹當思何以經理之覽户口之多寡當思何以休
養之覽學校人物之隆替當思何以振興而風勵
之別險易酌經緯因人情時勢而利濟之邑乘具
在今古同揆不可以觀感而有得乎顧閭兩公之
加意於志也蓋亦以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豈徒
侈記載餙觀美存文獻於既往俟史徵於將來也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孟夏知縣事瀛海邊憬
撰

補修姓氏

總裁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理河南等處地方兼提督街
節制全省軍務駐防滿洲營管兵兼理河道加五級紀錄十次　阿思哈　神堂滿洲正紅旗人

翰林院編修提督河南全省學政加三級　李宗鶚　號福齋縣人　丁丑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紀錄二十四次佛　德容齋滿洲正黃旗人　舉人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道加三級紀錄　揚謙斤江鑲黃旗人　保之浡湖南湘州人　舉人

河南分守糧儲驛傳道加五級紀錄二十一次温必聯　魯存江西石城人　丙辰

河南分守衛懷三府兼管水利河北河務兼管驛傳道紀錄四次寧泰　靜齋滿洲鑲黃旗人　舉人

署理懷慶府正堂印務南陽府糧捕督捕水利分府加級紀錄十次記功一次荆如棠　蓋南山西平陸人　戊辰

懷慶府黃沁分府加五級紀錄十次記功一次荆如棠　蓋南山西平陸人　戊辰

懷慶府糧捕驛務水利分府兼清化鎮原衙門加二級紀錄三次記功三次薩廉　滿洲正藍旗人　監生

纂修

修武縣知縣加一級戈雲錦　海支直隸景州人　貢生

校閱

縣丞加一級王承燦　慎齋直隸長垣人　壬子

教諭加一級李詩　安陽人　副榜

訓導加一級乘泰林　縣人　歲貢

典史　吳紹詩　浙江餘姚縣人　監生

儒學教諭侯選知縣黃汝震光州人舉人

訓導

協修

採訪

拔貢候選教諭姜元吉

歲貢新野縣訓導馬元

歲貢南召縣訓導范頡

進士南陽府教授王彭會

拔貢成清

歲貢薛大範

歲貢李璧

廩生王夢蛟

廩生金義

監生路天錫

增生范元

生員趙牲

生員范奚敏

正字

監生　范生志
督梓
監生　范源貴
監生　趙體復
分理
生員　成奕鎬
梁廷機
姜信期
詹世堅
邱壯鰲
楊希賢
張遇
李瑤
范鵬舉
王又元
王士元
張汝冀
趙壽泰

監生

贈録

范殿詔

馬九符

武企

書吏　楊璽

徐三會

修武縣志目錄
卷首
圖
卷一志
星野圖附
卷二志
疆域形勝鄉鎮附
卷三志
公署
學校
卷四志
賦役恤政附
卷五志
兵防
卷六志
山川橋梁附
古蹟
卷七志
祠祀
陵墓
卷八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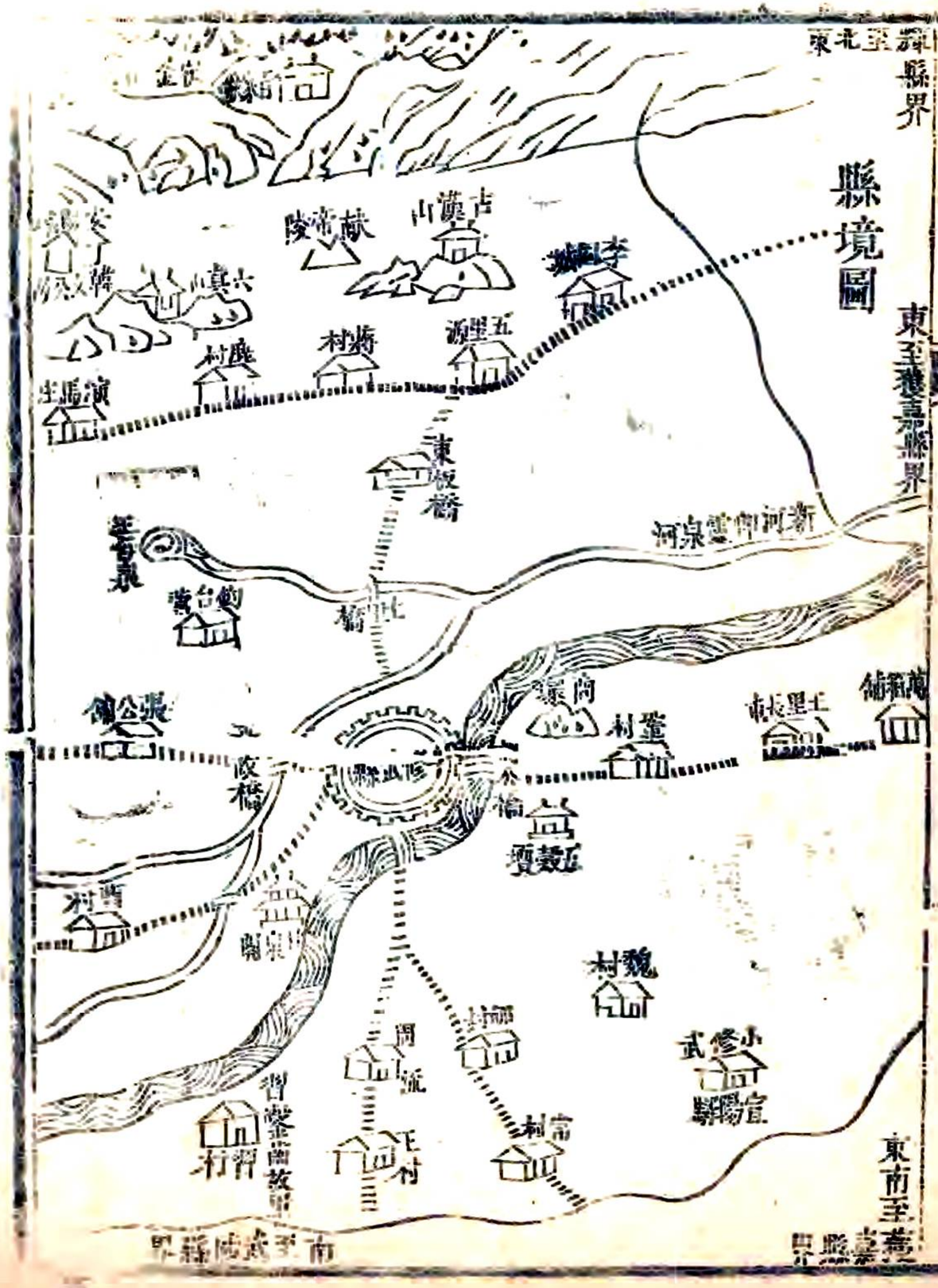
風俗
卷九志　物產
災祥
卷十表
沿革
卷十一表
職官
卷十二表
選舉
卷十三傳
名宦
卷十四傳
儒林
卷十五傳
孝義
卷十六傳
方技
卷十七傳
流寓

人物
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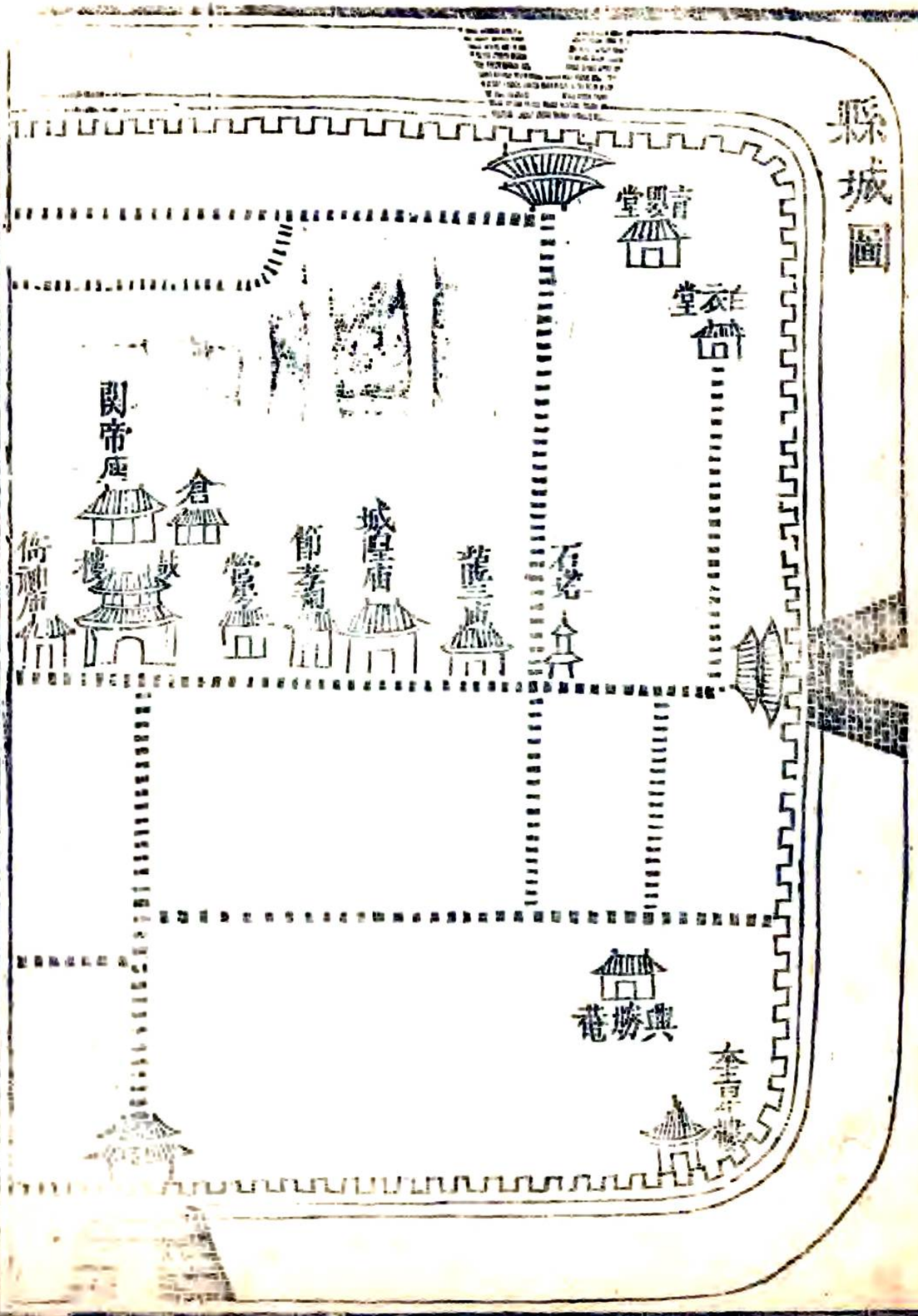
列女
卷十八
藝文上
卷十九
藝文下
卷二十
雜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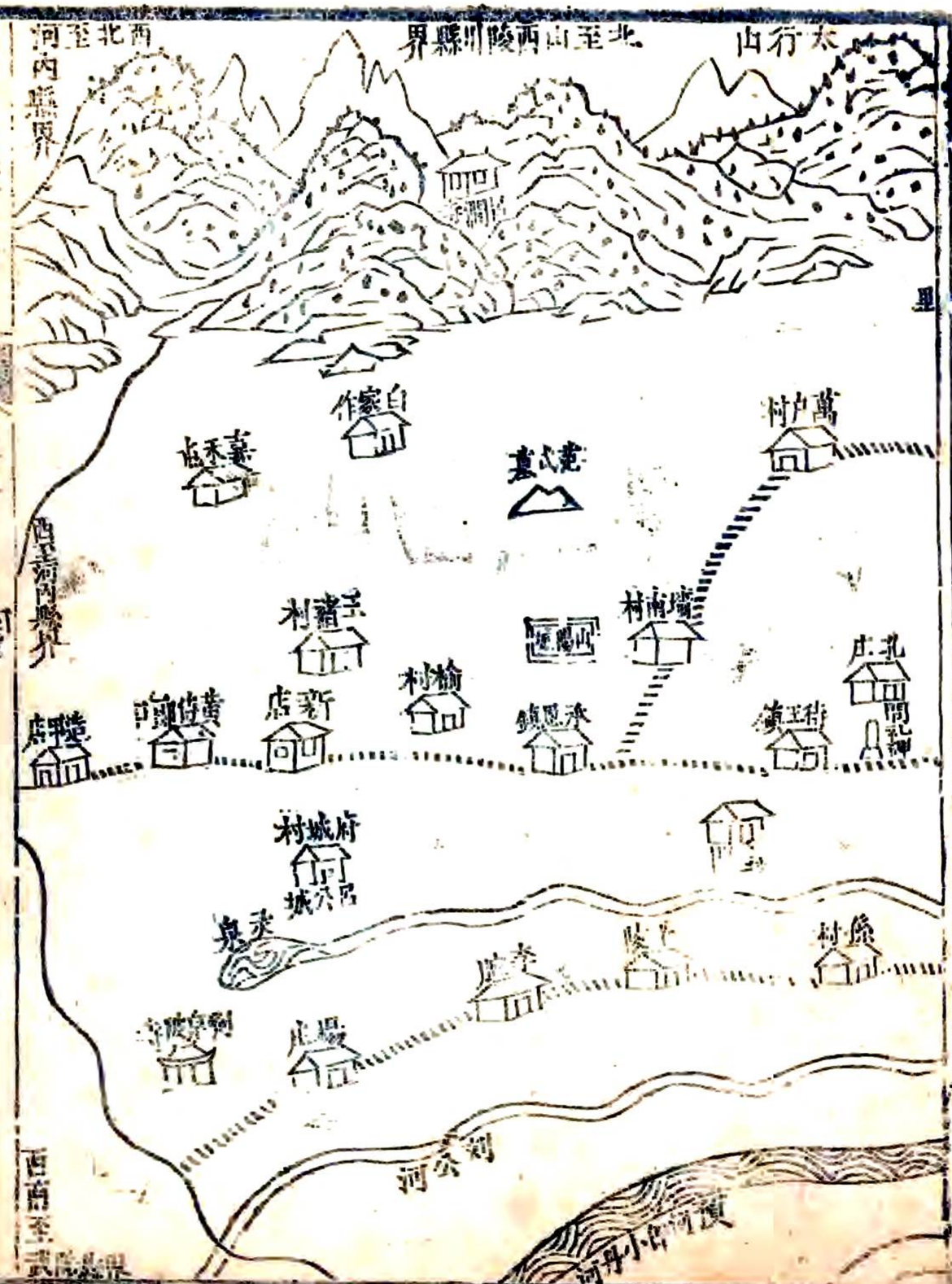
圖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以掌天下之地之有圖由來久矣古來王佐名臣莫不盡能通國海內然某處險要某處廣袤某爲天府之國某爲四戰之區指示形勢歷歷如目睹良以有圖可按也故漢祖入關蕭何先收秦籍由是周知阨塞強弱之處修雖彈丸黑子南控大河北跨太行實爲三晉兩河之咽喉舊圖歷久模糊今加較正使善繪者重繪片楮盡幾採風君子按籍披覽瞭若指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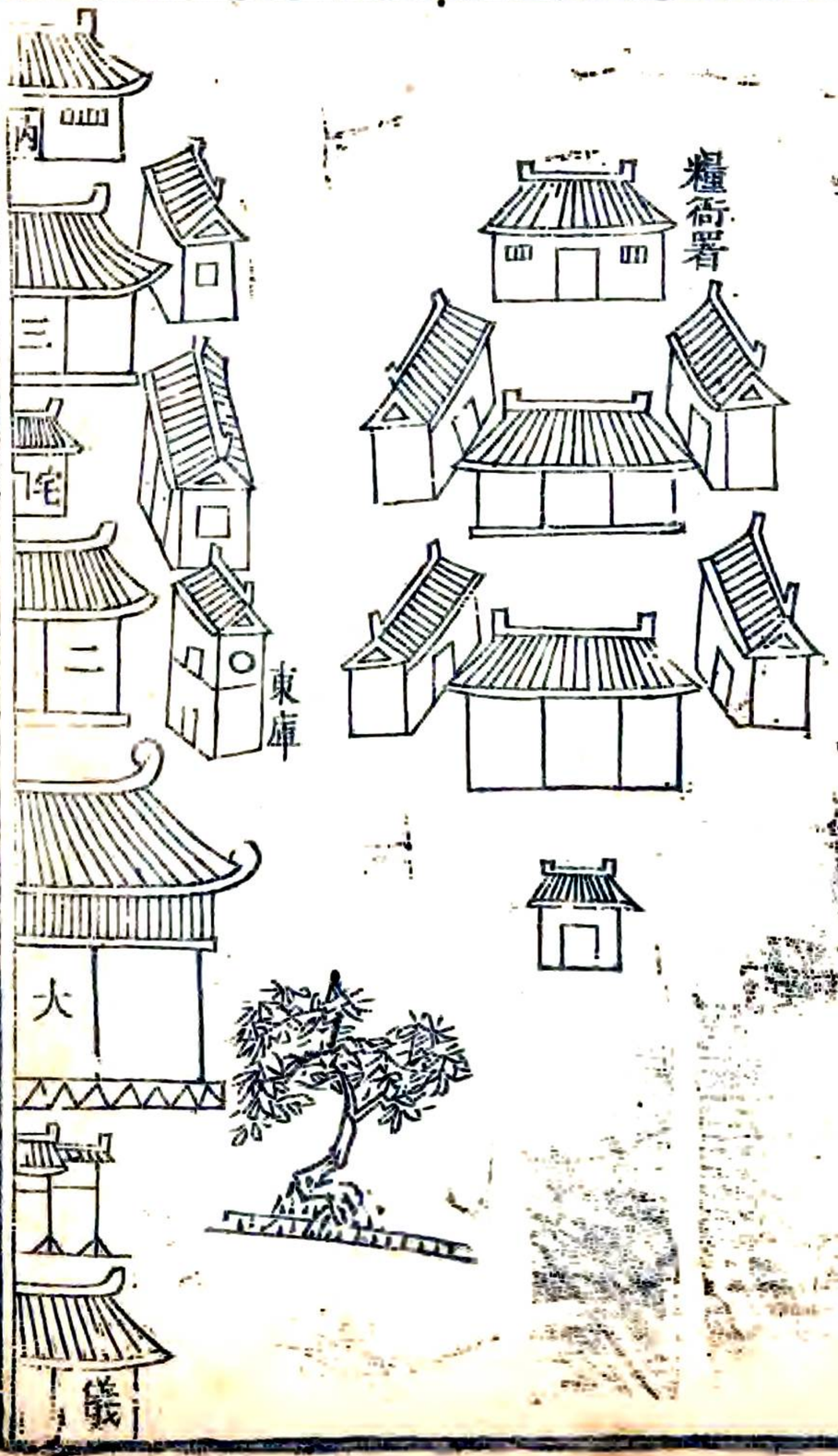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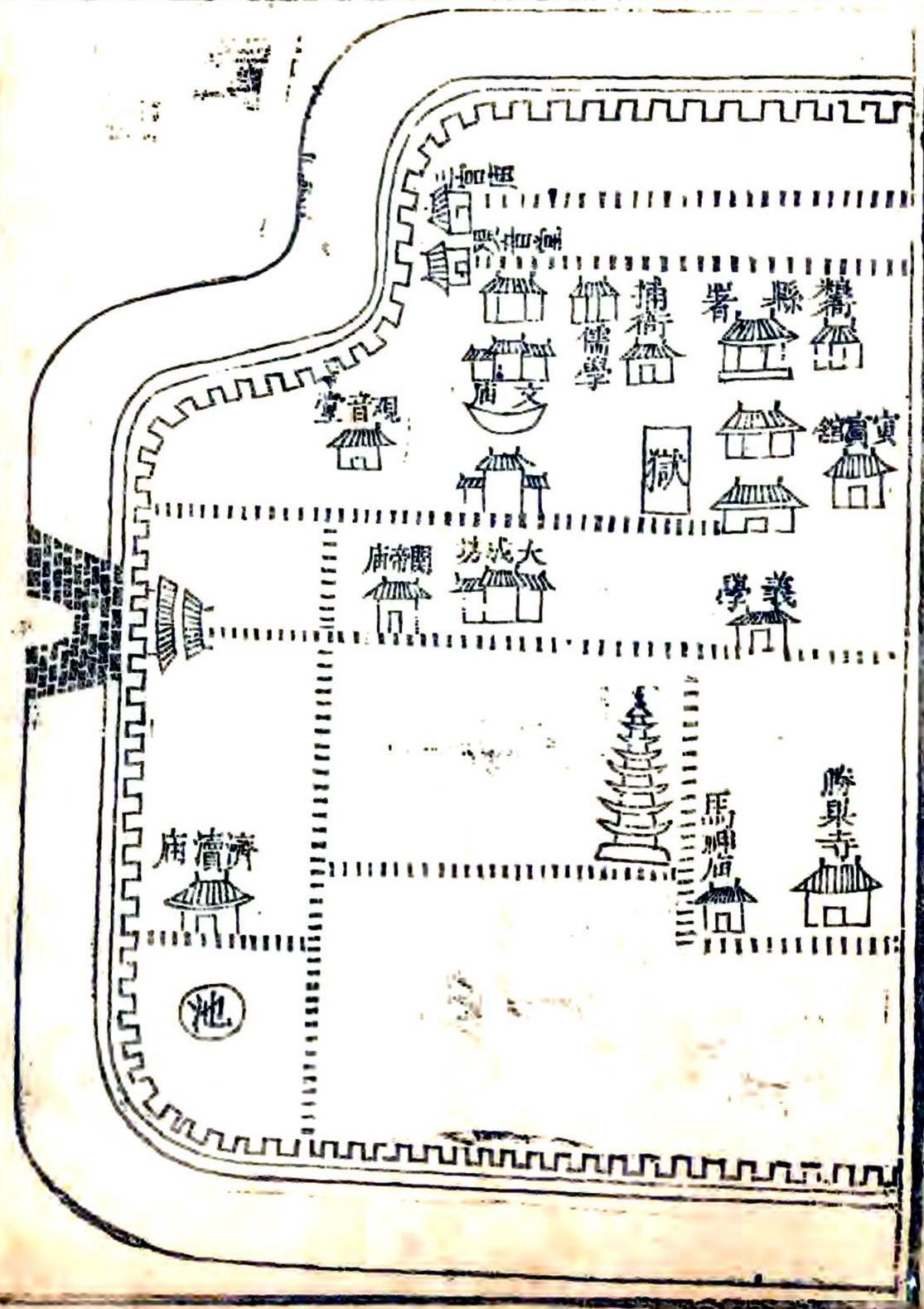
縣城圖


青雲堂
衣冠
閻帝廟
倉
城隍廟
節孝
堂
龍王廟
石
龍王廟
奎星樓


西北至河內縣界
北至山西陵川縣界
太行山
里
白作
萬户村
玉皇廟
村南墻
孔子廟
村榆
新店
黄店
鎮
府城村
泉
村
河
河
西南至武陟縣界

縣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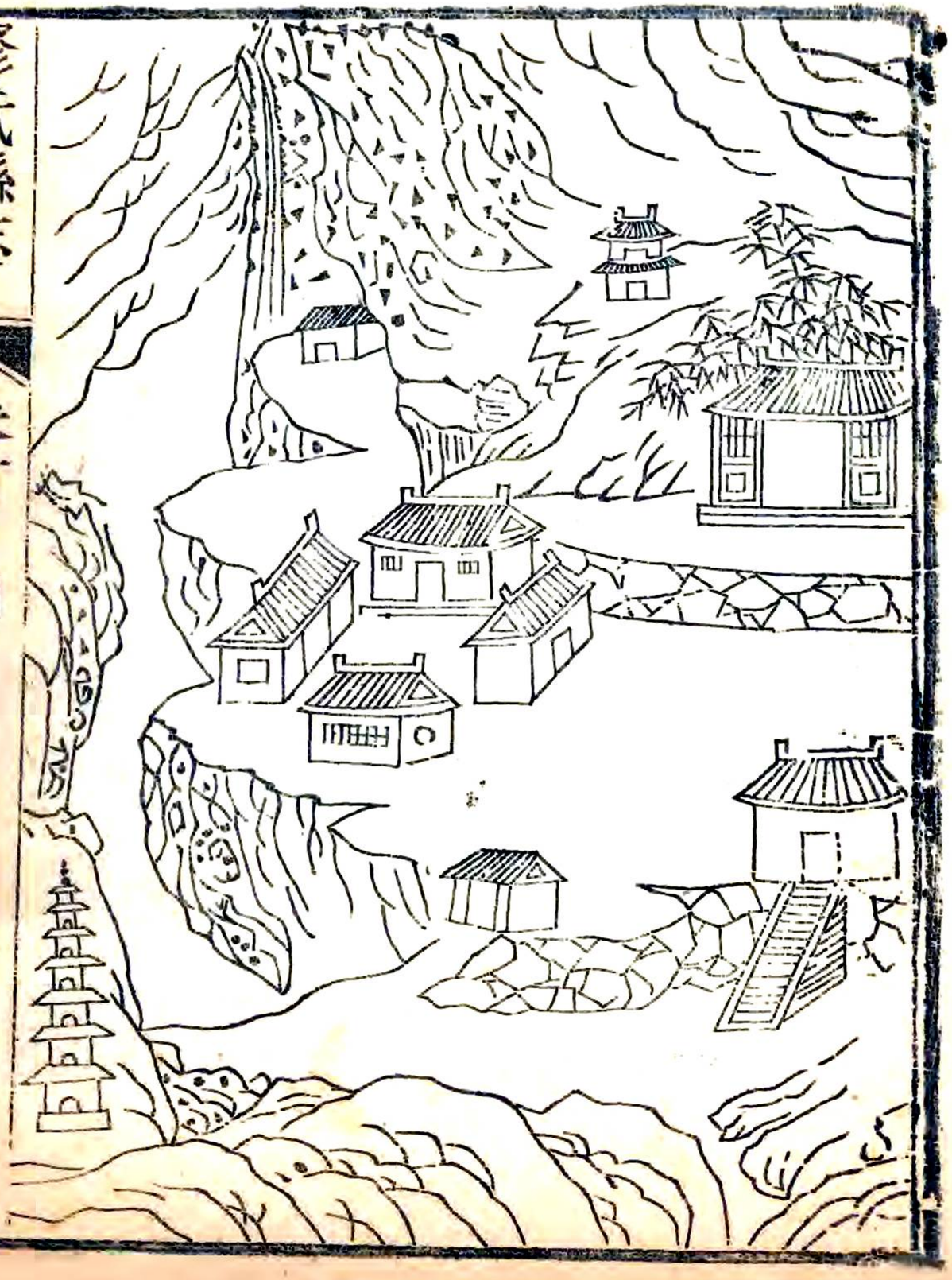




學宮圖

天門山圖

百家巖圖



修武縣志卷之一

星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然天官家言人人殊諸史所載亦多鑿柄如修武或以為室壁分野或以為觜觿參將何所適從乎愚嘗細繹其故蓋諸家之言星土者咸以國與州統而舉之歷代遷徙靡常分併不一以致分野遂因而混淆然則欲知天文者必先詳地理或名異而地同或名同而地異隸屬沿革瞭如指掌則諸說之是非可得而折衷矣

帝王世紀皇帝分星次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為太簇斗建在寅今衛分野一度一千九百三十二里

史記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東郡及河內之野

王朝歌

晉天文志娵訾為衛土分野屬并州容齋洪氏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甚不可曉者莫

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娵訾于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墟後徙楚邱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與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刻郡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繫涼州耳謬亂如此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按星經通典皆云亥爲衛分屬并州

星經室壁星曰娵訾宮曰雙魚辰曰亥州曰并爲衛分

漢書地理志魏地角觜參之分野其界盡河東河內

隋地理志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屬三河則河內河東也

舊唐書天文志營室東壁娵訾也初危十三度餘奎二千九百二十六抄一太中營室十二度終奎一度自王屋太行而東得漢河內至北紀之東北負漳鄴又自河濟之交涉滎波濱濟水東得鄄邛鄘衛凡輝縣胙邑河內雍修武共輝縣地地地地

微衛地南燕胙城之國

新唐書天文志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宛與內規相接故白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嫗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衍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

文獻通考營室東壁衛分野兼得魏宋齊趙之交又天官昴畢趙分野兼得魏衛之交

明清類分野書潭懷衛相皆衛分也

天文星拍室壁衛輝府懷慶府彰德府大名府

明婁樞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攷天文雖未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班固地理志稱魏地觜觿參之分其界自高陵以東至河東河內是以河內爲觜觿參之分野矣又曰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東郡衛郡河內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是又以河內爲營室東壁之分野矣史記正義亦以河東河

為為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河內之野王朝歌為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兩分之說正與漢書同
朱子釋詩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
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前所失之衛與後所都
之衛交舉而互言之既以河內屬魯衛之衛矣
及釋孟子則曰河內河東皆魏地是以河內為
趙魏之魏則自懿公失國之後河內錫於周分
於魏言之也吾嘗詳攷河內之域屬魏與屬衛
之別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
三國風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
尹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
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
洛邑故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為狄所
滅齊桓伐狄而更封衛於楚邱是為文公子成
公遷都帝邱今之濮州也樂記謂桑間濮上之
音是已襄王十七年以河內地與晉賈逵云晉
有功賞之以地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也使河內
屬衛天王安能奪彼以與此則河內非衛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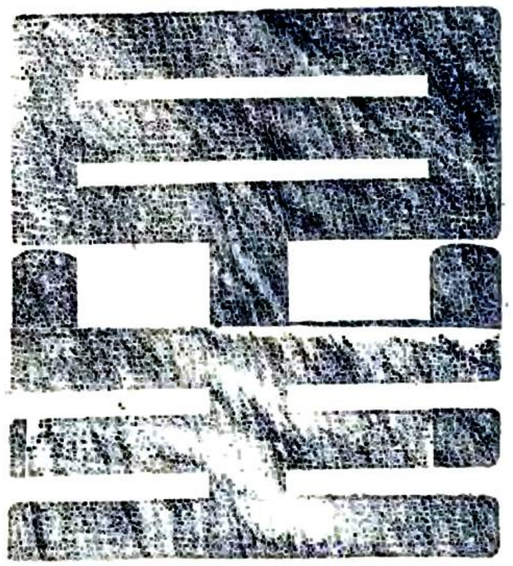
左傳詩晉始啓南陽蓋小修武之南陽非今唐
鄧之南陽也魏本周同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
封其大夫畢萬及三家分晉而河內更屬於魏
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國
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實非魏也且魏分晉地在
刪詩之後詩有魏風有唐風有衛風唐卽晉今
山西平陽府是也衛則衛之東郡浚邑澶淵之
地是也魏爲河內無疑矣漢費直蔡邕魏陳卓
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歷之說各有不同樞獨愛
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
以國辰次度數其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
可爲據又況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井秦接
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我故曰國之遷徙雖無
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十二
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湖之氣也認
江湖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沉於四維分野所
在如指諸掌先儒巫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
國不如定星野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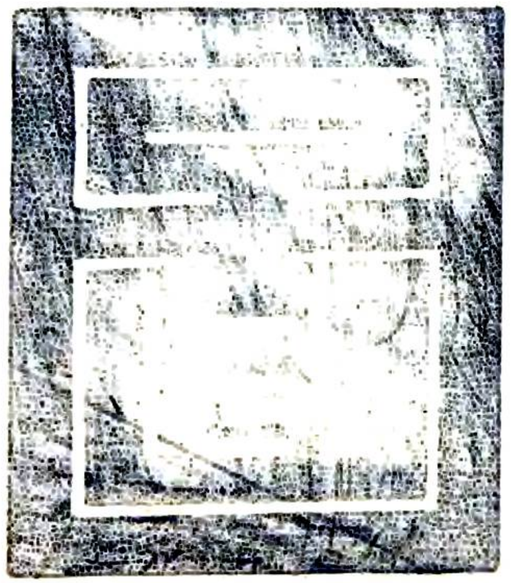
星野於山嶽蓋以在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遷也近見河南志以河內爲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爲衛室壁分野且河內南接不百里卽爲柳張之分野北接河東不百里卽爲觜參之分野而東去濮博殆千里室壁分此又分彼是何其狹而長乎晉天文志亦謂河西四郡爲室壁分野乃越雍岐遠分於六千里之外益不可曉史記天文志營室至東壁爲并州分野昔舜以冀州太廣分其西北爲并州卽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討則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無地而非室壁之分野所攷滋多所感滋甚括地志以觜觿參爲益州分野星經曰益州魏地畢觜觿參之分河內上黨雲中是也今按禹貢分九州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爲益州卽今之四州是也與河內相去萬里諸儒於地里之易步者尚紛紛無定而況天文難步者乎信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吾故曰天文雖未之習而

地理則有可據者是也大抵河內之地所以分野不定者古虞山西邶在山東今屬河南邶在河北古者列國因地之俗以獻詩吾今因詩之俗以占地因地以定星之分野可乎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今衛輝曹濮陳留浚儀澶淵之風俗人物酷似之河內之地土不薄地不下入不輕浮柔弱決非衛地也地非衛地則非室壁之分野明矣魏風諸篇葛屨汾沮洳言地狹隘民儉嗇而褊急也河內之埜人似之伐檀園有桃性狷介心多憂思也河內之君子似之後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內之風不能有加於此當作魏地無疑矣地爲魏地則星爲蒭觜參之分野又奚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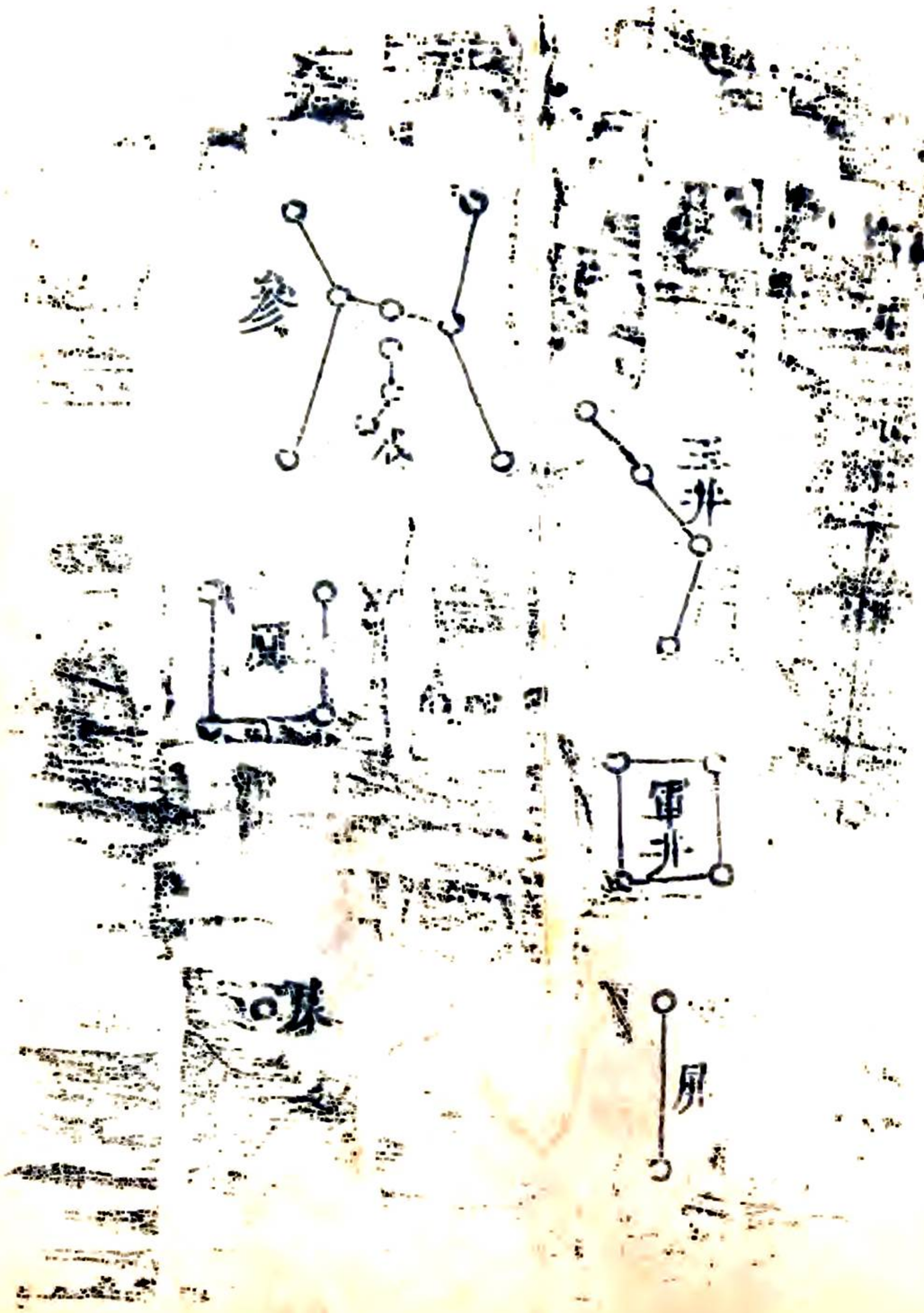
按魏風之魏在今山西非河內也澐詩以證愧矣

詳見雜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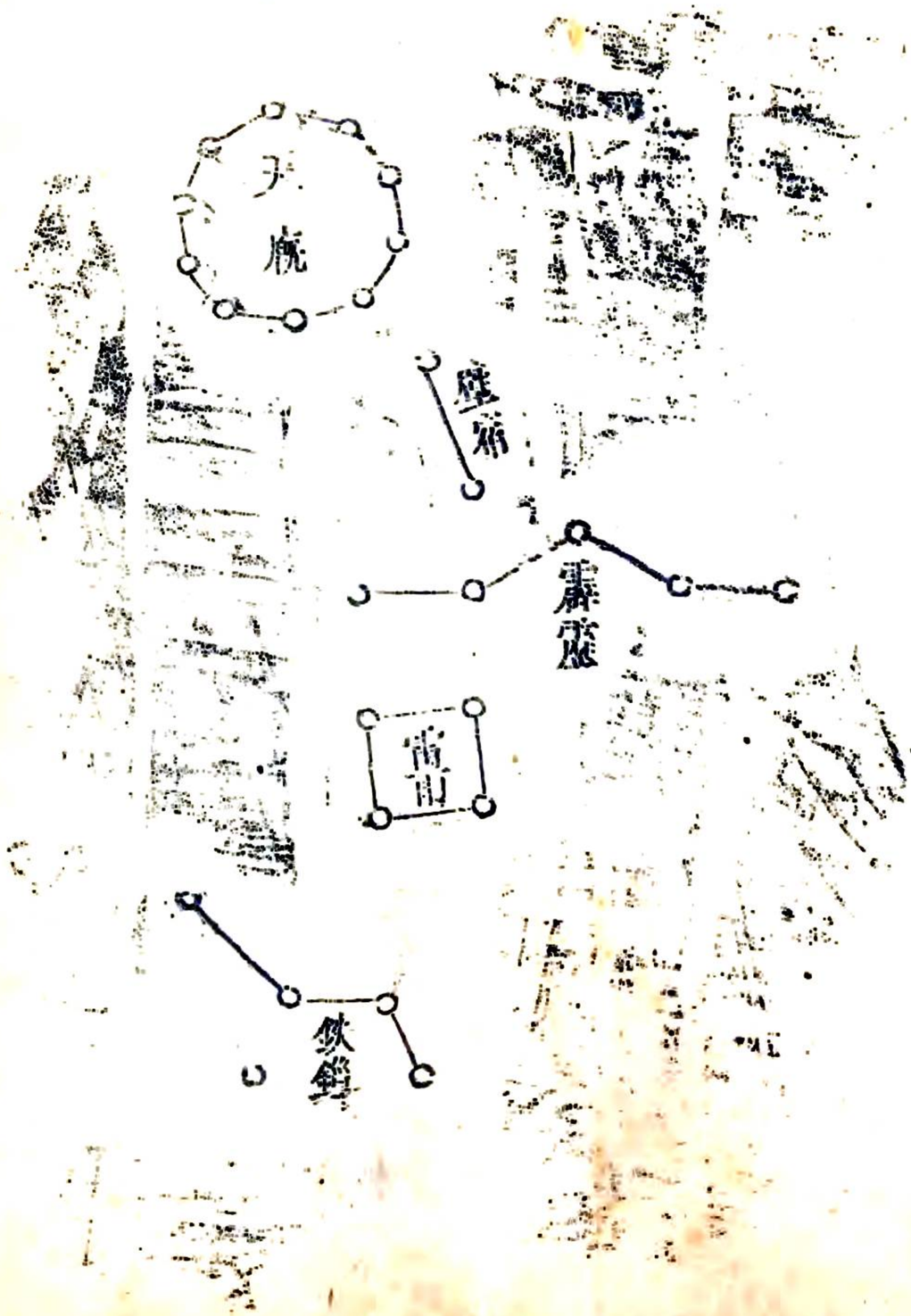




黃觜參分野之圖



宇雄分野之圖　雄星躔


北斗
輔弼
霹靂
帝座
鉄鉞

修武縣志卷之二

疆域

今之郡縣即古侯封也百里之地大牙相錯而貞淫奢儉習尚犁然不同非特風氣使然亦政教所由致也故田野之闢道路之通塞不可不知之與廢道路之通塞入其境而政事之得失可得而覘焉夫蝗不入境虎北渡河非異人任何循吏之不多見也

懷慶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東至獲嘉縣界二十里

西至河內縣界六十里

南至武陟縣界二十里

北至山西陵川縣界七十里

東南至原武縣一百里

西南至溫縣九十里

東北至輝縣界五十里

西北至山西澤州界二百里

至省城二百四十里

至北京一千五百里

形勝附

北臨溫峪西抱天門省志

地界西北往來之衝劉儼新城記

集鎮附

待王鎮集

縣城集四關輪轉今在城內

五里源集

承恩鎮集

新安鎮

宣陽驛集

鄉村附

孝義鄉　七賢鄉　六真鄉

利平鄉　奉政村　二十里舖

靈泉鄉　安信鄉　李村　曹村

萬箱舖　徐家屯　常庄　官司

于倉　十里舖　新庄　京棗村

龐家屯　秦家塲　常橋　王里長屯

馬厰　小韓村　侯家庄　尚樓

李村　曹村　南台　順城關

趙塲　官驛村　小新庄　閆庄

江南庄　楊塲　大梁庄　郝家庄

小村　磨台營　南魏村　王官庄
鄒封村　雁門　裕國庄　鈞台營
小位村　宣陽驛　田庄　大文案
小文案　紙坊　周流　常衛
董村　南封　郭家屯　南孟
西常村　東常村　習村　舊志習鑿齒故里
范庄　付家屯　孟村　大韓村
小梁庄　霍裏村　南陳村　訂交屯
曹村　延陵　郭家屯　黃村
王村　范村　雪庄　小營
姚郭庄　南謝村　范橋　孫村
紀孟　高村　北霍村　南霍村
新安鎮　竹近　李村　靳村
董遐固　劉家庄　待王鎮　義門
白庄　西待王　郜家屯　周庄
馬庄　孔庄　舊志孔子問禮處　南夏庄
北張公　張公舖　皇母泉　鄧庄
西陳村　良馬村　演馬庄　萬舟

毛寨　孔村　李家屯　店後
造甲店　苟村　苟泉陂　西寨裏
南張北張　張王褚　府城
窯禾屯　士林村　新店　新庄
黃村　郎上　白家作　下白家作　春林
章村　恩村鎮　榆村　定貨
李碗　楊庄　耿家疃　平陵舖
馬家作　白龍澗　焦家作　小王
蘇蘭　靳家作　李河　楠張河
墻南　墻北　岳村　崗上
土門掌　劉庄　山底　臥龍岡
東馬村　馬村　李貴作　孟泉
南坡　義庄　張田河　田門
馮界大小村東　崔庄　趙窖
西村　孟泉寺　河蔣村
北庄　魏村　陸村　西板橋
高寨　耿村　寨裏　山子后
駟庄　馮盈屯　上北裏庄

古漢北孟村　西翁村　蔡坡
官河紅河　安陽城　李庄
韓庄　南陽城舊志韓昌黎故里　沿山
真慶宮　朱營　勒江營　三頃半
東板橋　大堤屯　東水寨　西水寨
南庄　焦庄　五里源　馬坊
官庄　白家庄　李回赤庄
沙墻　張村　雁口丁村
申國

城池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禮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利詰奸禦暴雖盛世不廢也後之怠於政者往往以僻在一隅任其頹塞一遇警擾遂至倉皇莫計然則烏可不以時繕治乎

城土垣週圍四里高二丈廣一丈不知創自何時

城門四東曰迎暉西曰歸化南曰阜民北曰仰高門各有樓明景泰三年知縣郭應誠增修角樓四座敵臺二十四座正德丁丑年知縣冷宗元增修磚堞一千二百八十有奇隆慶三年知縣李可愛改修樓堡嘉靖四十年知縣賈如思萬歷十年知縣趙可學相繼修二十年知縣郤烟增盖樓堡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李啓泰重修雍正七年知縣陳綱詩允動帑興修城垣照舊用土重築身高一丈三尺九寸上寬一丈址三丈城門城樓角樓敵臺攔馬墻道俱照舊用磚

濠深一丈濶二丈明隆慶三年知縣李可愛濬並
築外護堤高八尺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知縣李啓泰重濬雍正七年
知縣陳綱濬濠深濶如舊外護堤今廢
街巷附
東街　西街　南街　北街
東後街　西後街　南後街　大新街
小新街　石塔巷
坊表附

聖域賢關兩坊
甯城古治坊在縣治前知縣李啓泰重修
節孝坊在節孝祠前
三進士坊爲王璠張圮趙鋭同科立今廢
奮翼坊爲舉人閻宣立今廢
世科坊爲舉人王琮立今廢
錦標坊爲舉人趙志學立今廢
登瀛坊爲舉人聶聰立今廢
重光坊爲舉人趙濶立今廢

高曜龍門坊爲舉人馬瀾立今廢
紹先坊爲舉人張鶴立今廢
凌雲坊爲舉人姜昀立今廢
承芳坊爲舉人姜鄗立今廢
獨步坊爲舉人郭檄立今廢
龍光坊爲舉人王傑立今廢
勅贈坊爲前知縣趙欽贈爲寺丞立今廢
旌表坊爲秦節婦立今廢
正節坊爲楊巍妻曹氏立今廢
節孝坊爲孝子薛復亨節婦王氏立今廢
節孝坊在縣北板橋營爲岸生傅文鳳妻薛氏

立

節孝坊在店後村爲馮鋏妻李氏立
正節坊在西關爲郜光榮妻趙氏立
節孝坊在周流村爲薛振齊妻李氏立
節孝坊在梁庄爲趙瑶妻劉氏立
節孝坊在北門裏爲薛守身妻張氏立

公署

居堂皇而布政美此輪奐豈特爲一人肅觀膽
哉教令於此出焉訟獄於此決焉或鳴琴無事
或戴星出入勞逸不同致治則一然則居是室
者可不思臨下之義而傳舍視之乎

縣署居城之中大堂三間明成化七年知縣宋驥
建弘治十一年知縣張爾甫重修

國朝乾隆十三年被火知縣柯時懋重修來雨堂
三間明成化中知縣冷宗元建欲善堂吏隱齋

國朝康熙中知縣宋師祁建儀門三間戒石亭寅
賓館明萬歷中知縣趙可學建
止諭碑一座雍正六年知縣陳綱立譙樓一座乾隆
十九年知縣王靖重修旌善亭申明亭在譙樓
前收糧房在譙樓西康熙中知縣李啓泰重修
今俱廢書吏房東西各十間錢禮庫在大堂後
東西各三間獄在二門外
縣丞署在縣署東北隅共二十九間內有氷蘗堂

順治中縣丞劉可久重修

典史署在縣署西共二十八間內有廳翼堂康熙

中典史張奇重修

學署在學宮後教諭廨明隆慶中知縣趙可學建

國朝康熙六年知縣仇鳳翀重修增建齋房東西

各五間訓導廨明萬歷中知縣趙光宇建

察院在縣治東今改爲把總住宅

預備倉四十間在譙樓東知縣黃世經建

常平倉四十一間在城隍廟西雍正六年知縣陳

學校、

古來右文之代莫不崇飭學校慎擇師儒勤勤於育人材而敦教化至我

朝而尊崇彌至興禮大備乃今者官師往往視爲具文堂宇湮水之間章甫衿紳若絃誦寂然有司於朔望展故事禮畢即退凡鳥鼠之不除風雨之不戒不顧而問焉豈不重可慨也夫

勒碑乾隆三十年奉文捐資建立

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鬻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騁突雖無恒業厥有分部恭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仮其地謬舉淳維未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具其侵軼猾夏是虞自時厥後二二奮發之君憤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財十損一得縉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衰於是有守在四夷鬻廉不絶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

興矣爲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請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爲仇久屬版章歲朝貢征

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

據西海終明世爲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併鄰蕃

闌入扎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遁跡

俾遺種於我喀爾喀阿拉布坦又其遺孽

催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

修武縣志 卷之三 學校 二

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衰徙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楞

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息掠畜於巴里坤擣其於和

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阸險遠主客異爲

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 拍之敗彼亦

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皖揚不可以皖乃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

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皖而噶爾丹策楞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

札爾暴殘喇嘛達爾濟纂奪之達兎齊又纂奪喇嘛達爾濟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楞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睹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曰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馭長行利戰之事悉倫議之始熟經於慮成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即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宇用其鋒而觀厥成自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禡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為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瑪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遁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巳巳各啟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為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携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兎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

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江錫等二十五人夜祈營剿賊向賊兵大潰相踩蹦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旦弃以百餘騎駕六月庚戌狛人阿奇穆霍集斯伯克執送无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一夫遺鏃之費大勳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二三有能為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矢之謂旣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為之夫明於德之長而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戒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為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

剋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獷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

汝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鴈北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市亦不禁詗始慕希琛終居其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悃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飭知其然餙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荏苒風沙蔽面煎鬒披恍集泮飛鴞食黠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褓縢前面請願效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鼉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丰旗飄颺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涌於磧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助匪啻我衆心附亦云黃髮未覩永草富春烏獸孳肥羊及馬潼酒波羅他拉台吉宰桑紛紛欵納牽其肥羊及馬潼酒獻其屠者合掌雙手寸有前論所禁侵陵以某交易大愉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春達兎齊擁兵白衛依山據凍惟且久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旦逃揄二十五日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軍寻捐馬大聲疾呼彼人亦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轣轆衆角鹿地隴種東竄自相狼籍就敗擾鋒

孤篳鼠逃將往異域徇部遮之兒渠斯得露布既至
告
廟受俘凡此蔵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三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述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得兆協師貞
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諒今隨師行
爲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戦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生
匪徒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耕爾長
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是來遑保泰持盈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夏五月之吉御筆

修武縣知縣戈雲錦敬勒

御製平定囘部告成大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人
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
建非常之功者則賴
天者昌逆
吳著篤覩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田部之穴五年之間兩黜並集
天之龍在茲畏
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劬佛佛以底有成荷
天之鑒益在茲爰叙其事如左達飛齊之就俘也伊犁已
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借我力
以成已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饗者嘗一蜮肆狂萬狙
應響蜂屯蟻襍不可爬梳艱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
夷終不可取並有欲乘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其
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
修武縣志　卷之三　學校　七
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杲悔過勤王思討逆
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囘部望族久爲
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哈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犁
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
俾通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
在伊犁衆囘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
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
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記畧見梗概茲不復紀紀
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會遣副
都統阿敏道往回誠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
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聞罪彼携阿敏道以來援至
中途當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呈其狂勃抗我師顏
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出
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
疆埸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遂渠帥而免脫此
天恩之助順者三也知償輸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

軍兆以搜勦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款服其衆
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蘭定阿克蘇
畧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
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
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戎
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旗退而築堡黑
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何能濟乃予以
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援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

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攢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
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進
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風據險坐俟頗有
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
贊阿里衮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
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踩躪
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麕驚遁而保寨我
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

我師未進之先携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
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献城以降參
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惱之
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塗者反旆二酋惟
梟其妻孥及舊僕近三百人入援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境語言不同之國既以雀
歐宰不狠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
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進遂得凶渠函首路布

遙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尋夙頊之圖何則是
以國家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爲不多惟歷守成之
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
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輓
轉輻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
逮定功雖尋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
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著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
三酋倡德始亂爲賊是與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
蕞爾奚屑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余本懷
豈其弗戢圖彼囿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

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償賊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為愧
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
玉隴和闐傳檄已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
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
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
間信達都爲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勒速援
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隘彼復徼隙馬繼以進
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攖
大鞅大膊如虎搏兔

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
棄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卤豈不自謀豈伊庶猿
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遣其都丸遂來獻馘
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賚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
前歌後舞尸逐染鍚温禺鬻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
得已
大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德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大學豐碑再樹敢予喜功用不

施恩寰宇共喜古不鸞廉今爲臣子疆闢二勤兵出
五年據寔書事永矢乾乾
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十二月之吉御筆
臣 修武縣知縣戈雲錦敬勒
學宮在縣署東金天會中縣令翟中舍建元大德
甲辰尹劉暉重修
明永樂十年知縣劉昭改建大成殿明倫堂東西
齋房各五間大成門戟門各三間東西廡各七
間成化二十二年知縣令宗元建東饌堂三間

泮池舊在櫺星大成兩門之間明萬厤十九年知
縣邵炯開路於門之正南移泮池於中架石橋
於上橋今廢
國朝康熙六年知縣仇鳳翀重建東西兩廡各七
年知縣李啟泰重修明倫堂三間二十七年知縣宋師和重修泮池並櫺星門戟門各三
間十二年知縣張明遠重修
聖域賢閧兩坊二十七年知縣黃亮可重修大成殿五十四年
四十七年知縣錢宗禹重修五十六年通判高士鑰署縣

事重修東廡知縣鄒權重修西廡乾隆五年知
縣劉建吉重修戟門泮池明倫堂建大成門週
圍墻拓東西兩齋房各三間移聖域賢閑坊於
南二十二年知縣吳映白重修櫺星門
明倫堂後舊有和鳴堂尊經閣敬一亭三文公祠
射圃神厨神庫號舍各廢址爲土人所占康熙
五十四年知縣錢宗禹及闔邑紳士捐貲贖回
乾隆十五年准學院林枝春題易
聖像爲木主痤其處康熙三十三年頒

御書萬世師表扁額奉懸大成殿二十九年巡撫闞
興邦題設樂舞生六十四人備樂器祭器禮部
御製　孔子贊四子贊勒碑學宮五十三年奉
頒朱范仲淹從祀五十四年奉
頒遷東廡朱熹十哲之次雍正二年奉
頒六人林方瀘瑗秦冉顏何鄭
商附饗諸賢宜復祀者二十人錄曺牧皮樂正子
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錄丘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黃幹
公都子萬章公孫丑

陳淳何基王栢趙復金履祥許謙陳苕羅欽順
蔡清陸隴其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三年頒
增祭品祭器樂器圖冊頒
御書生民未有扁額奉縣大成殿　乾隆三年
御書與天地參扁額奉縣大成殿
崇聖祠在大成殿東明萬　甲知縣趙可學建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知縣張明遠重修五十二年
知縣黃亮可重修雍正二年奉

吉自叔梁公以上至木金父公並追封王爵追封木
金父公爲肇聖王祈父公爲裕聖王防叔公爲
詒聖王伯夏公爲昌聖王叔梁公爲啟聖改啟

聖祠爲崇聖祠

名宦祠在戟門東明萬曆中知縣趙可學建

國朝康熙六年知縣仇鳳獅重修乾隆五年知縣

劉建吉重修

祠周衛大夫甯俞漢令陳蕃宋元豐元年圖佳主
簿李鋒明知縣令宗元教諭郝嶙

國朝總督三省朱昌祚巡撫吳景道依鳳形總督

三省李廌祖烈撫尹會一

鄉賢祠在戟門西明萬歷中知縣邁可學建

國朝康熙六年知縣仇鳳翀重修乾隆五年知縣

劉建吉修

祠漢蔡酒張範桂陽太守衛颯晉侍中向雄尚

書荀諦宋曲江縣侯向靖布衣張元毅安平公

張蒲吏部尚書薛瀚翰林院編修逯魯曾明西

安府知府王懋蔚州知州姜鄗九江府通判范

繼仁山西嶧縣知縣馮杞

國朝兩浙鹽運使范正脉刑部主事成觀光廣西

道御史趙旭

忠義孝弟祠雍正六年知縣陳綱奉

旨建

祠元七世同居張宅敕毅孝子員思忠明孝子馬

恂薛復亨義民王忠周公直聶文秀朱成薛文

濟

節孝婦女祠雍正六年知縣陳綱奉

旨建

祠姜秦氏李桑氏金趙氏劉張氏師王氏王姜
氏薛王氏陳董氏楊曹氏秦馬氏路邱氏傅薛
氏馮李氏郜趙氏薛李氏趙劉氏薛張氏范岳
氏楊菊妲龐徐氏

書籍

朱子全書一部

學政全書二本

科塲條例四本

上諭九本

上諭二十四本

聖諭廣訓萬言諭一本

聖諭廣訓直講一本

周易折衷二套

詩經傳說二套

御製訓飭士子文一本

春秋傳說二套

明史八套

御製綱鑑八套
欽定四書文一部
清律二套
大清律例校正各條
大清律續纂條例
續增條例一部
上諭清漢二本
學政全書一部
書經傳說二套
學田
康熙二十五年開懇學田五頃一十二畝坐落官
司橋東運河北
義學在縣前知縣李啟泰建康熙十八年闔邑共
捐義田二頃五十畝

修武縣志卷之四

賦役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郎今之戶口人丁也周官遍天下之田而定其品式郎今之田賦科則也古聖王取民不過十一公旬不過三日故民樂其業國家享長久之福後世虐用其下暴斂橫征靡所不至卒之民不聊生而國亦隨之滅亡自秦以下治亂興衰之跡方冊具在可得而鑒也修武素稱瘠薄民鮮蓋藏一遇水旱每至棄地離散自我

朝定鼎以來享太平者已百有餘年滋生人口既永不加賦一遇偏災即加賑恤故室家無鴻雁之嗟黍苗有陰雨之樂非復從前凋瘵矣民生其間者惟知耕爾田鑿爾井含哺鼓腹以遊於化日舒長之下抑知非

累朝培養之恩輕徭薄賦愛民如子詎易臻此熙

皞之象乎

戶口

舊管康熙三十四年分戶口六千三百九丁
康熙五十五年起至乾隆十六年止奉　文編
審
盛世滋生戶口人丁一千六百三十八丁永不加賦
現在民戶共七千九百四十七丁
收併懷慶衛戶口二百三十二丁
滋生人丁二十九丁
現在軍戶二百六十一丁
收更名戶口一十六丁
滋生人丁一十六丁
現在更戶三十二丁

田賦

五等民地原額八千七百三十四頃四十九畝零
八分零順治二年奉
旨除五等共荒地五千七百二十四頃四十九畝零
康熙九年起至雍正七年止勸懇併自首共地
一千二百三十二頃二十四畝一分零
現種行糧五等熟地共五千九百零一頃九十

二畝三分零內分
上地四百九十九頃五十畝四分零照依賦役
則例每畝徵銀七分三釐四毫共該徵銀三千
六百六十六兩三錢六分零
中地一千一百二十頃八十六畝六分零照依
賦役則例每畝徵銀六分一毫六絲共該徵銀
六千七百四十三兩一錢二分零
下地三千四百六十五頃九分零照依賦役則
例每畝徵銀四分二釐六毫二絲共該徵銀一
萬四千七百六十八兩二錢九分零
下下地四百二十三頃一十一畝六分零照依
賦役則例每畝徵銀二分八釐八毫一絲共該
徵銀一千二百一十八兩九錢九分零
山坡地三百九十三頃三十二畝七分零照依
賦役則例每畝徵銀一分六釐二絲四忽八微
二纖一沙九塵五埃三渺共該徵銀六百二十
兩二錢九分零五等地共徵銀二萬七千二百
七兩五分零雍正四年十二月內奉　文將

地均攤入地糧內按每地糧銀一兩該攤徵丁銀二分四釐九絲二忽二徵四撒一塵五渺九漠遇閏年兩該攤徵丁銀二分三釐七毫一絲四忽一徵一織三沙四塵七埃一漠

乾隆三年十二月內奉　文將班匠銀均攤入地糧內按每地糧銀一兩該攤徵班匠銀二釐二毫六絲一徵六織六沙三塵二埃一渺五漠遇閏每兩該攤徵班匠銀二釐二毫二絲四忽七徵八織五沙四塵五埃六渺二漠一灰

共徵丁銀六百七十兩七錢五釐零

共徵班匠銀六十二兩九錢二分零

遇閏五等地　上地每畝加增銀一釐二毫一絲八忽四徵　中地每畝加增銀九毫九絲八忽　下地每畝加增銀七毫七忽五徵　下下地每畝加增銀四毫八絲九沙五塵七埃六渺六漠

收併懷慶衛

原[illegible]三百五十四頃三十四畝七分零除荒
現[illegible]地三百二十頃三十七畝六分九
釐九毫分爲三等　中地四頃五十一畝　下
地五十一頃七十八畝九分九釐　下下地二
百六十四頃七畝七分九釐共攤徵丁銀二十
七兩五錢五分共攤徵匠銀二兩五錢八分
零三項共徵銀一千一百七十三兩六錢六分
新收更名現種行糧熟地一百四十九頃三畝
奉　文比照民田一例起科當差併每畝照依
徵丁銀二兩四分零共攤徵班匠銀一錢九分
零三項共徵銀八十七兩一錢三分零雍正十
年知縣胡膚榕設立櫃簿使糧戶便於照對完
納乾隆五年知縣劉建吉就里順庄裁革里季
滑米除荒實徵正耗滑米三千一百六十四石
四斗六升八合二勺六抄三粟八粒每斗除正
糧銀六分五釐
共除米價銀二千五十六兩九錢零

實徵正銀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五兩二錢七
零
起解款項
解司民丁地銀一萬八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
二分七釐八毫八絲五忽三微一沙六塵一埃
三渺六漠
更名丁地銀八十七兩一錢三分八釐二毫
衛所丁地銀一千一百七十六兩一錢六分零
六毫

以上共解銀二萬九千三百九十三兩二分六釐六毫
八絲五忽三微一沙六塵一埃三渺六漠
解糧道隨漕銀一千一百八十七兩五錢七分
七釐六毫二絲七忽五微四纖七塵
解河道河夫銀三百三兩六分
解部棉布一百五疋一十一尺二寸每疋價銀
六錢五分共價銀六十八兩五錢五分二釐三
毫三絲三忽三微遵例扣除織造起運
解部棉布鋪墊銀五兩二錢七分三釐三毫

絲

解部民牛角二副三分三釐三毫三忽衙牛角二副五分於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內奉　文停解本色每副折價銀一兩共該徵解銀四兩八錢三分五釐二毫六絲

支存款項

支解河北鎮粳粟米折價銀六百七十兩九錢八分七釐八毫三絲五忽

本縣廩生二十名餼廩糧三分之一共銀六十九兩三錢三分三毫三絲遇閏加銀五兩七錢七分七釐七毫五絲遇有缺廩銀兩歲底扣除起解

膳夫二名工食銀四十兩遇閏加銀三兩二錢三分三釐三毫

先農壇春秋二祭銀二兩

修理

文廟並各壇祭祀共銀二十八兩七錢三分六釐一毫四絲五忽

撫院俸除荒實徵銀二十九兩一錢四分四釐
二毫
本府禮捕通判俸除荒實徵銀二十四兩八錢
七分四釐一毫
門子二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一十二兩
步快手八名除荒實徵工食銀四十二兩
皂隸五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三十兩
本縣知縣俸除荒實徵銀一十八兩六錢五分
五釐六毫
門子二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一十二兩
皂隸十六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九十六兩
馬快手八名工食連馬草料除荒實徵銀八十
三兩八錢一分八釐七毫
斗給四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二十四兩
民壯三十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二百四十兩
看監禁卒八名除荒實徵工食銀四十八兩
聽傘扇夫七名除荒實徵工食銀四十二兩
庫夫四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二十四兩

舖司兵三十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二百八十二兩
本縣縣丞俸除荒實徵銀一十六兩五錢八分
二釐八毫
門子一名除荒實徵工食銀六兩
皂隸四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二十四兩
馬夫一名除荒實徵工食銀六兩
本縣儒學俸除荒實徵銀八十兩
喂馬草料除荒實徵銀四兩九錢七分四釐八
毫
齋夫三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三十六兩
門斗二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一十四兩四錢
本縣典史俸除荒實徵銀一十三兩六分七釐
三毫
門子一名除荒實徵工食銀六兩
皂隸四名除荒實徵工食銀二十四兩
馬夫一名除荒實徵工食銀六兩
鄉飲銀一兩六錢五分八釐三毫

驛站

驛站銀二千九百五兩一錢六分二釐
驛馬五十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五分歲支銀九
百兩
驛馬夫二十五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五釐歲
支銀四百五兩
損轎夫四十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五釐歲
支銀六百四十八兩雍正三年奉　文長養損
轎夫二十四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五釐歲
支銀三百八十八兩八錢留四夫一十六名每
名日支工食銀四分五釐歲支銀二百五十九
兩二錢如夫不敷在留四夫銀內動用
遞送公文馬夫一名日支工食銀四分五釐歲支
銀十六兩二錢
探馬夫二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五釐歲支銀一
十六兩二錢
獸醫一名日支工食銀二分歲支銀七兩二錢

四十八兩解　司充餉
獸醫一名日支工食銀二分歲支銀七兩二錢
修理號房銀五兩二十四年隨馬裁減銀八錢
實支銀四兩二錢
藥材銀六兩二錢二十四年隨馬裁減銀九錢
九分二厘實支銀五兩二錢八厘
鞍屜銀一十二兩二十四年隨馬裁減銀一兩
九錢二分實支銀十一兩八分
槽鍘鍋油銀六兩二十四年隨馬裁減銀九錢
六分實支銀五兩四分
麥料柴值銀一十二兩二十四年隨馬裁減銀
二兩九錢二分實支銀五兩四分
支應廩糧銀一十三兩九錢五分
買補倒馬銀一百五十兩
以上存留支用共銀二千零六十三兩三錢
五分八厘
舊裁減扣解
武安驛遮塘馬五十三匹每匹減草料　銀一

六成減銀二百八十七兩二錢

館夫三名每名日裁工食銀五分歲裁銀五十四兩

修理驛房銀五兩

驛塘損橋並留四等夫共七十四名每名日減工食銀五厘歲減銀一百三十三兩二錢

塘馬二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五分歲支銀三十六兩於康熙四十八年內奉文裁解應需銀兩本縣自行捐給

塘馬二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五厘歲支銀三十二兩四錢於康熙四十八年內奉文裁解應需銀兩本縣自行捐給

額解明月店馬頭鋪二處防春夏二季塘撥馬工料銀一十五兩七錢三分二厘

額解常新店塘撥馬工料銀一十二兩八錢八分

舊裁減共銀六百二十六兩四錢一分二厘

新裁減扣解

驛馬八匹每匹日裁草料銀五分歲裁銀一百四十四兩

驛馬夫四名每名日裁工食銀四分五厘歲裁銀六十四兩八錢

修理號房銀八錢

藥材銀九錢九分二厘

鞍屜銀一兩九錢二分

槽鍘鍋油銀九錢

新裁銀二百一十五兩三錢九分二厘

通共存支扣解共銀二千九百五兩一錢六分二厘　以上各裁扣銀兩俱解馴道

漕糧

額徵正改漕米三千一百六十四石四斗六升八合二勺六撮三粟八粒遵照部文每石價銀六錢五分共該銀二千五十七兩九錢四厘在丁地銀內扣除每歲漕米遵例徵完運至衛輝水次交兌

稅課

見在當稅銀一十五兩
原額老稅銀五十一兩七錢六分八釐九毫二
絲七忽二微
原額牙稅帖銀一十五兩六錢
活稅銀丸兩六錢七分八釐
房地新增銀一百二十兩八錢六分八釐五毫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日奉
告首報
牙帖盈餘銀八十七兩八錢四分五釐九毫七
絲二忽八微
牙帖新增銀八十二兩三錢八分五釐一毫
活稅盈餘銀五十一兩七錢六分五釐六毫
活稅新增銀五十兩九分六釐四毫
通共實徵各項稅銀四百八十五兩八釐五
毫
鹽引
本縣額銷鹽引一千四百三十五道於康熙五
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吉分認六[illegible]六十六道每年二項共該額銷
鹽[illegible]百一道
恤政附
蠲賑康熙二十三年奉
欽差賑濟二十四年奉
吉丁地錢糧拖欠在民者盡行蠲免二十五年丁地
錢糧蠲免五分二十九年丁地錢糧蠲免三分
三十年夏災捐免條糧十分之三秋災按被災
地畝照例蠲免是年冬奉
特吉將三十一年河南通省錢糧全免四十二年本
年丁地錢糧拖欠在民者盡行蠲免五十一年
吉賑濟蠲免丁地錢糧三分雍正元年春奉
蠲免河南通省丁地錢糧六十年夏麥災奉
吉賑濟蠲免丁地錢糧十分之七九分者蠲免十
吉賑濟七年蠲免豫省本年額徵錢糧四十萬兩乾
隆八年秋旱奉
吉被災十分者蠲免錢糧十分之二十二年蠲免十
分之六八分者蠲免十分之二十六分五分者蠲免十分之二十二年

免河南通省丁地錢糧十五年秋禾歉收奉
旨丁地錢糧加　恩通行蠲免十分之五十七年蠲
免本年丁地錢糧三分二十二年秋禾被水緩
征丁地錢糧八百四十六兩零緩征漕米八十
五石零二十六年猝被水災奉
旨賑濟動用倉谷一萬三千五百三十石零蠲免丁
地錢糧五千一百七十七兩零蠲免漕項銀四
百四十六兩零蠲免漕米八百四十六石零三

十一年奉
旨本年漕米全行蠲免
恩賚康熙二十七年
詔賞年老軍民八十以上者每名絹一疋棉一觔肉
十觔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四倍給共八十四名
四十三年　恩賞年老軍民七十以上者每名
准一丁侍養免其雜派差役共一百五十二名
八十以上者每名給捐一疋棉一觔米一石肉
十觔共九十五名九十以上者每名給捐二疋
棉二觔肉二十觔米二石共七名四十八年

恩賞年老軍民七十以上者每名准一丁侍
免其雜泒差役共七十九名八十以上者每
給絹一疋棉一觔肉十觔米一石共二十九名
九十以上者每名給絹二疋米二石棉二觔肉
二十觔共三名五十二年　恩賞年老軍民七
十以上者每名准一丁侍養免其雜泒差役共
一百十名八十以上者每名給絹一疋棉一觔
米一石肉十觔共十四名雍正元年　恩賞年
老軍民七十以上者每名准一丁侍養免其雜
泒差役共二百二十八名八十以上者每名給
絹一疋棉一觔米一石肉十觔共二十九名二
年　恩賞年老婦女七十以上者每名給布一
疋米五斗共七十八名八十以上者每名給絹
一疋米一石共七十九名九十以上者每名給絹
二疋米二石共四名百歲者給銀建坊乾隆二
年　恩賞年老軍民七十以上者每名准一丁
侍養免其雜泒差役共二百十九名八十以上
者每名給絹一疋棉一觔米一石肉十觔

十二名十七年　恩賞年老軍民八十以上每
名給絹一疋米一石共七十一名九十以上每
名給絹二疋米二石共三名年老婦女七十以
上每口布一疋米五斗共二百十口八十以上
每口絹一疋米一石共一百四口九十以上每
口絹二疋米二石共十三口二十六年　恩賞
年老軍民七十以上每名准一丁侍養免其雜
派差役共四百四十名八十以上每名給絹一
疋棉一觔米一石共十名八十以上每名給絹
上每名給絹二疋棉二觔米二石共二十觔共
一名

勸課雍正二年二月欽奉

上諭行令州縣有司擇老農勤勞儉朴身無過舉者
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

周大倫　雍正二年舉
王振祚　三年舉
張長佐　四年舉
張忭　五年舉

修武縣志卷之五

兵防

三代之制藏兵於農自漢以下惟唐府兵爲最善我

朝安不忘危於都會之地設有重鎮以下州縣各有駐防歲有餉月有糧使之仰事俯育足以自給而專事戎務法甚美也使爲之將者果能以時訓練去惕懈偷安之習則稱干戈以征不庭人盡虎羆矣

京職把總一員

外委把總一員

馬步兵六十一名

演武場在縣城東三里許舊有亭房砲臺今廢

東西路墩堡共六處每處墩臺一座堡房七間

馬兵二名守兵三名

黃侍郎口墩臺一座堡房七間馬兵二名守兵三名

額設舖司兵三十名

在城鋪鋪兵六名
東十里鋪
東二十里鋪
西十里鋪
西二十里鋪
西三十里鋪
西四十里鋪　以上每鋪鋪兵四名

驛傳　附

武安驛額設驛馬四十二匹

馬夫二十五名

長養站夫二十四名

修武縣志卷之六

山川

山國澤國辨於周禮名山大川紀於禹貢河山所關蓋鉅矣哉修雖僻陋北依行山南跨覇水全邑披圖而流覽見阨塞險要之防津梁堤岸之設禽獸草木之生魚鱉貨財之殖形勝所在經綸具焉詎可忽乎至百家巖明月池諸名蹟足以資吟咏而蠟游屐又其餘者

大行山在縣北五十里廣輿記云亘懷一切諸山皆太行也自濟源綿亘邙邏經河內環帶縣北東跨蘇門延袤千里

天門山在縣北四十里諸山惟此最高兩山相峙其狀如門水經注云瀑布乘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靈之圖竹栢之懷與神心妙達仁智之性與山水效深更爲勝處也

吳澤坡在縣北左傳魏獻子田于大陸即此

嵇山在大行南晉嵇康曾高居於此故名即竹林七賢遊地也

覆釜山在縣北五十里大行最高處俯今之小北頂以形似覆釜故名

青口山在大行東西兩峽色如青蕊故名

鳳凰山在縣北六十里高出諸峯之上相傳宋熙寧間有鳳集其上故名

六真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元邱處機等修道於此故名山下有洞深邃莫測中有丹竈

温峪山在縣北五十里有峽高數百仞瀑布飛流滙爲黑白二龍潭

閻王鼻山在青口後壁立萬仞相傳有異人鑿石揷木而上其上平衍泉甘土沃多珍禽奇卉

百家巖在天門山下有石巖高數十仞廣數百丈其下可容百家故名

當陽峪在縣西北四十五里大行山中

採眞人洞在大行山中相傳採祖逸僧居此洞中

有五色石九人取服之

觀音洞在大行山玉女泉下

古漢山在縣北三十五里其西有漢獻帝陵故名

孔陽坡在太行西形勢冥冗嵓磴縈迂

伏諸坡伏於太行山之南故名

預河即小丹河秦始皇帝開水利於河內大丹河

出山之處分一枝東流爲光溝又東爲常明溝

經武陟至修武爲蔡溝東入吳澤陂其後引入

衛河協濟漕運康熙二十九年總河王 題

請濟漕之餘許民間灌田然遇旱則上流堵截

遇潦則建瓴而下恒有毀廬傷稼之虞雍正六

年知縣王言綸疏濬廣澗倍于昔日

皇母泉在縣西北唐大中間開新河引入吳澤陂

今涸皇母見水經注舊志訛作王

靈泉在縣西五十里苟泉陂

王烈泉在百岩

玉女泉在觀音洞北

明月池在百家岩下

龍王泉在五里源

嗚鳥泉在縣東六眞鄉

馬坊泉在五里源北上有海蟾宮

巧婦泉在縣東北六眞鄉

馬鳴泉在縣東北六眞鄉

濁鹿泉在大陸邨遇旱卽涸

黑龍潭在温峪兩山壁立中其水深黑其聲如雷

白龍潭在黑龍潭之南相傳有黑白二龍相爭潭

上各有龍祠禱雨輒應

五里泉在六眞鄉

七里泉在六眞鄉

陶泉在縣北

熨斗泉在七賢鄉

會泉在七賢鄉

劉公河古無此河乾隆六年知縣劉建吉因縣南一帶地窪民苦浸潰開渠洩之自邑境西南界起迤邐東北行四五十里至平政橋南入於靈泉河浸潰盡去邑民賴之

橋梁附

龍渠橋知縣卜永昇建在東門外

南門外橋

西關外橋

官驛橋

廣德橋在縣東北里許知縣宋師祁建

梁庄橋生員趙厥建

孔庄橋

劉公橋在東門外知縣劉建吉建

平政橋在縣西四里許康熙十七年知縣宋師祁易木爲石至三十年霪雨傾塌邑人吳文錦捐資倡募重修壯固於昔

馬道河橋

平陵橋

曹邨橋

北三里橋

北七里橋

古蹟

古之賢人君子聲華風旨輝映一時及其既往而後之人慨慕無窮經其故里攷其逸事往往憑弔徘徊而不忍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百世而下且然況生同時者乎若夫昔日繁華今成茂草風流如昨遺跡空存又感慨繫之矣

雍城在清化東修武西古雍國文王子封此左傳郤雍曹滕文之昭也杜註雍在河內山陽縣西

攢城在縣北二十里左傳周襄王賜晉文公攢茅之田卽此今名大陸村

隤城左傳隱公十一年以隤與鄭杜注在修武縣北京相璠曰修武縣北有故隤城

李同城在縣東北二十里漢志河內郡有李城史記郤犨奔李同邦秦舊志訛作晉兵戰死趙封其父爲季矦卽此舊志訛爲李同

山陽城在修武西北三十五里漢置山陽縣曹丕篡漢廢帝爲山陽公卽此

濁鹿城在縣西北六十里漢獻帝葬城北俗呼獻

陵省志有雍城有濁鹿城而不載山陽城云濁
鹿卽山陽輿圖脩攷亦然郡志雍城在清化東
修武西山陽城在修武西三十五里濁鹿城在
修武西北六十里舊縣志有濁鹿城山陽城而
無雍云山陽城在縣西三十里卽古雍國按省
志以濁鹿卽山陽縣志又以山陽卽雍城是三
城卽一城矣第郡縣志山陽濁鹿相去三十里
難合爲一故并存山陽濁鹿之名以備攷若雍
城則時代在前更不宜删去其名也一名濁城
呂公城在縣西五十里俗呼秦呂公城 一名清陽城見漢書

南陽城在縣北三十里左傳晉啓南陽卽此唐韓
愈世家爲有韓家庄湘子祠故址今名安陽城
小修武城在縣東南十五里宣陽驛東漢高祖奪
韓信軍於此俗名齊王城
避暑樓在百家巖西漢獻帝常避暑於此今廢址
猶存
醒酒臺在避暑樓西有奇石長二丈餘俯窺絕壑
劉伶每大醉臥其上宋曹涇大書醒酒臺三字

鐫石今尚存

萍劒池嵇康鍛竈俱在百家巖下有宋人石刻

連理槐在縣西二十里義門村兩樹相去三步許上有一枝交貫甚茂宋張弘毅家物也

海蟾宮在縣北馬坊村劉操修道處有石刻入道歌

環翠亭在百家巖下知縣宋師祁重修

范張祠在安信鄉事詳雜識

釣臺營在縣北七里許相傳村中有池池內有月

晦朔弦望與在天者無殊今池亦不知所在矣

苟泉陂在縣西五十里舊志晉太和中有楊生隨一犬醉臥於此野火將至犬號呼不醒遂跑地得泉以身引水浥草生得不死

甘泉閣在縣西門外不知創自何時其下有泉甘而冽故名

七賢鄉在縣西三十里山陽城郎晉七賢竹林遊處也詳見雜識

靴塔在南門內創始不可攷康熙五十二年三月

十七日塔頂忽現青白二氣似雲非雲似烟非
烟越二日方止
孔子問禮處在孔庄之南成冢有記碑其詳

祠祀

祠祀者先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凡山川百神能禦災捍患澤及一方以及先賢往哲孝子忠臣皆以時祭饗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不綦重歟非是則為淫祀祀無福乃今者琳宮梵宇且遍宇內誣世惑民莫此為甚然有其舉之莫敢廢焉故擇其尤者附綴於後

先農壇在縣東南一里許正宇三間配房東西各一間神倉一間大門一座東西角門各一座雍正五年知縣陳綱奉旨建

社稷壇在城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西南

邑厲壇在城北

城隍廟在東關裏縣東順治十二年燬於火重修歷五年方告成

龍王廟一在縣東一在溫峪至元二十九年建

濟瀆廟在西門裏

火神廟一在東門外一在新店

八蜡廟在東關

湯王廟在西關

關帝廟一在譙樓北知縣趙可學建一在西門內

雍正元年奉

旨追封侯三代爲公爵知縣陳綱建祠於西門廟後

衙神廟在寅賓館東

馬神廟在南門內

閻禮廟在孔庄

文昌閣在東門外都判署縣事陳芳猷建

東嶽廟一在南門外一在耿郟

西嶽廟在待王鎮

韓文公廟在東門外

韓湘子祠在南陽

神農廟在經理邨有五谷臺

三清廟在西關

天官廟在孔庄

三無私廟在孔村元至正四年建
漢獻帝廟在縣北古漢村
元帝廟一在北門外一在太行山北頂
玉帝廟在城東北
三官廟在東關
二仙廟在承恩鎮
楊生祠在荷泉陂
勝果寺在南門裏紹聖中建明洪武初修景泰七年重修
崇明寺在百家巖創於高齊稠禪師益大之元至元中重修寺北有石室
靈泉寺在荷泉陂西半里許
圓覺寺在王楮
六眞祠在六眞山元時六眞人邱劉譚王郝馬講道之所後人立祠祀之
雙儂閣在西門外知縣張明遠建
清眞觀在縣北二十里有邱長春書劉海蟾入道歌石刻見明李濂嵩邑記

興勝菴在東後街

韓文公祠在南陽城

陵墓

昔人過墟而生哀非必情有所種也蓋生存華屋零落山邱遼鶴不歸九原難作人非草木能弗悲哉況斷碣殘碑往往鞠爲茂艸秋風石馬孰知誰氏之壟乎

殷

商塚在縣東二里舊志武王伐商其子孫有來歸而死者葬於此

漢

獻帝陵在古漢山右　見雜識

後漢

范式墓在山陽城後

晉

習鑿齒墓在縣西南延陵村　見雜識

唐

衛審符墓在孔庄有碑

宋

蘇立墓在魏村東有碑

元

李天佑墓在義門村

遂曾曾墓在承恩鎮北有碑

薛澍墓在郇封村有碑

明

崔謙墓在府城村有碑今無

崔讓墓在府城村有碑今無

劉幹墓在府城村有碑今無

王鐸墓在府城村有碑

王懋墓在府城村有碑

王愈墓在府城村有碑

王璘墓在府城村有碑

韓俊墓在苟村

韓儼墓在苟村

張圯墓在東村

趙銳墓在縣西北隅有碑

閆裕墓在孟村

崔鏞墓在田門村

修武縣志卷之八

風俗

風俗爲致治之本故觀風問俗王政必先之修邑土瘠民貧前此極簡約稱易治近乃稍稍奢靡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居今日而欲還醇返樸使熙熙然俗敦古處伊誰之責歟

興淳儉之化息崇奢之習元志

士瘠民貧人好讀書明志

男耕女織村落連延頗尚節儉之風自得恬熙之

樂河南通志

物產

八政以食貨爲先三事以厚生爲要穀土庶土國用是出固上下所利賴也禹貢載九州物產不特任土作貢抑以辨方物焉山海經云太行之山產黃金今併銅鐵亦無之豈地亦以時異耶況修石鹵居邑之半鮮林藪原澤陂池之利男耕女織終歲勤劬一遇荒歉卽憂饑困則大休養生息端有望於司牧者加之意矣

穀類

稻　白黍　黑黍　稷　粟

大麥　小麥　蕎麥　蔪秫卽高粱芝麻

菉豆　黑豆　豌豆　豇豆　扁豆

蔬類

葱　韭　蒜　芥　萵苣

茄　瓠　蔓菁　芫荽　茗蓮

藤蒿　蘿蔔　覓菜　白菜　菠菜

芹菜　眉豆角　藕　壺盧

瓜類
東瓜　南瓜
絲瓜　西瓜　王瓜　菜瓜

菓類
柿　棗
石榴　核桃　杏　桃　李
花類
臘梅　玉簪　迎春　海棠　鷄冠
鳳儀　山丹　薔薇　荷花　菊花
夾竹桃
木類
松　栢　桐　槐　榆
椿　檜　桑　柳　棠
楓　楊
艸類
龍鬚艸　出百家巖禱雨者率採之以塞瓶口他山無
藥類
黃芩　苦參　葛根
薄荷　柴胡

益母草　車前子　地骨皮　南星　薤蓄
白附子

羽類

鷲　鵰　雞　鴉　鳩
雁　雉　鳧　喜鵲　麻雀
燕

獸類

馬　牛　騾　驢　犬
猪　羊　猫　狐　鹿
兎　狼　麝　猴　豺

蟲類

蠶　蜂　蟬　蝶　螢
蠅　蛾　蟻　蝙蝠　蜻蜓
蝎　蛇　蜣蠐　蝨
蝨

貨類

布　棉　靛　蠟　硝
木炭　煤　石灰　蘇　鹼
蓆

天災流行何代蔑有人事之順逆天道之休咎應焉故春秋水旱必書反常必書董仲舒謂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不其信耶昔堯水湯旱當時民不爲災蓋維挽補救能盡人事以勝天也若不知修省雖有嘉祥不足爲福彼後世好符瑞之主景星見甘露降鳳皇鳴麒麟至何嘗不大書屢書曾足爲太平之徵乎

洪武二年大水

景泰二年嘉禾產於北孔庄一莖兩穗者百餘畝三穗五穗者半之

景泰三年夏濟瀆池有樓臺影三日乃隱

洪治六年有星晝隕於北耿村東嶽廟西隕時有黑氣聲如雷取視乃一黑石狀似犬首微燸者久之布政司具奏石貯庫

八年秋霪雨三月不絕沁河泛漲漂人廬舍

正德十一年夏旱二麥不收奏聞免夏稅什七

嘉靖七年春饑人相食秋蝗結塊如斗飛集入屋
荒遍滿
一十一年飛蝗遍埜
三十年大旱典史羅勝宗與民步禱七日果大雨
三十四年地震崩山裂屋
三十五年秋大樊口決淪沒靈泉利平等鄉
三十六年復決前口
隆慶五年彗星見於西北長丈餘
萬曆十年風霾天昏咫尺不辨
十二年疫
十三年秋木欒店蓮花口決淪縣南一帶
十四年彗星經天雨雹傷麥
十五年地震有聲自西北來若雷搖塌城垛鼓樓
碑亭房舍無數冬無雪桃李開花
十六年春饑民食樹皮蓬蒸等物殆盡死者填塞
道路或父子相食夏瘟疫大作有一家全死者
是歲屬戊子與嘉靖七年戊子合而尤甚
十七年春至四月不雨麥無收

十八年春三月不雨麥無麥知縣邵炯招撫逃亡并
山東流民千餘家督墾荒蕪遍給籽種民始有
起色故民有邵寬民安邵好民飽之謠
十九年秋淋雨風拔木
二十年夏雨雹傷禾
二十三年秋旱
二十四年夏四月雨雹傷麥秋七月蝗大作所過
溝壑盡平禾無遺穗復旱晚禾盡枯本府同知
鄭發粟賑濟九月方雨復給牛種

三十七年麥未收一籽秋豐收
四十年四月二十七日戌時雨打麥打死宿鳥不
記其數
四十一年沁河水決
四十三年蝗
四十六年麥大收
四十七年秋斷青
四十八年麥無收
崇禎五年流寇至山陝西來九月二十四日失縣

城往西北遁去

崇禎十年飛蝗自東南來遙望如雲

十一年蝗

十二年元旦夜城隍廟災

十三年大饑人相食

十四年蝗

順治二年二麥蜻蜓秋薄收

三年沁水決

四年沁水決

十一年沁水決

康熙四年飛蝗自東南來次日即去

七年六月十六日地震

十八年八月十五日霪雨至九月二十五日止秋禾多有損壞

二十三年春旱

二十七年春旱三月不雨冬無雪

二十八年春旱三月不雨

二十九年春旱二麥焦枯

三十年春旱夏無麥秋蝗

三十一年春旱夏無麥瘟疫大作民多病死

四十二年水淹秋禾

四十七年麥薄收秋旱無禾鄉居者入城避賊行者持兵器防身

五十三年旱麥無寸粒夏無雨六月二十八日乃雨補種晚禾亦無收

五十七年八月初十日雨雹有大如升者自西北山口打東南一帶長四十里寬十餘里秋禾房屋盡壞

六十年春旱二麥無收

六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地震二麥無收五六月禾雨秋禾枯焦晚禾亦被虫食盡

雍正元年春旱瘟疫大作

五年歲大熟

六年麥秋俱大熟

七年夏二麥倍收里老年八十以上者僉云有生以來從未見此豐稔之年也

八年八月十九日雨雹傷晚禾縣北庄村樹葉零落若霜天

乾隆二年九月二十日地震

八年秋禾被旱成災

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夜縣署大堂被火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雨雹傷麥是年秋旱

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大雨如注山水瀑漲沁水決直達小冊河縣南門外北岸夬口城門土塞西南以及東北一帶房屋田禾多被淹沒

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山水瀑漲縣西白庄等村廬舍秋禾多被水冲

二十六年七月一十七日大雨如注丹沁兩河以及山水驟漲平地水深丈餘灌入城內縣屬二百六十村庄房屋廬舍秋禾盡被淹沒時以爲奇災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雨雹東鄉馬厰等十八村庄麥禾間被傷損

修武縣志卷之十

沿革表

祖龍私竊神宇壤封建爲郡縣列代相沿分併不一或名則是而治移或治如故而名易或析此隸彼或割彼屬此犬牙相錯棼若亂絲蓋古之考地理志郡國者猶患莫料紛剏更千百禩下乎今博采羣書詳列於左不知則闕庶覽者得其大概焉

禹貢冀州之域殷爲寧周更名曰修武水經注修武故寧也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更名寧曰修武爲縣屬河內郡

南故又名南陽穀梁山南爲陽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後以賜晉左傳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按縣志陽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與鄭人蘇忿生矣何時復歸於王乃得更與晉妹不可解省志辯疑云左氏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杜註攢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本畿內邑左氏以爲周室徵王弗能有故以與鄭也溫原攢茅既與鄭矣後日襄王曷爲復以與晉此時鄭亦不能有也以晉文之兵力圍之不服何況於鄭觀桓七年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鄭伐盟向王遷其民於郕則知鄭終不能有也自王與鄭叛鄭歸王王卒復以與晉則其強悍不服王力終無如何故卒復以與晉也此說似近理又晉陽處多

聊於衛反遁寧杜註寧晉邑　晉亡屬魏細目安王二十六年爲家人而分其地三晉共廢其君俱酒漢書魏盡河內　赧王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國策秦救韓敗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以和秦以和蘇代諫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實修武綱目秦併天下分爲三十六郡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修武按修武之名久矣秦始以南陽城置縣耳非至始皇乃改名也　秦屬三川郡縣屬河內郡前漢書地理志注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更名莽曰後隊屬司隸　漢並置修武山陽二

三國屬魏晉以山陽屬河內修武屬汲郡晉書地理注泰始二年置　後魏析置北修武魏書地形志註孝昌中分南修武置治清

陽城　南修武仍隸汲郡而以山陽來屬北齊復合焉隋屬河內郡隋書地理志開皇十六年析置武陟大業初併入焉又有東魏廣寧郡後周廢周置　唐初屬陟州州廢隸殷州修武郡開皇初廢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河內民李厚德以濁鹿城來降置陟州並置修武縣四年徙縣治故修武更修武曰武陟別置修武縣是年州廢隸殷州州按宋宋白曰隋大業間移修武於永橋即今之武陟城徙縣治故修武曰武陟耳　貞觀元年州廢屬新鄉後仍屬河內五代及宋因之宋地理志註熙寧六年省爲鎮金史地理志天會六年以與臨入武陟元祐元年復今屬懷州置沁南軍節度使天德三年去南字又與定四年析縣之重泉村爲山陽縣屬懷州同加南字置沁南軍節度使天德三年去南字又與定四年析縣之重泉村爲山陽

縣隸辰州元史至元二年
慶山陽縣爲鎮入本州
六年世祖在潛邸以懷
改懷孟路總管府延祐六年以仁宗潛邸改懷
慶路明屬懷慶府史地理志洪武
元年十月爲府
國朝因之編戶一十二里

虞	殷	周	春秋	戰國	秦	漢	東漢	三國	晉
歷代	總部	郡	縣						
冀州南境	畿內地	幾內雍國	晉	魏	司隸部	司隸部	魏	司州部	
寧	寧	寧			三川郡	河內郡	河內郡	河內郡	河內郡
				修武	山陽	修武山陽	修武	山陽	山陽修武

按晉始啓南陽乃總名耳左傳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寧寧贏從之及溫而還杜註寧晉邑則仍名爲寧可見

戰國策寧南陽以和寧實修武可見當時仍名修武南陽乃總稱恐人悞認故復詳一筆

後魏	北齊	隋	唐	宋	金	元	明	國朝			
司州部									南修武	北修武	山陽
司州部	汲郡	汲郡	汲郡	汲郡	汲郡	汲郡	汲郡	汲郡	修武	修武	
冀州部	河内郡	河内郡	河内郡	河内郡	河内郡	河内郡	河内郡	河内郡	修武	修武	
河北道	懷州河内郡	懷州河内郡	懷州河内郡	懷州河内郡	懷州河内郡	懷州河内郡	懷州河内郡	懷州河内郡	修武	修武	
河北西路	懷州	懷州	懷州	懷州	懷州	懷州	懷州	懷州	修武	修武	
河東南路	懷州	懷州	懷州	懷州	懷州	懷州	懷州	懷州	修武	修武	
直隸中書省	懷慶路	懷慶路	懷慶路	懷慶路	懷慶路	懷慶路	懷慶府	懷慶府	修武	修武	
河東和政使司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修武	修武	
河南布政使司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懷慶府	修武	修武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

天下親民之官莫過邑令一方之疾苦樂利休戚相關不綦重歟簿書訟獄之繁不能獨理故有丞薄尉皆長吏也學官自漢以後有經學博士助教之設壁宮泮水人材之藪右文之代尤慎擇其人若夫安不忘危則干城之寄亦烏可忽故備志之

漢令一人丞一人尉

按漢書百官志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　文獻通考主簿令長自調用又大縣兩尉小縣一人

晉令一人丞　主簿　尉

晉書百官志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尉大縣置二次縣小縣各一人

唐令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尉

按唐志令佐品級有京畿上中下之差縣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典獄門事等畿縣減司兵上縣有司戶司法而已凡縣有經學博士助教各一人京縣學生五十人畿縣四十八人中縣以下二十五人

宋縣令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尉

按宋有知縣有縣令之分雲麓漫鈔云唐制縣令闕則佐官攝令曰知縣事如今署印之稱唐謂之知印初帶一權字宋則差京官曰知縣差

崇寧二年因蔡京請並置一員大觀後廢　職

官志建隆三年每縣置尉一員隆興詔邑大事

煩則置二尉

金縣令一人縣丞一人主簿一人尉一人

金史百官志諸縣令一員從七品丞一員正九品主簿一員正九品尉一員正九品

元達魯花赤一人尹一人主簿一人尉一人典史二人教諭一人

元史百官志上縣秩從六品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丞一員簿一員尉一員典史二員中縣秩從七品不置丞餘悉如上縣之制下縣秩從八品置官如中縣　續文獻通考諸路儒學俱設教授又增置學正學錄訓導各縣則置教諭一人後裁典史一人陰陽學訓術一人後裁縣一人醫學訓科一人僧會司僧會一人道會司僧會一人道會司道會一人

明史職官志畧縣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其屬典史一人儒學教諭一人訓導二人生員廩膳增廣縣學二十人附學生無定額　洪武二年定儒學訓導俸

雜職上

國朝知縣一人儒學教諭一人訓導一人康熙三年裁今復縣丞一人典史一人陰陽學訓術一人醫學訓科一人僧會司僧會一人道會司道會一人把總一員

廩膳生員額二十
增廣生員額二十
科兩試每試給
縣吏房吏一名戶房吏一名禮房吏一名兵房
吏一名刑房吏二名工房吏二名承發房吏一
名倉房吏一名庫吏一名總吏二名
學吏一名
丞吏一名
典史吏一名

漢令 陳蕃 字仲舉 汝南人
丞
尉

晉令 石崇 字季倫 南皮人
宗慈 字孝鄉 南陽人

裴據　字道彥　潁川長社人見晉史

張輔　南陽西鄂人見府志

劉幼彥　見府志

唐合于

名缺開元八載任

祝元珪　字文命見府志

崔珪　博陵人天寶八年以朝散大夫任縣令事

丞

裴令昭　河東人開元間任

崔伯嵓　見百家巖碑

路惲　平陽人開元八年任

豆盧耆　見唐書

韋無擇　見百家巖碑

蕭越客　蘭陵人開元八年任

苗晉卿　字元輔潞州壺關人

孔戡　字君勝孔子三十八世孫

主簿

鄭厘

鄭謙

鄭循　以上俱見唐書

尉

杜其　大中年任見唐書

宋　縣令　詹鎧　政和元年任

丞　邢固　曹南人政和七年任

主簿　程忞　政和間任

尉　崔皐　見百家巖碑

鄭文寶　字仲賢太平興國進士見府志

孫籍　政和三年任

郝庶　政和元年任

見宋史　高世襲　政和年間任

李元規　紹聖五年任

金　縣令　翟中舍　天會中任

丞　杜瑋　太和間任

主簿　董晏　太和間任

尉　王師韓

太和間任

元達魯花赤尹　主簿　尉　典史　驛丞

蒲察企仁　至元十年任

郭偉　至元二年任

張仰傑　至元間任

孝獲　至大四年在任

溫惠　至元間任

歷續執中　至元間任

伯不花　大德間任

張斡　大德四年任

祠禱雨記

劉暉

李鐸

齊豕周　至元間任

朱源　延佑五年任

戈崇禮　延佑五年任

烏馬兒　延佑六年任

大德八年在任　字振文　南人

字用之　晉寧人　至大間任

大德間任　張至道　董寧

至大三年在任　喬巨源　延佑三年任

延佑五年任　尹周佐

教化的　延佑七年任

張榮祖　至元丙申年任

杜茂　延佑間任

王鯁　延佑間任

按宋以上有尉無典史元有尉有典史舊志刪尉之名俱載入典史中今將唐以下改正元則無從考訂然齊豕係至元間任朱戈烏教係延佑間任越四人張榮祀又屬至元間任倫次失叙意者前爲尉而後爲典史乎

明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驛丞

萬士傑　十祖孝　黎季高　吳宗實　平壁
直隸人　洪武三　崇仁人　天順元　禹城人
洪武五十年任　年任

孫敬叔　竹山人　景泰年　天順八　景泰年
嘉興人　年任　年任

永樂中任　馬讓　孫貴　王彥祖　曹整

尹瞻顏　葵牛俊

張信　聶瑄　天順年任

宣德五年任　天順八年任　常安　陳璠　魚泰亨　成化年任

崔謙　李亨　成化年任　段子玉　江瓚　翟惠　成化七年任

高平人　香河人　天順年任　貴溪人　歷城人　成化年任

正統十年任　貢士　公恕　武功人　蒙陰人　侯恂　清李暉　正德間任

舉人　景泰元年任　郭應誠　富順人　任　李玉　深州人　任　孟元　剛　張端　董鼎　安州人　正德年任

張謙　任　沿年

天順六年任　閻　閩　王　達　陳　本　郁　傑
劉　昭　米脂人　靈石人　肥鄉人　南宮人
永平人　成化五年任　楊　銘　蕃
東鹿人　齊河人
詹　鵬　王　鏞　劉　澄　陸　驁　江　國　紀
成化六年任　代州人　晉汾人　浙江人　江南人
宋　驥　牛　佶　李　藝　陳　言　許　雲　鸞
舒城人　山東人　商南人　北直人　北直人
進士成化十二年任　秦　誥　陳　嚴　毛　鶚　杜　嵩

朱守恕　北直人　陝西人　四川人　江南人
桂陽人　進士成化十四年任　吳　淇　白　瑁　馬　世　隆　翁　忠　逅
遼東人　浙江人　山東人　福建人
王　達　狐　珍　李　鳴　鳳　孫　祖　堯　士　傑
成化十大同人　浙江人　揚州人
四年任
江　瀚　白　璉　蔡　璋　羅　勝　宗　焦　上　升
閩縣人　陝西人　山東人　江南人　宣城人
進士成化二十年任　趙　景　陽　李　光　溥　李　名　山　馬　登　第
北直人　泗州人　湖廣人　三元人

太州人
進士知
治二年
任

曹玫　馬智　王濟

貢士先
北直人
治六年
任

周鉞　劉洋　齊應貢

大同人

自此裁革

張甫　秋　富平人

陝西人

尚嵐　周懋先
舉人

郭介　用　浙江人
休舉人

鄭心

那素　李美　袁廷寀　呂繼成

湖廣人　祁縣人

張纏　浙江人
均州人
進士正
德間任

蔡堪
北直人

李夢麟　鄒永年
蒙陰人　山西人
貢士正
德六年
任

孫承恩
北直人

王縉
祁縣人
貢士正
德七年
任

湖廣人

陳秀
湖江人

呂志賢
湖江人

宋國聖

熊以光
湖廣人

李一登

馬朝卿　陽信人　進士正德九年任　冷宗元　榮昌舉人正德王寅年任
楊景山　蘆山人　王子順　黎城人　胡從禮　北直人　陳啓蘧　進士嘉靖三年任
秦有　臨清人　胡從禮　秀水人　陳啓蘧　北直人
畢珍　陝西舉人　荀自箴　山東人　沈廷柟　湖廣人
鄧熹　湖廣人　徐繼松　山西人　陳三緯　北直人　朱鍾祥　江南人
畢珍　陝西舉人　荀自箴　山東人　沈廷柟　湖廣人
鄧熹　湖廣人　徐繼松　山西人　陳三緯　北直人　朱鍾祥　江南人
劉漢　四川舉人　謝澍　陝西舉人　孫欽　山東人
劉漢　山西人　謝澍　北直人　孫欽　江南人

職官

馬印名　江南人　任乾龍　會稽人　張成恩　湖廣人　張汝松　山東人　劉光進
馬印名　江南人　任乾龍　會稽人　張成恩　湖廣人　張汝松　山東人　劉光進
張懋賞　山東人　王見賓　固城人　王元曦　湖廣人　于守彬　北直人
張懋賞　山東人　王見賓　固城人　王元曦　湖廣人　于守彬　北直人

居庸人	倪謙	歲貢	江南人	李表	湖廣舉人	張重顯	耶鄖人	黃大詔	湖廣人
周久傳	蘇州人	梁瑞	南直舉人	胡廷佐	江南人	林應鳳	福建人貢士	黃仲陽	恩生
陳鳶	福建人	山東人	例貢據	鄭其本	山東人	通志增			
萬鳳	阮翰府	浙江舉人	大同人	孔西周	魏宏綱	江南人貢士	長垣人	葉芬	浙江舉人
嘉靖									

山西人

三十年任吳國器浙江舉人

徐鑰遼東舉人

賀德韶湖廣人貢士

賈如愚均州舉人

單介順天人貢士嘉靖十四年任

吳理徽州人貢士隆慶元年任

李可愛沙河舉人隆慶三年任

黃中　廣西臨桂舉人　四年任

陳一疇　東平舉人　六年任

余賢　荊州萬曆舉人　二年任

李堯　蕭縣貢士　五人　年任

魏宗儒　東光舉人　八年任

趙可學　任縣貢士　人　二年任

朱政 紹興十人 貢士 任三年十

王時春 東莞人 任十三年

李曰茂 青縣人 進士 任五年

趙光宇 峯雲人 貢士

邵炯 安州舉人 任年十八

任轍 曲周人 貢士 任二年十三

越應提

丹	徒	舉	入	四	任	吳	入	八	任	李	隴	西	人	四	任	楊	楠
			二	年			二	年		洪	遠		三	年			
			十			翼	舉	十			舉	十					

貢	十	任	張	三	進	十	任	滕	全	州	人	三	任	劉	思	提	
士	八		文	河	士	二		之	舉	人	四	年					
三	年		運	人	四	年		俊	十								

湖廣舉人四年任 孫順天舉人四年任 徐珮玦唐山舉人四年任 李克振七年任

雲南啓東人二年任 安三才舉人三年任 朱之儒臨淄舉人崇禎舉人二年任 劉鳳翔

舉人　任五年　州判

趙完璧　陝西人　貢士　任六年　知縣

周多才　江西人　貢士　任八年　知縣

段應端　沁源人　貢士　任九年　知縣

徐應台　四川舉人　任十年　知縣

鄭之縉　延安人　貢士　任二年　知縣

范士偉　貢士　任　知縣

長子舉人十三年任

華廷獻　無錫舉人十四年任

劉光斗　夏縣舉人十五年任

國朝知縣

邊大受　任邱人貢士順治元年任

程雲步　錦州人生員三年任

龍鴻運　高郵人特用四

縣丞

蔡廷祺　紹興人順治三年任

高夢說　賈縣人副榜十一年任

劉可久　富平人十八年

典史

章一綸　江南人順治元年任

劉立朝　元氏人十年任

黃良珪　陝西人十六年任

驛丞

鄒子承　江西人

錢士燮　浙江人自此裁革

年任　胡繼芳　三河舉人九年任　馬之光　六安舉人十三年任　卜永昇　安東人進士十　汪溶曰　六安人拔貢康熙十五年任　張鵬斗　陝西人康熙九年任

任　張德建　山東人貢監十八年任　鄧國賢　廣東人恩貢十六年任　梅映月　麻城人三十三年任　徐元燦　遼陽人三十二　沈天漢　蕪湖人十九年任　顧璧　浙江人三年任　張奇　涿州人二年任

仇鳳翀　增據通志　辛選　丹徒人三十三年任　夏祚燡　正黃旗人五十　蕭麟　陽谷人吏員四年　黃光　江都人吏員四年　蔣一龍　宛平人吏員四年　黃光　江都人吏員四年

曲沃人　進士康熙四年任

張壽孫　華亭舉人

宋師祁　直隸人　進士十三年任

李啓泰　南昌舉人二十

六年任

王授章　正黃旗人五十七年任

周士魁　鑲黃旗人五十八年任

魏士健　桓鄉人雍正三

張明遠　保安人貢監二十五年任

邊憬　靜海舉人三十二年任

黃亮可　太倉人進士三

年任

李枚　吳縣人五年任

胡燮　無錫人七年任

李敏祜　章邱舉人乾隆元年任

王承繼

魚兆鯤　商州人五年

姜履基　東安人九年

王佐　山陰人雍正八年

商州人員一年任

東安人員五年

山陰人員十年任

楊璐　無極人乾隆元年任

張林　山陰人十七年任

吳紹芳　台州人二年任

儒士和三年

十九年任　錢宗禹　會稽人監生五十三年任　鄒權　臨川舉人五十六年任　武人龍　南樂舉人雍正

東明舉人八年任　王繼烈　山陰人十九年任　石志　曹縣監生二十四年任　王承繼

二年任　郭壯宸　臨桂舉人四年任　王言綸　垣曲舉人五年任　廣壽　鑲白旗生監

年代	姓名	籍貫	出身	事蹟
五年任	陳　綱	宿遷人	進士七年任	通志增據十人監生
	王業興	泳州人	拔貢十年任	通志增據十人監生
	胡膚榕	道化		
年任	劉建吉	南籠人	拔貢乾隆二年任	
	柯時懋	興國人	進士十年任	
	顧　鴻	閩中舉人	十五	

年任	王靖	山東諸城人進士十七年任
吳映白	天津籍宜興人舉人二十年任	
戈雲錦	直隸景州人貢生三十年任	
㊀教諭	趙宜中	至元二十年任
許徵	元貞二年任	
張居仁	延佑三年任	
史佐	四年任	

訓導

夏志學　至大元年任

明教諭　沈仁景任　林慈谿人　蔡府志作天順　楊壽大同人　張銘天同人　馬春臨汾人　周文和順人　劉經

訓導　壽剛上虞人　楊景泰四年任　費縣人　張嵓天順年　牟濟任　趙策盩屋人　余政珙海州人　宋治州人　黎盛石璞年　成化年任　劉本源

長安人　任宏治年　程滕縣人　王戎正任德寧州人年　朱德州人完

荏平人　何漢　富陽人　錢鳳　濬縣人　任正德年　葉如蓁　府志作　楊州人　榛

陳顯　曲州人　鄭鸞　武清人　王尚忠　寧陽人　胡昇　定興人　嘉靖年　任

朱府志作人　翰　何臨清人　才　李合州人　瀚　朱文志文人　張府志作人　誠　年人　任正德舉　福府清舉人　張霄

霍州嘉靖年任
陸鋭　揚州人
徐相　孝感人
賈英　武城人
吳忬　咸寧人
王維翰　清平人
周謨　廬州人
林澄　蒲田舉人
仝楠　睢寧人
梅應元

吳鏜
蓬萊人
趙繼先　欒陵人
張應奎　朔州人
李堯仁　渾源人
王旒
拔縣人
王槩　襄陽人
張琦　平涼人
仇儒傑　朝邑人
李範　高平人

府志作化州人
張大化　歷城人

白　瑒　高平人

何略　隆慶年任

宜春人

廖仲儒　蒲圻人

唐大經　滁州人

賈純性　趙城人

楊元　石州人

杜德彰　懷柔人

冠楹　陝西人

薛承先　陝西人

楊生金　山西人

張文節　平陽人　府志作

張九三

賈希召　彰德人

沈士元　吳江舉人

楊應科　姒州人　萬厯年任

王時春

舉人
唐廷相　永豐人
劉紹　四川人
王三極　黃安舉人
姚崇孝　沔河人

歸汾人
王悅生　武功人
師傳道　封邱人
師引昌　淯川人
陸如桂　順天人

劉宠銓　金谿舉人　崇正四年任
張乃心　尉氏人　八年任
牛化質　安陽人　十一年任
史名失　雅州人

吳珂　海豐人　康鳳鳴　保德人
許洛　鹿邑人　陳加謨　陝西人
郝璿

三年任

都縣人	
李茂林	咸寧人
席應緯	長武人
李一	中牟人

萬曆四十一年任

四十三年任

毛遷喬　陽武人　四十六年任

李之用　盧氏人　四十七年任

韓大有　前屯衛人　天啓二年任

國朝教諭

董生蓮	鄭州人	順治四年任
李華郁	輝縣人	九年任
陳鼎祥		十四年任

訓導

王振藻	曹縣人	順治三年任
楊元成	遼陽人	四年任
孫隆祚	太康人	八年任
杜克昌		

韓大用	武安人	天啓七年任
陳睿謨	陳州人	崇一年任
路國翰	磁州人	十四年任

張雯生　府志文　生康熙二十三年　任

田發　舉人　任十年

林人　五年

李汲如縣　汲縣　人三年　舉十年

沆　舉人　任十年

王　年任

王輝　貢生　五年

施仁　汲縣　副十　任

張雎　貢生　四州　十年

原　拔貢　四年　任十年

宋紹統　蒲類人　康熙四年　任

周之琦　許州人　六年在

陳其蘊　陳州人　三年

安陽人　十二年　任

李之　新鄭人　十六年　任

牛孕傑　林縣人　十九年　任

李正元　府志作　元孟　貞

任

九年任　沈　簡　寧陵舉人雍正五年任　周　校　宜陽拔貢乾隆三年任　程有恒　副貢滑縣人十年任　黃汝震　光州舉人十八年任　李師周　延津恩貢二十三年任　李詩　安陽副榜二十八年任

津人二十二年任　呂　第　新安貢士三十七年任　周桓　鄧州貢士四十五年任　王璐　孟津廩貢五十年任　黃溶　密縣人雍正四年任　陳介祉　夏邑歲貢五年　張鑄　任

國朝把總

白進孝　遵化人　登封歲貢乾隆二年任

王家正　榆林人　劉炎　偃師歲貢十六年任

李辰　鄖城歲貢二年任

王九恭　林縣歲貢二十九年任

王進　大名人　耿文通　順天人

李清　温縣人

賈萬忠　靖海人

范明　紹興人

孫萬　河內人　康熙三十四年任

郭儀　福建人　三十年任

劉進　宣府人　四十三年任

徐文禮　順天人　五十一年任

顧　寧夏人　五十四年任
斌

王　開封人　五十七年任
世　襲

徐　河內人　五十九年任
起　龍

王　陝西武正任
烈

李　開封行　十年任
剛　賢

李　伍祥符行　十四年任
茂

席攀麟 岱州武舉十七年任

孫大來 洛陽衍伍二十四年任

宋版圖書館藏書印

選舉

立賢無方自古不易三物書升法誠善矣然射策之中有名儒身言之路多英俊不又卓卓可紀乎制義取士雖非鄉舉里選之舊而脫頴桂籍樹績旂常者代不乏人蓋醞釀于六籍鼓鑄乎百家詞章中具有經濟也修雖彈丸沐浴聖化者久英俊之彥後先鵲起但歷世以來傳者無幾良由世遠年深漸歸湮沒故亟取聞見所及者倫載于册爲士林引重俾前哲于以不磨後賢由茲興起云

漢

薦辟

衛颯有傳

唐

進士

宋

韓愈

韓孫

進士

展弁

元

王紹祖　進士

武宗　英宗　順帝

薛夢澍　張弼　郭嶷　張遜　祁亥　趙觀

進士　舉人

洪武
牛斗　甲戌科　張信栴省志郡志皆作丁丑官行人司副
胡俊　甲子科
午俊　甲子科
崔謙　庚戌科　工科給事中
崔讓
丁卯科　禮科給事中
李萃　庚午科　郡志作粹
牛斗　庚午科　郡志作癸酉
劉幹

薦辟

王午　由人材任石州通判
馮杞　嶧縣知縣
范繼仁　九江府通判
張沛然　懷仁縣知縣
周侶
賈衍緒
王孚鉉
詹起元　以上恩拔副
魏觀　兵科給事中
李俊　浙江僉事
王徽　四川布政司經

貢生

永樂王愈戊戌科李騏榜

趙宏癸未科

劉鑑由人材任寶源

馬英癸酉科

宋繪丙子科

王鐸丙子科

癸酉科

御史王懋甲辰科那寬榜西安府知府

張志癸未科

申璠乙酉科

陳煥辛卯科

宋獻辛卯科

崔鋪

局大使以勤慎稱尚書吳忠鷹陞工部郎中

薛鼎刑部郎中

馬良薊州知州

王濬景州知州

李或温州經歷

霍恭利津訓導

申寧吏目

葦鑑順德府推官

劉鑑

平均平均州知州

歷

丁酉科　工部郎中　卒

李素　丁酉科

續新　丁酉科　工部郎中

常鏞　丁酉科

周冕　工部郎中

焦銓

劉達　舒城訓導

朱纓

秦廣

陳進賢　永和知縣

常靖　丁酉科

陳善　丁酉科

王愈　丁酉科

李懋　庚子科

王懋

黃裳　陵縣訓導

李懷

韓城教諭　周大有

光祿寺錄事　黃元臣

續縉

張琰

正統

庚子科
周　瑄　庚子科　戶部員外郎
姜　昫　庚子科　棲霞縣知縣
王　睿　癸酉科　郡志作癸卯
韓　俊　甲子科
韓　儼　丁卯科　葵源縣知縣
王　璠　庚午科
趙　銳

工部員外
張　輿　秦府長史
閻　裕　御史以諫死
王　琳　諫處
馮　敏　御史以諫死　解州吏目
郭　彬　華州判官
柴　高　忻州同知
王　敬　固城縣知縣
秦　俊　西安照磨
牛　聰

庚午科
張玘　庚午科
陳芳　庚午科
金銳　癸酉科　官安吉縣知縣
白玠

漢川知縣　傅恕
王原　涿水知縣　徐璉
員昇　平山知縣
史劍　單縣知縣

天順庚辰科王夔
王璠

癸酉科
黃宣　丙子科
陳玉　丙子科
韓敏　丙子科
趙欽　己卯科　聊城知

樊舉　縣丞
劉琮　縣丞
柴鐸
李瑾　序班
平端
徐循

榜安慶府知府　張玘　庚辰科王一夔榜官員外郎　趙銳　庚辰科王一夔榜翰林檢討陝西參議

縣　趙志學　壬午科永清縣知縣　姜郜　壬午科官蔚州知州　聶聰　壬午科

青城善縣丞　梁懋　博興縣丞　鄭壽　留守經歷　秦泉　秦棐　姜宣　鄭惟新

成化　張鶴乙酉科邵陽縣知縣　閻宣乙酉科　王琮戊子科　郭儆癸酉科

趙涇教諭　范岳安化縣丞　劉宇　王璇新城縣丞　趙淳訓導

元治

萬曆

周佑　戊戌科　趙秉忠

周佑　辛卯科

馬瀾　甲子科　昌樂縣知縣

趙瀾　辛卯科

王傑　辛酉科

賈彰　寧州刺史

李昭　柴海　李潔　王福　河渭知事　安仁主簿　薄黛　魏

天啓

栁山西　季義縣知縣

崇正

張三就　辛未科　陳子泰　栁官禮　部主事

王玉鉉　丙午科　解元

張三就　丁卯科　據郡志增

路坦然　壬午科

范正脈　壬午科

劉溪知縣　王璋

李銘　郝芳　晉府審理

馬世賢　平陽知縣

王林　秦漢

成觀光　王午科

甘州衛經歷　霍昊
張學　文登縣知縣　張惠
韓東　蔚州訓導　王相
曲銘

柴永昌
賈宣
趙溥
姜嶽
陳情
金諭　鄉敎
劉潭　蒲州訓導
馬澍

順義知縣　劉誠　東光知縣　李憲　良鄉教諭　楊文清　徽州照磨　劉祉　祁陽知縣

李相　龍江衛經歷　秦璧　永清訓導　楊文濂　戎羌訓導　史學易　通州判官　馬鳳

安寨縣丞
郭大仁　絳州訓導
王訢　單縣訓導
員茂東　大寧訓導
馬橙　華州學正
張煥　利津知縣
張高　盩屋訓導
張存性　任邱教諭
韓思臣　鄆野訓導
王佐

王時臣　薛崇可　欽經　周藩教授　史筆　張坦　趙勳　耶城教諭　趙鯉

武安教諭　部春　滎州學正　梁珠　金山衛教授　張滋　薛希曾　永清教諭　劉夢龍

永和教諭　張池　薛鏡　侯雲衢　濟藩教諭　王烈　訓導　姬景利　周詩　訓導　馮源　石金星　訓導　王思智　浙江紹興教授　賈思恭　陳其誠　王思禮

岱縣教諭
楊夢鳳　訓導
王思恭　龍克勤　教授
秦元功
王金鉉
范繼文
侯來同　韓藩教諭
侯來庭　浙川教諭
薛震亨　訓導
趙汝升　教授
李貴中

訓導
王枚鉉
肅豐教諭
李維新
訓導
史世功
史珩
以上歲貢
貢生
范之煥
戊子科
寧羌州
知州
姜豢龍
戊子科
路南州
知州
陳鈍
丁酉科
海鹽縣
知縣
范正厥
己丑科
劉子壯
梅翰林
院檢討
順治觀光
丙戌科
傅以漸
榜刑部
主事
孫行恕
新野教
諭
馮培吉
恩貢
龐醇世
恩貢聞
清縣知
縣
姜躍龍
恩貢

趙旭 丙辰科 彭定求 榜官御史

趙旭 已酉科 路永齡 乙卯科 永清縣 知縣

范令譽 已丑科 趙熊詔 榜翰林 院庶吉士

范楷 壬午科 瀘州同 知

范令則 壬午科 蘭陽縣

范正宗 拔貢

范琥 拔貢確 山教諭

王繩武 恩貢長 垣縣縣 丞

姜桂芳 恩貢通 許訓導

陳錄 戊午副 榜

杜法 丙寅拔 貢商水 教諭

范令譽 戊子科

范在 戊子科

鄧建元 癸巳科

王夢賚 甲午科 婺川縣 知縣

范璈 戊寅拔 貢卿縣 教諭

張六計

雍正

吳正　丁酉科
范汝庚　庚子科　平江縣知縣
王家　庚子科
吳周聚　甲辰科
成璇　己卯副榜　教諭
恩貢安陽訓導
吳周聚　癸巳副榜
范耕　癸巳副榜
楊　范廷才

乾隆

賈元鰲　乙丑科　錢維城　楊汝寧府教授
王彭會　己酉科
陳曰杜　己酉科
賈元鰲　壬子科
范宏謨　丁卯科
馬文英
庚子副榜
杜源　恩貢
范悔如　癸卯拔貢
賈元鰲　己酉拔貢
姜元吉　乙卯拔貢

內子科

王彭會　辛未科　吳楝南　府教授

成清　辛酉拔貢

王增　乾隆丙辰恩貢　密縣教諭

王克讓　甲子科　副榜

柳策芳　乙丑恩貢

史闢　壬申科　恩貢

金崟　丙子科　副榜

張庚　丙子科　副榜　以上恩拔副

牛垣斗

張松喬　訓導

逯握瑾
王玢鉉
原武訓導
蔣遂志
長葛訓導
薛所見
王瓚鉉
王滋德
長葛訓導

范正衡
杜芳偉
輝縣訓導
吳偉
自此億止歲貢
吳可都
侯之翰
襄城訓導
吳式南

盧君中
范培蘭
王鳳鳴
范培荷
虞城訓導
王習
李子榮
李琳
自此停止廷試

以補廩先後爲選次
蔣垣
趙敏
桐柏教諭
王基
張奇負
郭完
杜芳啓

范正耀
詹天宸
王廣
王敏
姬思恭
李鉅
陳潛
靳章
陳珀

成奕鎔
陝州學正
王永譽
林縣訓導
張嵩
王永清
李夢松
相相訓導
王世德

侯履臨　葉縣訓導
范汝楫　寶豐訓導
姬　翀
杜　玕
金　麗
馬元新　鄢陵訓導
范　頴　南召訓導
薛大範　中牟訓導
李　璧
張大定
焦秉德
盧冬暘
魯永基
王學山
逯貴臨
王歷田
以上歲貢
成進士

明

鹽運判　薛惟廣　范廷棟　路碩　張藻　趙勤　傅世鐸　朱謙　范齊賢

武進士　武舉

馮加武　王午科

封贈　趙旺　以子銳封翰林院檢討贈遍政大夫妻牛氏贈淑人閻氏銳妻

例監　柴海　李潔　范聶　谷洪　姜對

趙巖　范天成　以上例貢

蔣氏俱贈淑人　王宸
趙欽以子瀾贈承德郎妻呂氏贈安人　范巍
馮氏董氏俱贈安人　黃松年
瀾妻張進履以子三就封翰林院檢討妻盧氏俱贈安人　秦逵
選舉　康淳
　　王化
　　姬朝用
　　崔泮
　　衡州州判
　　崔泗
　　盧萬里
　　尙忠
　　姬潼
　　秦翔鳳
　　鴻臚序班
　　薛鑄
　　奉祀
　　劉夢玉

國朝

順治

武進士

武舉

范偉　甲午科

封贈

范繼仁　以子正脉贈翰

例監

薛繼隆　州同

李夢　州同

吳繪

秦尚文

秦之林

范繼美

趙維宗

馮燿

邊學

馮科

馬第

劉光舉

杭鯤

梁材

馬時新

范應詔

范應科

吳銓　乙酉科　懷慶衛千總

吳河東　戊子科　湖廣武昌衛千總

張嘉猷　丁卯科

薛遵道　己卯科

趙士佩　丁酉科

范敏學　辛酉科

秦士俊　庚午科

林院檢討妻吳氏妾劉氏正脈

生母俱贈孺人

正脈妻李氏母氏俱贈孺人

范經邦　以子之煥贈文林郎妻安氏俱贈孺人

王氏之煥妻安氏俱贈孺人

姜大明　以子參龍贈文林郎妻陳氏夏氏俱贈孺人

參龍妻馬氏贈孺人

趙維宗　以子加贈文林

范琬　同州

范玫　同州

范璜　廩監附

成琮　監附

陳王前　同州

姜勗　同州

陳大有　縣丞

范珍

姜雲翰　附監

都彬

范令模

常斌

范珥　縣丞

姜達　縣丞

張治家

范燦　縣丞

范琪

路延齡

鄭妻范氏妾武氏旭生母俱贈孺人旭妻孫氏贈孺人

喬嵩　趙體仁　州同　趙體禮　州同　焦繼煥

范正繩　以子璈贈修職郎妻李氏賀氏岳氏俱封孺人璈妻王氏繼室選舉

陳澣　州同　李恒祚　州判　王作肅　姜遇　范潛

金氏張氏俱封孺人

王遠　以子夢賚贈文林郎妻張氏贈孺人夢賚妻庾氏封孺人

陳士芳　范濶如　張標　張樹　范廷標　焦繼焜　成奕鑣　范廷地　王桓

路天錫州同
王　柄
馬公舊
趙　臨
范廷伊
薛道柱
成　漣
范廷試縣丞
范　頌

完

王永修
張子爵
吳周南
盧永立
盧永甲
朱友直
范宏志
范　誌
宋士元州同

趙體復
盧永魁
孫復烈
趙壽祺
秦永仁
王硯田
王勳
王戊
楊繼煥

張鵬
姬百堵
盧永建
范源貴
范金成
王方伯
馬允中
范宏忠
張朔

馬福旺
劉　瑄
盧鳩俊
盧福生
姬大士
范宅世
趙壽泰
姜彙吉
李義生
薛鼻民
薛永耀
武　介
馮續緒
王來許
程文選
王士吉
范廷奇
康　西

姬　鏞
范　殿詔
馮得壽
張妝業
成　浚
范玉錦
薛文恂
王居仁
李　璽

王　兢
焦遇麟
馬允符
趙　梅
趙良臣
趙月林
成鳳鳴
薛　汪
王一元

王人龍
常江
王襲基
秦永智
杜堯長
姬丙
吳方
姜忠期
姜高期

范寶謨
范蘋
姜超期
趙錫越
王城
王太初
張汝域
武全
姬盛松

王來遠
范廷儒
范碩
盧爾禮
王來顧
馮瑞
路由直
柳廷才
王斗

姬建勳
王大鶴
范振聲
馬棟
薛夢祥
馮世寶
朱士魁
薛琇
王錫元

姬一經
許世則
成冶
范星南
馮有寶
王來慶
王泰來
成澍
王潤文

馮開來
張新甲
陳文聘
崔思讓
張錡
馮三元
路庚甲
劉士震
楊道五

明

雜仕

盧聰　冀州州判

國朝

雜仕

陳大猷　汝寧府倅

陳得勝　鄭州千總

鄭澐　武陟縣把總

陳世一　正陽把總

例員

張丙

李開章

路塗

盧重華

盧國相

崔獄

王澤文

趙永葵

許爵一

王君翼

趙文炘

王體仁
薛永惠
柳　漢
范宏詰
王占鰲
吏　儒
張素清
姬鳴清
趙良田

王汝弼
秦　均
范　顒
都永明
李　廉
成麟兆
郭殿魁
趙　鰲
郭朝贊

王六明
姬百壽
王大鶴
麦師恕
董沛
張九錫
逯思文
李植
馬槐

王鎮
盧麟書
秦旺
薛容
趙綱

明

雜仕

例員

盧聰　冀州判

韋玘　韓懋　王學紳　李永康　聶繼祭

龐贊　劉志皐　程文　吳相　王劍　徐

陳建功　西華把總

王玉正　秀水巡檢

喬廷棟　廣濟縣驛丞

丁雲步　廣東思州巡檢

鄭世臣　山西武鄉縣典史

馬化龍　樂陵縣典史

趙三功　武功典史

從九品

蔣祿　宛平縣典史

徐化龍　濟寧州閘官

賈朝鳳　戶部寶泉局大使

王進孝　鉅鹿縣典史

史一太　寧波府經歷

尚天爵　正定府豐盈庫大使

郎文星　正定府司獄

高洪　洋縣典史

李向榮　茶洋驛驛丞

馬政　清苑縣巡檢

西華汎　把總

趙三功　武功縣典史

王王正　秀水縣巡檢

蔣禄　宛平縣典史

喬廷棟　廣濟縣驛丞

王進孝　鉅鹿縣典史

尚天爵　正定府豐盈庫大使

李向榮　茶洋驛驛丞

廣東惠州巡檢

徐化龍　濟寧州閘官

鄭世臣　山西武鄉縣典史

賈朝鳳　户部寶泉局大使

馬化龍　樂陵縣典史

史一太　寧波府經歷

郎文星　正定府司獄

馬政　清蒲縣巡檢

未入流

柳銓　從九品

表志學　從九品

范君衡　從九品

杜必達　從九品

范師周　未入流

秦峨　未入流

韓一敬　正八品

龐信　正九品

范君成　從九品

正九品

侯奉祿　未入流

楊桂生　從九品

詹居敬　從九品

陳廷棟　從九品

趙萬財　正九品

任九思　未入流

蔣雲鵾　正九品

崔濬

周武

高洪洋縣典史　從九品

趙永典　從九品

正九品

鄉飲附

明

秦紳

秦綬　薛珮　吳松　趙璜生員　吳自新　遂祥　張州

秦紀　張伯祿　薛璧　石定　秦雲鳳　龐宰　薛鑰　張沼

張鎔　石鑰　鄭世功　秦尚志　郜邦器　路崇道　董三友　吳振宇

秦尚義　范應節　牛應端　賈照　張珍　郭萬銀　吳自強

國朝

宋作梅生員

范尚綸生員

龐繼世　生員
崔繼善
郭養魁
趙乘珍　生員
吳鳳翔　生員
矦毓岱　生員
王國寶
王　遍　生員
張九則

王鳳鳴　貢生
范正繩
吳文錦
吳嘉遇　生員
范培昌　生員
王建業　生員
張治家　監生
范　琡　貢拔

修武縣志卷之十三

名宦

兩漢最重牧令此時文網尚疎得自展布而又賜金增秩使久於其位故循良最著舊志有職官而無名宦豈官斯土者無一遺愛之可紀歟今繙諸史傳參之聞見凡有善政可錄者咸爲立傳庶使當日撫字苦心有所表見然前人既失於編載其爲湮沒不彰者固已多矣

漢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李固表爲議郎再遷安樂太守時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尋拜尚書記名宦

宗慈字孝卿南陽安衆人舉孝廉爲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納賄賂慈棄官去後徵拜議郎

晉

紀名宦

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陽城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侯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爲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暴橫輔擊殺之累遷尚書郎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官至刺史太子中庶子

唐

杜其大中間爲修武令于縣西北開新河自六貞山下合黃丹泉水南流入吳澤陂

宋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爲稅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程總四萬餘石光庭爭之得減萬餘石

元

溫惠歷至元二十四年爲修武尹三載政治多可稱者

李鐸字振文濟南人大德甲辰任修邑主簿以清謹聞祀名宦

閻珪字用之晉寧人大德間任修武尹祀名宦

明

萬士傑直隸人洪武五年知修武縣建公廨修廟學撫綏得宜士民感服

孫敬叔嘉興人永樂中知修武縣以俗尚勁悍乃崇教化勸農桑政教大行

岑宗元榮昌人舉人正德戊寅間知修武縣有惠政祀名宦

吳理徽州人隆慶元年知修武縣操守廉潔政尚嚴肅豪強爲之斂跡

李可愛沙河人舉人隆慶三年知修武縣修城不煩民力咸愛戴之

趙可學任縣人萬歷十二年知修武縣才敏而勤案無留牘邑人立祠奉之

朱政紹興人以選貢知修武縣改小丹河于城南

王時春東莞人十三年知修武縣器宇寬和爲政不擾士民愛之

邵炯安州人舉人十八年知修武縣清地糧實戶口行條鞭法士民便之遇歲饑炯招撫流亡給籽種開懇荒蕪邑中世有起色時有邵寬民安邵好民飽之謠

楊楠字念齋萬曆三十八年知修武縣時值連歲饑饉楠三請救荒至請自罷斥以答天譴乃得請全活甚衆甲寅春福藩之國所至騷擾楠處置得宜境獨帖然性仁慈民欠糧者不忍加鞭朴竟以缺額奪俸後陞霍州知州

滕之俊全州人舉人四十三年知修武縣郵民禮士擴路建坊甚有循聲

劉思捷湖廣人舉人四十四年知修武縣性慈祥愛民如子每笞杖必爲泣下

徐應台四川人舉人崇禎十年知修武縣爲治明敏決訟如流

鄭之縉延安人十二年知修武縣惻惻無華威愛並著

范士偉長子人舉人十三年知修武縣實心爲治積勞成疾士民咸悼惜之

華廷獻無錫人舉人十四年知修武縣勤于撫字愛民如子時值大荒民相食督撫催漕方急廷獻力陳災傷四請蠲恤言皆痛切無所顧忌讀其辭者莫不流涕

劉光斗夏縣人舉人十五年知修武縣在任二年請除荒開屯田歲饑活千餘人建奎樓改學路

壬午鄉試中式者三人流賊入懷聞其賢欲官之不屈

國朝

胡經芳三河人舉人順治九年知修武縣爲政安靜以誠感民在任四年陞南城兵馬使

高夢說費縣人副榜十一年任修武縣丞廉靜勤恵兌糧支兵甚有幹濟上下交賴四署邑篆陞

成都府同知

卜永昇安東進士十四年由郟縣補修武令勤于撫字民逃而歸業者數百家堂刻左右箴以自警諭絕餽遺日用儉薄一如寒素

張德建山東人十八年知修武縣才識敏達勇于任事百務釐飭境內大治

仇鳳翀山西曲沃人進士康熙四年知修武縣操守清介以德化民尤留心學校雖謹嚴不容私謁而喜接賢士耆民詢以民瘼未三載丁內艱歸

張壽孫華亭人舉人八年知修武縣性嗜書尤工書法臨池染翰饒有風致任修數載以廉靜著聲

宋師祁直隸棗強人進士十三年知修武縣爲政寬平而馭吏甚嚴猾胥斂手民甚德之

李啓泰江西南昌人舉人二十年知修武縣兼介清果勤于治事修學宮置社學有古循良風秩滿陞戶部員外

天有景星卿雲地有醴泉芝艸人爭先睹之以
爲快惟人亦然賢人君子風流已遠而追述往
事邈其遺徽莫不景仰靡窮況生同里者乎修
邑負行山之秀挹沁泳之波鍾奇毓異賢哲挺
生自漢魏以來代不乏人搜羅遺軼導揚盛規
雖其人操尚不一顯晦殊途要皆足以垂之不
朽爲閭里光云

周

嬴氏晉陽處父過甯嬴氏悅而從之至溫而返其
妻曰子得所求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
而悅之聞其語而惡之吾恐未獲其利而及其
難期年有貲季之難陽子免焉

漢

衛颯字子產家貧好學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建
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
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頗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

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合浦濱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月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稱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勅以桂陽太守歸家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

張導字景明建武中爲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導按地圖原其逆順發其表裡修防排通以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甚賴之勒碑紀功

張範字公儀延之子也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不受性恬靜樂道忽于榮利徵命無所就曹操平冀州遣使迎範以疾留彭城遣弟承詣操操

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載爲山東賊
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
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哉之
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操自荆州
還範見于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
範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子參
文帝時爲郎中
張承字公先祖歆字敬讓桓帝時仕至司徒父延
仕至太尉承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

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
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
朝之謀戰忻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
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
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
行歸家與兄範避地揚州袁術問曰孤以土地
之廣士民之衆欲徵福齊桓擬迹漢高何如承
對曰在德不在強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
由匹夫之資而興伯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

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永去之後以丞相參軍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于郡仕晉至中護軍與鼻楊俊同遇害

蔡湛光和四年爲棗城令有德政邑人立碑頌之歐陽修采入集古錄

晉

向雄字茂伯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衰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于時殿下雖明而捐之中埜爲將來仁賢立法立于上教宛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

資不亦惜乎帝甚恰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于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大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荀晞字道將世爲名族范陽王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破鄴東海王越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爲柵以自固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車示

以禍福柔衆大震棄柵宵遁晞陌其九壘遂定
鄴而還又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于河北
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都督
青兗諸軍事晞練于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
人不敢欺其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
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固欲之乃以爲都護後
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明日詣請救不聽既而素
服哭之流涕曰殺鄉舊充州刺史吳弟者苟道
將也東海王越引爲青州刺史越後聽潘滔之

言遂與晞有隙越薨詔晞爲大都督青徐兗豫
荆揚六州諸軍事晞以寇難交至表請遷都俄
而京城陷豫章王端東奔晞晞尊端爲皇太子
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錄尚書晞尋
爲石勒所殺弟純亦遇害

南北朝

向靖字奉仁與宋武帝有舊從平京城恭建武軍
事進平建業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
固討盧循所在著績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

中竝見任使永初間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
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于官立身儉約不
營室宇無園田商賈之業時人稱之
向柳字玄季靖之子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
袁汝司空徐湛之揚州刺史顏峻皆與友善及
峻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范璩誡柳曰
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
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
柳因義宣事繫獄屢密請峻求救孝武嘗與峻

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張攀事慕容垂爲御史中丞進兵部尚書以清才
見稱
張蒲字玄則攀之子少有父風仕慕容寶爲尚書
左丞道武定中山寶官司叙用多降品職帝既
素聞蒲名仍拜尚書左丞明元即位爲內都大
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太常初翟
猛雀驅逼吏民入白澗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
州刺史往討之蒲曰民從猛雀非樂亂也凶威

疆服之耳不如先遣詔之民必從奏聞太宗
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猛省百
餘人奔逃蒲追斬自送京師後改壽張子太武
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以為相州刺
史扶弱抑强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于官吏人
為稱肯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

張昭蒲子有志操以功臣子為太學生襲父爵以
功進爵修武侯延和二年出為幽州刺史時幽
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竭民多菜色昭請吏民曰
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
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
熟在任三年卒子昶襲爵蒸天

張靈符昭次子仕元魏為甲書博士和平中咸陽
民趙昌作亂百姓騷然靈符宣慰之民乃復
業後遷中書侍郎賜爵曾昌曰國子延平中使南豫
州觀察風俗太和四年除廣平太守遷尚書左
丞轉刺齊州以善政稱

唐

韓仲卿愈之父武昌令有美政去縣人刻石頌德

終秘書郎贈尚書右僕射

韓少卿愈之叔父慷慨重義諸死于節義

韓弁雲卿子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尚秘書省校書郎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即塞上與之盟其五月吐蕃不肯盟弁遇害李觀有弔韓君詩中文

孫泰少師皇甫湜守操有古風嫉病以二女托之曰吾長女損一目汝可娶其次姨卒泰乃娶其長或詰之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咸服之嘗置別墅用錢二百緡僦僧其人他徙于時有老嫗嘗事姑於此子孫不肖今痛哭泰詰之曰老婦嘗事姑於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惻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駐此也且命爾子掌之

書訖而去子展進士及第

衛審符字表節伺儻有機鈐便弓馬歷官懷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檢討司空唐州刺史

御史大夫上柱國食邑三百戶追授蔡州刺史
所在皆有能名

宋

蘇立字挺之幼有遠志讀書不治家產初詣軍門
上策授宿州尉歷遷太子中舍改供備庫副使
知威勝軍事繼典嵐莫石鳳夔五州遷騏驥副
使同提點荆湖路刑獄

元

逯魯曾字善正性剛介通經術中天歷二年進士

第授翰林院編修辟御史臺掾掌機密監察御
史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實封于大夫前
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
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除太常博士拜監察
御史劾去答失海牙等八人皆伯顏之黨朝廷
肅然除樞密院都事上言前伯顏專殺其黨利
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
其身不得藉其妻女從之至正十二年丞相脫
脫討徐州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爲

軍曾曾以禮部郎中超遷淮南宣慰使領征討
事遣其募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平繼使領所
部軍討淮東卒于軍

陳士安字良佐幼頴悟強記有遠識器度廓如讀
書主踐履不以口舌勝人爲沐州酒稅副使尋
改進義副尉河間鹽司卒子維德官至監察御
史知河間府

薛澍字時卿博極羣書好講求性命之旨擢元貞
丙申進士授承務郎主事歷陞榷茶都轉運使
吏部尚書兼五部事父祖俱封河東郡侯長子
秉貞知興州兼知經筵事次子秉庸任濟南府
司獄

李天祐字時佐以軍功累遷武畧將軍貌甚秀偉
寬宏英斷有古名將風

明

劉幹字孟貞洪武癸酉舉於鄉爲長洲縣丞清廉
仁恕民信愛之比卒如失父母貧不能歸民爲
買舟資送留衣冠葬于虎丘山側立石表其上

曰劉公墩歲時致祭

王鐸字雪屋美儀狀顏悟絶倫博通經史舉洪武丙子孝廉累官金華太守廳如剔弊如神百姓繪圖祀之子愈懋皆進士

王愈字希賢疏通警敏讀書竝下五行擢永樂戊戌進士爲侍御史剛直不避權貴勃總戎冒功受賕觸忤當事死于諫

王懋字希昭愈之弟儀狀魁整識器宏遠擢永樂甲辰進士補江南通州判州多豪賈以販私塩爲業結檻連檣官軍不敢捕朝命侍郎何文淵理其事淵至悉委之懋懋擒其尤者置于法餘皆屏跡擢山東海豐令專務德化民詣闕請留九年以治行卓異入覲詔賜錦衣一襲楮幣五百緡宴于容臺仍褒以霊書官至陝西西安知府祀鄉賢

王璘字文瑛懋之子讀書日記數千言尤精于易觔擢天順庚辰進士除刑部郎陞江南安慶府知府有表疏食不減寒素及歸留閉户教授庶

造就者甚衆當事力薦不起嘉陽威寧伯王公

越曾執經門下

姜部字宗武天順壬午舉於鄉任撫寧知縣陞蔚州知州所至著賢聲進階中順大夫致仕祀鄉賢

范繼仁字助寰以明經授九江府通判攝德化瑞昌星子三邑篆以廉能稱歸里立義田義學睦其族黨祀鄉賢

詹起元字玉峯由明經考授州判不樂仕進閉户教授足跡不至公庭

國朝

馮杞字正明由明經任嶧縣令多惠政祀鄉賢

姜豢龍字雲從部五世孫兄躍龍字霖海善屬文辛卯貢性好泉石不樂仕進豢龍從之學無異

嚴師戊子舉於鄉除山東泗水縣知縣多惠政陞雲南路南州知州因病返里卒泗人聞之相率來哭至不忍去

成觀光字賓王少孤事母以孝聞順治丙戌進士

除清源令有惠政擢刑部主事祀鄉賢

趙旭字用九康熙丙辰進士授直隸豐縣知縣兼
潔持已靜以安民擢廣西道監察御史祀鄉賢
趙敏字健行號帝簡監察御史旭之子敏生而頴
異讀書過目不忘弱冠食餼於庠益肆力于學
博通經史貫穿諸子百家下筆千言立就屢試
不售後以貢授羅山學博以師道自任立條教
甚嚴與士子朝夕講論娓娓不倦復取其秀傑
者讀書廈舍中置田二百畝資其膏火一時學

校相慶得人爭自濯磨丁母憂歸服闋後補桐
梧學引年致仕有別墅在寨裡邨蒔花植果足
跡不入城市歲時伏臘親友過從飲酒賦詩陶
然自得年八十餘卒

范琡字璋八號廣園孝友性成攻苦力學少有名
譽康熙戊寅以選貢授汝州郟縣學博時有劉
生諱斯和者家貧琡愛其才令其就學署中讀
書資以膏火且時周其家劉後登進士選庶常
人皆服其藻鑑與兄珥和好白首無間

范楷字端直號行巖幼篤志於學朝夕忘倦康熙
壬午登賢書雍正庚戌除瀘州同知州屬有瀘
涸地山路險要往來甚艱楷出積俸命鑿石
開道約百餘丈至今土人稱之爲范公路未期
年卒於官扶柩歸里士民洒淚而送者數千人
吳周聚字十友號義僕一號天門性嗜學家雖貧
攻苦不輟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癸巳科中本
省副榜甲辰科登順天賢書生平非孔曾思孟
之書不敢讀非周程張朱之言不敢遵訓誨生

徒必以端品立志爲要且性孝友事父母色養
備至敬兄長友于情深至父母歿喪葬之禮悉
準古道不作鼓樂不筵賓客一以哀痛迫切爲
主更樂於獎就人善兩舉節孝一表義士爲前
輩王路兩先生作合傳金生作奇男子傳解經
義作五十學易論三以天下讓與利字辨尚論
古人因方正學先生楊椒山先生節烈有讀史
偶感論欲正人心扶世道有崇德報功以一民
志論完形論年老潛玩周易有集諸說錄其他

制義文詞序說雜咏不可勝紀一生所爲無非崇醇樸黜浮華是即禮所謂返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年至八十二而終

貢元輦字殿先號訪陶幼而聰慧異人讀書不求甚解過目成誦弱冠補博士弟子試輒冠軍家貧苦無書每遊歷四方親友處借披閱乙丑登進士第除汝寧府教授整飭學宮訓廸士子甚有方聲宮相慶得人士爭自奮勵以疾卒于任

王夢賚字相樞號醒齋幼聰慧沉靜不好嬉戲甲午領鄉薦主司深器重之自是益刻意苦學淹貫經史丁未赴禮闈以明通補項城學博勸課諸生講論不輟未幾以母喪去任服闋謁選由本科授高台縣令調婺川縣婺荒裔地山險人稀民愿俗悍素稱難治夢賚強幹有吏才遇豪滑一懲以法不少貸于良善則又加意撫綏茫任五載甚有能聲以積勞成疾解組歸里居惟以課子姪讀書爲事閭與至戚交好文酒相娛爲田園樂年六十有五卒

部建元字長萬號次瑾七歲失特家徒壁立無以
自存賴嫡母撫育茶苦備嘗初元父臨終遺命
曰[illegible]卡病惟不讀書乃眞病耳元奮志讀書
雖[illegible]冬祁暑不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癸巳登
賢[illegible]書試禮闈不售時以未竟先志爲憾性素
剛正有奇氣每遇公義所激常奮不顧身邑人
[illegible]而卒

洪武初遷修卜塋于邑城之南後子姓繁衍墳
地隘有議折墳者武聞之愕然曰此墳今日一
拆後世子孫必有不識祖宗墳墓者且枝漸遠
派漸別勢將等骨肉若路人何弗就舊塋而拓
之墳之前後左右皆武地爰增入十餘畝及議
地價不受族人勒石誌其事迄今范氏世世生
相依死不相離皆感其盛德云

范正脉字介子繼仁仲子童時即工詩著卯草爲
王中丞子房　坐所重長不盈五尺雙眸射口

順治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以僦岸出爲
戶部主事旋出爲長蘆運同遷兩浙鹽運使未
任卒公嗜學如飴非異書不讀非異人不交著
有學觀堂五雲館涼駕集讀騷齋煙雲過眼亭

諸刻行世祀鄉賢此傳新誌遺
編今補入

修武縣志卷之十四

儒林

列史有儒林郡縣志不多見蓋奇才間世一出一邑偏小不能皆有也韓文公一代大儒上承孔孟下啓濂洛此眞應運而出爲千古不朽之人豈特閭里光哉予故獨立一門所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其文則取新唐書本傳而附以朱子行略攷賢者出處皆宜紀載不厭其詳也

韓愈字退之七世祖茂有功于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勒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訊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慰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攷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錡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錡詬語嚚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

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特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詆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設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名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

殺田宅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逆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軍所共聞也衆曰宅正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據鞍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

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也廷奏曰郎出
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奏不
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宰相李逢
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
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
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
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
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
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
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
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少謝遣凡內外親若交
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
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
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
成一家言其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
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
端置辭要爲不踰繩墨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
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効之遠

愈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于時貴臣裴度與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窳鞮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刻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卻孤矯拂諭末皇皇于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之隨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嘖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詬笑詆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尤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朱子韓文公行略考今以李翺所撰行狀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于本傳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于集者不復載云新史本傳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嘗自稱昌黎李翺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氏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攷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宇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頹當元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堵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潛可馬休之入後魏爲元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

州刺史頴生揔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頴當裔孫寔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頴川生可空稜後徙安定武安王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矦者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駿駿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頴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襲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襲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歟以堵陽爲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寔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令德之名而直以爲不可攷今固不得而據也陸方叔卿增攷引董逌說以爲鞏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于尋枝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州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壻之

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
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其
說獨爲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渥
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
昌黎之韓異派而每詑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
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
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耶然設使公派
果出昌黎也則其去堵陽以歷數世其後又屢
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爲
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
以爲公生于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
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
陽之爲河內修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
訣斷可識矣新史會卒嫂鄭鞠之李漢序云先生生于大
官嶺表會卒嫂鄭氏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
歷三年戊申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
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大宗
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兄誤矣舊史大歷十

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生元載貶官柳宗
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
詼會既卒公携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
復避地于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
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詩
新史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
六經百家學行狀云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墓
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
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于江之南始專專於

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
在就食江南時也新史擢進士第貞元三年丙
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
答崔立之書五年已已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
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皡序
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
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
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蓋史
元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

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鋭意鑽仰而自振于一
代洎舉進士投文于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
名譽由是知名是年有詔公卿舉極言讜論見
宏辭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
士攻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攻此議當繫十一年試
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
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
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
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
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
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
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爲此年六月誤
矣新史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
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
度使張建封封辟府推官攝行堅正鯁言無所
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
受命遂行韓愈實從之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

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由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耶亦不應如是之緩也今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爲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爲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爲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爲正持正狂躁其改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

非矣洪譜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越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亦在十四年戊寅公在
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齊碑十五年己卯董
晉行狀云三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
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汴州亂愈家在
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孟
津渡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居之于符離雖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
爲節度推官試協力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
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
流詩答李翺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
有諫擊毬書賀白兎狀徐泗亳節度掌書記廳
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
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于洛陽見孟東野書及
題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
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
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直率無所畏避豈竟以
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已亦不能容耶公既去徐

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三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新史調四門博士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荐庾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屬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卽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卽窮絕壑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墓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書旋士丐墓誌馬棗行狀新史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薦落哭楊兵曹陸歙州傷詩及與

卿京給事中許裕議論權停選舉狀苗氏墓誌
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
受御史之命許令入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益公
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
矣寔錄于實誌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
長此又不可曉也方攷唐制凡居官以四攷爲
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而復遷行
狀墓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
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贊于李實似若不得已
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猶在
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
以攷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終恐不至于蹔寔
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
李實韋執誼輩耳公益未免于屑身以伸道也
然公天早人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其修實錄又
于實一辭不怨獨於此書詆牾如此又公年十
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在貞元十九年寔
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

至言之其事事合也併志所疑以俟知者洪譜
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
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
如是詩見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爲幸臣
所讒貶連州陽山令疏言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
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官市
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
兩事也今攷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序述甚
詳而行狀但云爲幸臣所惡由宰陽山神道碑
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爲
論官市明矣今公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
詩正合況劉湜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官市
數千言而狀及碑志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
謂爲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
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
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僨之落竄雙又
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災猶畏
彈射斥逐恣欺誑是益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

折矣德宗晚年遠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
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
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
熾雖得赦宥常恐猶是其爲叔文等所排豈不
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于上疏耳洪兼宮市
旱饑兩事言之而又不攻韋王始末故爲申及
之洪譜又云以公詩攻之益以十九年冬末貶
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
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
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冊序答竇存亮書
王弘中燕喜亭記新史改江陵法曹參軍洪譜
及歷官記云二十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
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遷者盡
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
追回愈爲觀察使張功曹詩及張蜀墓誌河南
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蜀墓誌河南
埃命于郴州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
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兩及郴州諸詩自郴至

衡有合江亭及郴州文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貶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琯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夷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八年則其箴盖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辯盖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爲御史時也新史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郡三歲爲正洪譜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即位之踰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詩出遊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簟答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志二年丁亥春公爲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

兄俞卒開封尉愈千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帑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爲辭而求去耳

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酧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序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二年戊子改眞博士見行狀有酧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爲博士五年方爲河南令未嘗爲洛陽令也新史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洪譜云四年巳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方攷云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曹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諸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分判祠

部曰與宦者爲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
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
有遊嵩洛諸題名送李翺矦參謀和盧刀錢嶽
與實韋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
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兆韋夫
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
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
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
署吏俟令其發留守尹大恐懼遽相禁有使還

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
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啓
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
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辨明日力求去見
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于留守及
尹故軍士莫敢犯禁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
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
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揚之梁河南令令池
臺諸詩張圓墓碣盧殷墓誌新史選職方員外

郎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洪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温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酧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讐狀盧丞房武畢坰墓誌新史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爲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於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繼言三爲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六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名至四年春尚爲博士首尾已

四年矣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邁而爲二其爲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爲爲是今按上句言暫爲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爲言恐當作年爲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于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爲此論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爲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寔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新史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

氏田氏虞禪部郎神道神李虛中董溪
息[illegible]入墓誌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爲
攻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攻功
知制誥是年有元徽之書田宅正書送張道士
序　　神道禪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
十[illegible]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
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
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于取
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繁
于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
卒竄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
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寔此言
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
是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蓋田緜丞廳記獨孤
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禪洪譜云十一年丙
申正月丙戌以攻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子行狀
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

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户部侍郎制一首耳今按行狀通鑑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果在六月之後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于五月之下行狀叙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正洪譜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斗書後記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

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
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
丞相居于偃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
說都統宏宏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糒卒
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卒老弱且不過千
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
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
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蔡
州既平布衣栢者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
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
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
之公口占爲書使栢者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
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
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
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
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
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
年有送殷修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

酬唱諸詩城秋郎城夜會聯句爲刑部時有舉
薦被自代狀十二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
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
權德輿碑新史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玉公士庶奔走膜唄王爲
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
表極諫帝大怒特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
曰愈言狙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
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
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
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
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
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特示宰相
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儻乃
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
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羊一豕一投溪水而

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草疏出宿爲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鎛程异也公之被謫便郎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灌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六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方放乃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爲順流而自廣至惠自惠至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爲是但與大顛第一

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
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說閱之可也洪譜又云公
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埃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
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
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酎張使君惠書
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
十八洛柳州食蝦蟆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
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
表是年七月巳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巳巳

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新史名拜國子祭酒
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公以今
年春到袁途中有酧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
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即位賀
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色表舉韓泰自代狀
滁王閣記九月名拜國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
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
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爲
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復爲祭酒始復其舊也自

袁趨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岡老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録云蕭頴士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緘以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居巢二詩至衆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黄家賊事宜狀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姪孫渭祭文墓誌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名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比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曰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新史轉兵部
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右
舉韋顗自代狀李郘張徹祭文李郘鄭羣薛戎
墓誌今按方氏贈攷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
秋新史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
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
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
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
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

天子以公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
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繫朱滔血衣猶
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
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爲順利害
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
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
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
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
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

也衆曰宏正刻敎此軍不安愈曰然衙曹等出公又歲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奏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奏何所爲愈曰神策大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奏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奏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鎭州亂殺田宏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爲鎭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牛元翼爲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敕廷湊詔愈宣撫歸而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于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謂故鎭師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鎭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同紇名先生禍福譬引虎嚙臂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今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

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
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
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
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
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
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
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
郟州谿堂詩實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
黃陵廟碑新史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
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
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
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
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
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爲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赦放臺參後不得爲例十月
癸巳爲兵部侍郎庚子爲吏部侍郎行狀云改
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焚
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

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且夕且相牢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曰復爲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爲兵部侍郎全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二利利取才則勢路絶今拨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事二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

洪譜云公爲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爲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帑文并李于女帑墓誌韓宏碑論孔戡致仕狀新史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洪譜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戡墓誌是年公没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于靖安里

第公屬纊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疎虞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于何而足且獲終于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爲遊溪詩唱咏多慷慨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游溪詩郎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

曰公有曠達識死生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于生死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荒陋晝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某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爲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爲然也新史愈性明銳不苟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少勤道凡

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孤女而卹其家
鄭衮爲期服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
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
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人服
其詞墓誌云公洞朗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
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
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訪笑憚歌使皆醉義急
歸鳴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
憚弱悉撫之一新以仁使男有家女有從不啻
于已生交于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庀其家
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
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詬語
以爲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
食今存者已多矣新史疑言文章自漢司馬相
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
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
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
佑六經云至它又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

著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漼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于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固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歟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鳴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今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之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言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

若有所見者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于前人之言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爲以是而傳者果何事耶某今拔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爲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衆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爲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爲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爲無理蓋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骸之韓公于道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具于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于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于內其志常極于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于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輕重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舉正爲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于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

夫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眞者寔之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爲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爲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匹夫匹婦之愚何知詩書之澤然其至性激發能人所不能雖士君子何以尚之至于任恤睦婣孜孜不倦庶幾或三代之風去人未遠廼知人性皆善今古無殊誘掖奬勸使比戶可封有司責者矣

南北朝

文門愛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門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元

張宏毅世居待王鎮西元毅生廉廉生仁仁生恭恭生開開生國用國用生淳淳生友雷累世同居長幼敦睦財無私蓄家有連理槐生焉詔旌其閭

明

員思忠以篤孝稱詔表其門

王忠　周公直　辑文秀　朱成時大饑各出米麥豆一千一百五十石輸官賑濟有司奏聞賜敕褒奬

馬恂庠生少失恃事母田氏至孝母病祝天願以身代病獲安母復患癰恂吮癰注藥癰亦平及母卒廬墓三年時有雙白鳩巢于樹鄉人以爲孝感

王三聘庠生少失恃事繼母最孝閭里貧不能讀者資館穀之費成就多人衆感其德

薛復亨苦志力學母郭氏疾醫藥不効復亨祝神願以身代母壽十年是夕母感異夢漸思飲食遂愈尋復亨卒果先母十年

趙二小母封氏患風疾侍湯藥惟謹母卒廬墓三年

薛文濟正統五年出米麥一千一百石賑饑民朝廷褒以勅書

路坦然字人路崇正子正午舉于鄉事繼母王孝與兄洁然同居共爨友愛無間撫諸侄如子少讓

悟讀書過目不忘

國朝

李之漢庠生豁達尚氣節　國初大行山中多盜

漢部勒邑子弟爲兵保護鄉里甚有紀律羣盜

相戒勿犯李君境他日歉出爲賊所害

侯殿邦庠生幼孤母病日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

年

李自强無子嘗娶一女爲妾及入門見女年甫及

笄乃慨然曰子之有無命也吾年已老大此女

何以終乎遂籍其家不索原券又見清河靈泉

行人涉水高士傳載資建橋二座往來稱便

高定壽母病割股進愈母元從救不逮舒刃幸致

王士元庠生嘗遭賊苦母元從救不逮舒刃幸致

其母還

范國興當　國初土冦發興糾集鄉眾登城方守

禦有司給扁旌奬

高應雷秉性醇謹事親至孝人稱爲長者

范正綱字中何天性孝友撫切弟曲盡恩意元妤

喜樂施康熙四十七年屢歲荒歉煮粥賑濟全活甚衆

趙文宗性好善于縣西十里許出貲起茶棚暑月施茶又自分年老恐不能久遂於其地建吕祖廟置地數畝招道士焚修其中以爲永遠計

李之焜庠生其子夢中年無子買妾馮氏馮入門哭泣不已焜問故對曰妾有老姑妾來無人奉養故悲耳焜惻然曰此孝婦也即日遣歸原金四十殤夢勿取償

吳周郁字文軒天性醇厚持身方正少貪事父母色養備至與其弟周聚甚相友愛一切門戶事皆身任之俾弟得肆力於學周聚亦克承兄志奮登賢書居鄉恂恂與物無忤見人爲善樂爲勸勉或有失必婉言規正里中化其德皆稱爲長者

范繼武字靖寰度量豁達尤篤宗誼其先洪洞人洪武初遷修卜塋于邑城之南後子姓繁衍墳地隘有議拆貴者武聞之愕然曰此墳今日一

折後世子孫必有不識祖宗墳墓者且枝漸遠派漸別勢將等骨肉若路人何弗就舊塋而拓之墳之前后左右皆武地爰增入十餘畝及議地價不受族人勒石誌其事

范珥字漢珍太學生候選縣佐家素豐好善樂施里中有義舉有告必應捨棺木施綿衣歲以為常康熙四十七八兩年饑饉頻仍珥施粮三月有餘窮民賴以全活者甚衆五十三年及五十八年歲復凶珥俱施粥賑濟邑有平政橋歲久傾圮珥慨然捐貲獨力興造未竟而卒時修關帝廟功亦未竣其子源貴成之費鏹四百餘金

薛道柱太學生性慷慨好義樂施雍正十年捐屋數間入普濟堂總督王旌其門

梁淇字衛北性誠朴自幼失怙恃事祖母純孝稱于族黨居家嚴肅課子孫讀書不預戶外事與人恂恂和易無競乾隆十九年公舉耆賓旌卒

壽八十一

邱緣孔字宗聖郡庠生父為圖與弟象圖肖圖似

圖友愛無間父沒後叔父省圖亦死象圖分爨各居而緣孔遵守父志與叔父似圖仍相依共爨至今四世同居一門孝友專心研讀跬步不離鄉井載中州彰善錄

范宏謨字儆三丁卯科舉人輕財好施邑中有崔姓者家貧輟學謨憐其才招與其子共學飲食筆墨謨皆資焉後崔蔑入邑庠又有四川防司尤某赴京路經覃懷患病於旅舍饔飧莫繼時謨應院試偶與同寓慨然爲延醫調治試畢携歸居數月始痊復資其道里費

王蘭父病醫藥不效蘭割股以進疾旋愈

文苑

自結繩易爲書契而文運之昌遂如日月經天六經之書闡發天人性命之奥旨講論帝德王道之大猷茲無論已下至專門命家之業方其冥心孤詣雷霆過于前而不知饑寒迫于內而罔顧故能揮霍八紘涵蓋千古騰實飛聲非苟焉也修武有南陽公以文起八代之衰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後作者寥寥豈湮沒不彰者多歟抑好學深思之不逮古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山川秀氣今古不殊我願學者勉之矣

唐

韓紳卿愈之叔父涇陽令嘗爲揚州錄事參軍工古文而能官

韓雲卿禮部郎中當大歷世文詞獨行中朝侄愈及李翺皆推重之

韓會仲卿子愈之伯兄第進士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時號爲四夔之一官至起居郎中書舍人

韓昶字之愈之子好文字出言成文爲文學業

宗師二十五及第試充文館較書郎襄州從事高陵尉集賢殿校理遷度支監察拜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牛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旋拜秘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除刑

明

駕檢校禮部郎中

周佑字助也自幼刻苦爲文名譽籍甚擢萬歷戊戌成進士出宰山西孝義縣時開府某與佑有風憾遂投劾歸里居益潛遂于學四方以文請者踵相錯所著有懶寄亭平雲山房等集行世

王玉鉉字太阿少嗜學文譽籍甚萬歷丙午鄉試第一爲文高古雅建有信陽北地之風所著清水篇行世

張三就號竹林孝友博學中崇禎辛未進士初任朝城多惠政報最調聊城攝濮州范縣各建祠祀擢兵部主事著琅玕館集讞牘焚餘政畧諸書十卷行世

遂某字光古貫通經史隱德弗仕有清華集車軸

集方外集行于世

王賓王字太之號句湖孝友敦睦中巳卯副榜購書萬卷所著有浮圖集句湖集水明樓集

國朝

范正宗字晴麗拔貢幼與弟正脉共筆硯著又希齋古近體晚年學益篤詩益工復著有金丹詩病餘草行世

范正脉字介子繼仁仲子童時即工詩著卯草爲王中丞漢所重長不盈五尺雙眸炯然順治巳丑擢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以傲岸改戶部主事出爲長蘆運同遷兩浙鹽運使未任卒正脉嗜學遇異書必手自抄讀喜結交知名士視俗物蔑如也所著有學觀堂五雲館涼駕集讀騷齋煙雲過眼亭諸刻行世祀鄉賢

范令譽字公永幼而嗜學博極群書康熙巳丑中進士選庶吉士工於制藝爲士林冠冕

李夢松字蔭岐髫齡出就外傅即通目成誦一時先生長者咸目爲神童稍長勤學好問博聞度

記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性孝友尤愛
詩歌平居動履必謹辨晰必精邑之士皆樂與
遊焉所著有新增等韻初學訓蒙草訂正喪禮
儀節韻學指掌圖等書皆足爲後學法由明經
任桐栢縣訓導甫抵任遽卒時年七十有五

茆廷選字舜舉郡庠生賦性仁厚家素豐好施予
遇里族婚葬事有不給者輒出資助之他如給
綿衣以保貧寒修橋路以便行旅凡邑中義舉
皆身先爲倡乾隆十九年舉鄉飲介賓名上而
未及舉行年八十有三卒先嚢於嗣至年六十

八始舉子天成猶及見其成立迄今孫輩繁昌
人咸稱爲善之報

修武縣志卷之十六

方技

諸史俱有方技佛老與醫卜之流並載決禍福如著蔡定死生于呼吸靈奇變幻難以理喻然天地之大何所蔑有固不得拘虛之見謂之必無也後之作志者多岐而二之或分爲方技仙釋或爲藝術佛老舊志有方技一卷載方外數人他無所表見今仍之

上古

寧封子　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之以教封子封子封子續火自燒隨煙上下人視爐中猶有骨葬太行山間

虞

瑕丘仲賣藥于寧百餘年一日地震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壞仲死里人棄仲屍于水中收其藥賣之少頃仲披蓑而至里人惶懼謝罪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耳後復至寧世間

仙人

唐

韓湘字清夫愈姪嘗勸之學湘曰所學非公所知作詩以見志中有能開頃刻花之句愈曰子能奪造化耶即取盆覆土須臾花開葉上有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不解曰久之自驗後愈貶潮陽道阻雪湘來謂曰公忘昔日花間之句乎訊其地藍關也遂足成詩以貽之今縣北有墓　陳繼儒有辯見後

稠禪師法能伏虎今北山解虎坪其遺跡也

金

劉海蟾名操字宗城燕山人仕至宰相遇純陽授以丹書遁迹於終南太行之間有入道歌邱長春書之今石刻在馬村坊村

元

邱處機字通密山東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嘗寓居修武縣清眞觀研精玄學世祖召見每言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欲世祖然其言命左右書之時興兵踐躪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

鋒鏑無所逃命處機使其徒持牒招之由是爲
人奴者得復爲良民濱死而得更生者無慮數
萬人

馬珏字元寶號丹陽子寧海富人也因遇王重陽
食瓜異其自蒂起因與之遊後授以丹訣五篇
譚處機字通正號長眞子寧海人中年患風痺重
陽每旦以盥餘與之沐久而疾愈授以丹訣
劉處元字通妙號長生子武官人師重陽金主名
問對曰寡嗜欲則身安薄賦斂則國泰金主悅

一日鳴鼓集衆告以去期乃曲肱而逝
郝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雖師重陽而志
不苦厲長眞輩共激之至岐山遇一人授以金
丹口訣遂遊燕趙間能御風出沒不知所終
王處一字玉陽號全陽子寧海人居太行閒世宗
聞其名召對嫉者鴆之處一入水水涸不死以
上六眞人皆寓居太行山後因名其鄉

流寓

高人達士蠖屐所至後之人恒佽述以爲美談凡一石一木亦必誌之曰此某所吟咏也此某所賞玩也所謂地以人傳不信然歟然必山川秀美風土醇厚可以遊處斯足栖遲其杖履爾修有百家巖勢連重宴居凌太虛書閣高懸寒玉亂瀉明李濂謂太行穠秀以此爲冠唐稠禪師卓錫之所也伯倫酣酒臺叔夜煅竈皆在焉遡爭土之元風緬醉鄉之逸致塵世浮名漠如氷釋古人可作拂衣從之矣

周

管夷吾潁上人嘗以貧困隱修武姚賈曰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南陽之儈幽魯之俊而覇修武南陽也

晉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少負奇才寬簡有大量土木形骸不事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真自然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善談老莊尤好神

仙服鞋之稱
大尚居山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任達不拘與籍爲竹林之遊

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咸以竿掛大布犢鼻

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

散騎侍郎時荀勗善解音聲世祖令依典制正

雅樂自謂無不諧韻而咸謂之不調勗忌之乃

因事出爲始平太守後一田父耕于野得周玉

尺勗試以較已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

黍于是服阮神識云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

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善後遇阮籍爲竹林

之遊晉武帝時爲吏部尚書甄拔人物各爲題

目時稱山公啓事濤飲酒至八斗不醉帝欲試

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

止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

知嘗注莊子內外十篇發明奇趣讀者莫不超

然心悟與嵇康善康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恢若無人又其呂安灌園于山陽康沒作思舊賦仕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王戎字濬沖瑯琊臨沂人幼而穎悟神采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累遷侍中司徒戎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嘗其要會常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飲于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而前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

呂安字仲悌東平人黃門侍郎康之弟也志量

開曠有拔俗風氣與嵇康善每一相思千里命
駕嘗寓茆山陽向秀思舊賦所云與嵇康呂安
居止相近者也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鉛年三百六
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嵇叔夜
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
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往
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青石石中
有一穴口徑澗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

泥試九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
氣如糗米飯嚼之亦然烈吞數丸如桃大用攜
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
視之已成青石擊之錚錚如銅聲叔夜即與烈
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

列女

女德以順爲貞職司中饋酒食是議此特論其常爾若夫身遭不幸禍患並至甘貧賤以如飴歷死生而靡悔國史所載代不乏人不其美哉夫世家大族無論已里巷匹夫之婦非素有姆訓而貞心勁節足與烈士爭名彼豈有所慕而然乎秉彝之善于茲見矣

唐

趙女父盜鹽當論死女請官訴曰迫饑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耶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以報即截耳自誓侍父疾卒不嫁

明

姜彥深妻秦氏彥深早卒紡織事姑洪武二十八年詔旌其門

李允妻秦氏年十八生一子未幾允死秦養姑撫幼三十餘年卒成化五年詔旌其門

陳芳妻董氏芳官遼州數日卒子未週歲董扶柩
歸里紡績教子年八十三卒　治聞有司以聞
金璽妻趙氏夫亡守節事翁姑甚得婦道弘治元
年有司以聞
劉珏妻張氏珏隨父幹之官溺死張時年二十生
一子撫孤守節及幹卒於長洲柩還張營葬盡
禮年七十餘卒有司以聞
張杲妻秦氏歸杲三月杲以父讐誣死秦屬其舅
營壙令高大舅未解其意杲尸至秦自縊遂同
葬時有作同穴記表之
楊巍妻曹氏巍疾革與曹訣曰我訛死汝雖孕男
女未之卜又無翁姑可依傍吾悲汝焉曹斷髮
自誓巍卒二月而生子撫育甚至爲娶妻生子
未幾亦卒又撫其孫卒年七十有五嘉靖十一
年詔旌其門
師舉妻王氏舉卒姑龐氏年七十餘子汝強生三
歲王奉姑育子備極艱辛孤又早世復撫其孫
四十餘年而終有司以聞

穉海妻李氏海卒遺孤二長曰崑次曰嵩崑娶張氏生子秉夔嵩娶李氏無子未幾崑與嵩相繼而亾及秉彝長娶李氏亦早亾四氏繼續守節旌時學使者以一門四節旌之

薛復亨妻王氏亨因母疾禱神願以身代未幾母愈亨果疾且劇與王訣王泣曰君既爲母死孝妾獨不能爲君死節乎及亨卒王自縊柩前萬歷七年詔旌其門

王大妻燕氏夫亡守節事姑以孝聞

王孜妻陳氏孜亡兩月生一子守節

秦來鳳妻崔氏夫亡無子依侄以居守節六十餘年

秦陛妻馬氏陛亡紡績撫孤年九十而卒邑侯給匾旌表

崔淇妻宋氏淇亡撫孤守節

李煉妻秦氏煉亡撫孤守節

薛鍊妻田氏鍊死堅志守節歷四十餘年邑令旌其門

史載賢妻薛氏年十九賢故克孝舅姑守節無間邑侯邵扁門旌之

王三省妻姜氏省病將危時痛母失倚姜泣曰適有不幸夫家寧自能奉養省亡後姜果事姑以孝聞及卒殯葬盡禮苦節五十年子孫成立詔旌其門

龐錦妻王氏錦故無子時年十八矢志守節年八十四歲卒邑令扁門以旌之

吳自修妻宋氏自修故撫孤守節七十餘年邑令扁門旌之

杜芳偉妻郭氏年十八適偉崇禎六年九月初七日流寇掠境恐爲所汚投窖而死邑人王宇鉉作古詩弔之

李女許字同邑盧安義未婚而安義卒女私製喪服隨母往弔不肯歸葬夫之日持刀刺喉欲殉家人力救得免事聞於郡守守諭其父母勸女守節養姑又檄邑令給以廩粟乃毀容紡績以供菽水崇禎壬申遭流寇之亂遂自經於土洞

中邑令爲具棺以殮康熙庚午文學杜芳泰盧
槃等奇其節葬之南崗爲立石以志其事

國朝

姜天順妻王氏事姑李氏純孝姑病割股療之旌
表

薛國綱妻王氏家貧姑病割股和藥以進旌表
侯來王妻崔氏生男殿邦六歲早寡撫孤守節五
十二年教子成立

陳家節妻王氏節早世有欲強娶者氏懷刃自誓

尋生遺腹子撫之甫成立又遇寇死氏事姑益
篤姑歿營葬畢嘆曰一家骨肉盡矣我何用生
爲遂自縊邑令卜永昇作贊美之

牛超妻劉氏姑疾祈以身代復割股雜肉以進姑
遂愈超娶妾王氏生二子撫之如已出超卒論
王啟適王亦誓與同守公舉旌奬

喬冲霄繼妻遂氏冲霄死於寇子維嶽痛父致疾
卒遂與嶽嫡馮氏同志守節紡績自給

張三遷妻盧氏遷早卒無嗣盧年十七孝事公姑

守節四十餘年

王文泰妻張氏適泰二年泰逝撫孤守節年七十卒

薛九經妻黃氏孀居四十餘年撫養孤子成立

玉得祿妻李氏事姑至孝姑沒祿亦亾營葬畢卽自縊於墓側

梁用禎妻薛氏割股療姑邑令旌其門

侯毓魯妻范氏翁病割股療之邑令旌其門

路遐齡妻邱氏歸齡十三載齡亡邱欲自盡其姑

諭以守節難於死節邱毀容誓守父憐之賙新宅令其移居泣曰吾所居之室夫死之地也若移他處夫豈識乎卒不移竭力事姑朝夕教子爲築書室於墉旁使有所感而思奮守節三十六年康熙四十八年旌表

傅文鳳妻薛氏年十九擇吉將嫁前期十日夫病危篤時議改期薛聞之曰改期不愈將置我何地父母憐其志卽期遣嫁夫家貧苦病臥土榻侍湯藥晝夜不離牀十四日夫亡屢欲自盡翁

姑苦勸乃止越二年翁卒竭力殯葬紡績以事
姑又二年勸姑與叔娶婦愾然曰我姑有依我
可從夫地下矣遂絕食八日而死時年二十四
歲雍正六年旌表

馬鍼妻李氏年十九歸鍼甫二載生子彌月鍼病
亡李矢志苦守撫養幼子夫有異母弟綸甫五
歲李兼撫之曲盡其道守節四十載六十歲卒
雍正八年旌表

郜光榮妻趙氏年十七適光榮事翁姑孝夫病自
知不起謂趙曰我有志未遂所望者在孤但恐
家貧不能自立爾及郜死趙令子建元就外傅
勤織紡拾柴薪以給艱苦備嘗後建元登癸巳
賢書雍正十一年旌表

范敬所妻宋氏年十五適敬所情好甚篤敬所死
宋慟哭欲殉姑泣勸曰我老賴爾奉養爾幼子
亦賴爾撫育爾死何倚乃勉食奉姑撫子紡績
度日及姑死竭力殯葬二子俱成立守節四十

薛白成妻楊氏年十六適白成四載夫亡一子方在懷抱守節六十九年壽八十八歲

朱諤妻陳氏幼有志操每聞談節烈事輒稱歎不置其舅叔周聚奇之以為此女後必為賢婦年十九適諤僅三月而諤亡陳哀慟欲殉念舅姑老乃止後舅姑相繼逝嘆曰吾可以死矣遂不食而卒

姜士表妻張氏年十八歸士表甫一載士表病故矢志守節未及一年夫兄士楚夫婦相繼病故士表無嗣士楚僅一子名敦煦方四歲張撫之痛哭曰姜氏兩世惟此子遺愛育不啻已生及長令就傅讀書躬親井臼勤紡績以供修脯煦後入庠娶馬氏生三子馬氏又故撫三孫復脩嘗茶苦守節七十四年壽九十三歲

郝景勳妻宋氏年十四歸勳二十四歲夫亡上有白髮翁姑下有五齡幼子連遇凶荒家貧如洗宋苦志堅守竭盡心力訓子成立翁姑之生養死葬靡不盡禮守節五十載壽七十有四而卒

薛振奇妻李氏年十七歸奇二載夫亡家貧孀姑
上有衰翁七十餘歲遺孤未兩月李號天哭泣
幾不欲生念奉翁撫孤之責不容辭躬親紡績
荼苦備嘗守節四十二載壽六十歲乾隆八年
旌表

趙瑤妻劉氏年二十歸瑤七載夫亡遺孤七月家
素貧奉養衰翁甘旨必備屢經荒年剝樹挑菜
忍饑撫孤其子敢得以成立苦節四十九年壽
七十五歲乾隆九年旌表

薛守身妻張氏年二十一適守身三載夫病篤欲
以身殉夫不許曰吾上有老母下有孤女汝能
代吾事親撫孤吾瞑目矣夫死紡績以奉衰姑
曲盡其孝姑嘗嘆曰孝婦事我誰事孝婦乎女
長適吳氏又請於姑取伯氏仲子以續夫嗣守
節六十二年壽八十二歲乾隆九年旌節

樊琚妻姜氏年十九歸琚四載琚亡翁姑亦相繼
卒姜煢煢無依撫數月孤艱苦備嘗氷操益勵
壽八十餘歲卒

崔敦妻王氏年十七歸敦五載敦亡遺孤二歲焚
煢獨立無期功之親上事翁姑下撫幼兒艱辛
萬狀守節六十餘年
范廷梅繼室李氏年二十一歲適廷梅未及四載
廷梅病故遺子數月矢志守節足不履門事姑
曲盡孝道姑常語人曰吾有孝婦家之福也子
未週歲亦夭乃取胞姪羅錦承嗣卒年六十四
歲守節四十一年
馬士彥妻劉氏姑陳患病日久醫藥罔效劉聞股
肉可以愈疾夜半焚香祝天爲羹以待是夜姑
夢人進食未入口香氣遠聞因咤曰甚是馨香
環顧左右多女客俱曰甚是馨香及旦劉以羹
進姑曰是即夜夢中之馨香也甚異之自食之
後病日以痊邑令張聞之給匾以旌其孝
王鳳咪妻杜氏年十九歸鳳咪六載鳳咪病故遺
孤四歲矢志守貞孝事舅姑訓孤子焯讀書孫
曾俱成立苦節六十七年壽九十二歲卒
范坊繼室任氏年十九歸坊前妻遺有二子撫之

不啻已出甫二載玢故堅志守節六十一年壽八十一歲卒

范大儒妻李氏二十四歲夫亡遺孤四月一日歸寧父母勸其改適慨然自誓終身不入母家撫孤成立守節五十年至七十五而卒

劉璽妻毛氏年二十四歲夫故無子夫臨終時諭之曰善事二老及卒後事勇姑克盡婦職撫姪承嗣守節五十一年而卒

薛夔鎏妻喬氏于歸四載夫亡時年二十二歲子尚幼宵紝旦績教養無虧積數十年如一日壽五十三而終

范玫妻馬氏因姑病篤割股以進及病愈歷三載至割股之日而亡人咸以為孝感所致邑令朱旌其門

吳周聚妻李氏因舅病禱天願以身代復割股為食以進及病痊衆欲舉於官李曰吾之所以為此者非以沽名也周聚亦力止乃罷

薛永祺妻陳氏年十七歸薛永祺素患痼症甫一

歲而亡有鄰嫗憐其少寡無子勸其改適薛曰
之矢志不二事女紅以養其姑及姑亡嘗葬畢
遂絕食而死

趙之玉妻周氏玉亡養姑撫子守節三十二年

王廷貴妻李氏廷貴雙瞽而翁病篤李計無所出
囘割股肉以療人咸歎美之

薛永壽妻趙氏年二十三歲夫亡子方數月立志
守節嘗自言曰夫雖死不可使舅姑無依也舅
姑亡嘗葬如禮守節三十餘年而卒

范栩妻王氏年十五適栩時栩已得危疾過門十
八日而夫亡號泣嘔血屢欲以身殉念姑老無
依而止及姑卒嘗葬畢謂其嗣子宏澤曰吾所
以不隨汝父而死者爲汝祖母在耳今吾事已
畢復何意於人世乎遂絕食五日而卒

王宜妻抄氏早寡養老撫孤守節四十二年卒

姬大龍妻范氏適龍二年龍亡無所出堅志守節
姑悍不仁數加譴責順承無一言人有憐其苦
勸之嫁者輒義形於色邽之後姑虐使彌甚至

絕其飲食遂溺井死閭者莫不痛惜

范沂妻宋氏年二十六歲夫亡撫育幼子備歷艱辛守節三十餘年

薛敏敦妻范氏舅永立得沉痾臥床不起范焚香禱祝割股以進疾果愈復存十有餘年里鄰咸謂氏誠孝所感邑令劉給匾以旌

姜邏妻馮氏年十九歸邏甫二載邏病故無所出矢志守節舅姑沒喪葬一一盡禮取胞姪超期承嗣卒年五十二歲守節三十一年

范廷試妻岳氏年十八適廷試八載夫亡堅志守節孝事翁姑教育嗣子苦節三十年卒年五十五歲乾隆二十三年旌表

陳思智妻李氏年十九歸思智十載夫亡遺孤宏章僅七歲撫之成立補邑弟子員守節四十三年

馬朝亮妻常氏年十九朝亮病故堅志守節歷五十餘年邑令陳旌其門

王俶妻姬氏年十九俶亡一無所出家本寒素衣

食艱難零丁孤苦婦居七十歲而卒

范汝弼妻張氏年十九歸汝弼閱八載汝弼病攻
孝事舅姑取婉鴻秀爲嗣年七十四卒

盧永卓妻李氏年十九適永卓一載夫亡矢志守
節事舅姑以孝聞取胞姪弼寅承嗣年五十四
卒

趙廣居妻李氏舅病篤割股以療舅愈更歷五年
而卒

張浩妻石氏年十九夫故翁姑俱七旬遺孤僅五
月立志守貞孝事翁姑撫孤成立苦節五十七
年卒

蕪生溥妻鄭氏溥病篤慮子善述尙未週歲謂鄭
曰我家自宋騎驥公至今雖無顯達然代以讀
書相繼及明而一門四節載之邑乘今我病必
不起子幼汝能守節勿墜家聲乎泣對曰君白
保愛萬一有不幸新婦必不忍負及溥卒鄭時
年二十一歲矢志撫孤時值流寇作亂虜掠鄉
民乃起一高樓自衛里中婦女多有藉以避難

者送名之日避賊樓守節二十三年卒

范鏢妻李氏年二十八歲鏢亡子成益成俱幼撫之成立淹柩三世俱經營墳葬又為作室家壽九十三歲守節六十一年

劉嚮妻閻氏適嚮數年嚮故無所出即日自經以殉時乾隆五年夏五月也邑令劉閻之給匾以旌

陳士毅妻勒氏年十八歸士毅四載士毅病故無所出矢志守節以姪顯言為嗣奉事姑婿孝養備至歷三十年如一日守節五十三年

王永章妻范氏年二十九歲章故遺一子矢志守貞孝養哀姑教育幼子章兄永光夫婦俱故遺二子長安仁次利仁俱幼氏撫之如己子及長二姪相繼病亡安仁遺一子方襁褓倍加恩育

守節三十七年

孫大德妻王氏大德河內人早卒子幼家赤貧王躬依母家紡織度日守節三十八年

盧國聆妻趙氏歸聆五載聆故遺孤二歲欲以孝

殉舅姑勸曰汝死誰爲撫此襁褓忍絕爾夫嶼乎始勉進飲食孝事舅姑教養孤子其子典亦克承母訓讀書入庠守節三十七年

范惕如妻岳氏年十八歸惕如一載夫亡守節五十七年

吳玉符妻王氏年十八歸玉符三載夫亡止遺一女守節三十四年

楊又溥妻范氏年十九歸溥越七載溥故遺一子矢志守節孝養袁姑撫育幼子其子孫亦克承母訓食餼于庠守節三十三年

趙桂妻侯氏年十八適桂九載夫亡所遺三子俱幼姑老且病家又貧侯曲盡孝道教養三子漸次成立守節三十二年

成奕銘妻王氏年十九歸奕銘十載夫亡無所出矢志不二孝養翁姑守節四十三年

楊芳瑞妻趙氏年十九歸芳瑞九載夫亡無所出取堂姪述忽孝嗣事姑甚孝守節五十三年

王永祺妻楊氏舅病割股肉作羹進舅病尋愈

祺病故無子嫡居守節三十八年

范仲如妻邱氏年二十歸仲如五載仲如病故遺子三歲撫之成立守節四十年卒

劉珍妻荆氏年二十五歲夫亡無子誓不改適守節四十八年

李宗義妻喬氏宗義病篤割股肉療之宗義尋愈薛永在妻王氏年二十五歲夫亡二子俱幼矢志守節四十餘年

薛永澤妻龐氏年二十五歲夫故遺子方九月堅志守節舅姑相繼亡殯葬克盡禮其子士魁亦善承母訓讀書成立苦節四十六年

趙萬妻趙氏年十九歸萬十載萬故遺孤八歲矢志守節事姑撫子曲盡其道及子媳俱亡遺孫七歲教養倍歷艱辛苦節五十一年

薛廉妻史氏姑病篤醫藥罔效割股煎湯以進姑病尋愈

成士林妻馬氏年二十一歲歸士林越三載士林病故無子守節四十餘年

張瑾妻劉氏瑾病篤割股肉和藥以進尋愈

詹豫妻張氏年十七適豫九年豫亡家貧甚張紡績度日孝事翁姑生死盡禮撫養二子俱克成立

秦瓚妻張氏年十八歸瓚及瓚故後三月生一子張上事衰姑下育孤子孝慈兼盡雖窮困難甚而處之若素

楊萊仙妻王氏年十七適萊仙一載夫亡氏矢志從夫地下翁姑勸曰願爲節婦何如節孝兩全使我二老有倚乃止孝事翁姑殯葬如禮六十三歲卒

薛浣妻王氏年二十歲適浣三載浣亡遺子週歲絕飲食誓以身殉其父王墨勸之曰汝七歲喪母今又喪夫命也汝死翁姑何人奉養幼子何人撫育乃矢志守節艱辛萬狀處之怡然

范生秀妻原氏七載夫亡守節

邱紹孔妻何氏年二十三歲紹孔病故無子立姪乃嶠爲嗣事舅姑以孝聞

劉爾全妻袁氏適爾全甫二歲夫亡三月生遺腹
子舅姑皆六旬餘家貧紡績以供甘旨二
年而舅亡後值凶荒族人勸其姑令袁改嫁得
聘金以度荒年袁曰改嫁則老姑無依幼子夭
養何以見夫于地下因誓死不從

范鴻印妻王氏年十八歲歸鴻印三載夫故無子
事祖姑與姑俱以孝聞後取姪清白承嗣

姬越妻王氏適越未一歲夫亡矢志守節立姪建
猷爲嗣守節四十五年

成奕鎧妻薛氏姑病醫藥不效薛割股煎湯以進
姑病尋愈

姬大儒妻范氏年二十夫亡或有憐其幼而勸其
改適者范怫然曰婦人從一而終何以失節相

勸耶遂以死誓勤者愧服守節二十三年卒

母中幸妻王氏中宰河內人早卒後數月生遺腹
子純仁家貧無資就依母家躬勤紡績孝事孀
姑撫育幼子備歷艱辛守節三十二年卒

姬鈁妻薛氏二十二歲夫亡家貧守節紡績度日

族党或有憐而周之者亦不輕受六十五歲卒

守節四十三年

劉雨妻胡氏年十九夫亡守節四十三年卒

姜最妻吳氏割股療父

薛繼傳妻李氏夫死守節

張光翰妻蔣氏夫亡守節

薛維勳妻王氏夫亡守節

程泮妻張氏年二十四泮亡撫其遺孤守節而終

河南提學張給匾以旌

楊烈女父爲縣役家酷貧有姊三皆適人女年十八尚未字河北風俗凡刈麥時遺在野者不禁拾取母女偕往女先歸往鄰舍討取寄放鑽匙時鄰人有秦某者素無賴俟女自內出前欲狎之女旦喊旦詈有鄰嫗聞聲出視秦始竄去其父歸欲鳴官爲衆勸阻而罷女性素剛稟不可犯一旦見侮不勝忿怨誓不欲生其母與鄰婦慰之卒不可解父母恐有他變防視甚謹女乃强飲食越八日其母偶他出遂納父市鹽竟自

經于室時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也邑令吳映白爲女請旌二十二年旌表

龐景元妻徐氏于歸七載夫故氏年二十四歲翁姑年已就衰氏克盡婦道爲夫擇立嗣子龐召賢且爲聘配楊姓女以綿夫嗣令繼子開弔成禮畢隨于柩側自縊二十八年旌表

范更妻王氏年十九適更越八載夫亡乏嗣矢志守節勤儉持家孝慈兼盡取胞侄莘承嗣教育成立卒年六十七歲若節四十年

宋朝圖書館藏書記

修武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上

立言不朽古人所貴墳索典謨稱首千古藏用百代斯聖人之著作弗可及矣其後學人往往棄質逐文雖人握靈蛇家藏荆玉何關道妙然其精力所注潤古雕今鎔情鑄物玩其麗藻綺合繡聯亦不容抳沒修有昌黎氏原本六經作爲文章閎深奥衍足以凌鑠古今其他騷人韻士輶軒所至代有篇章咸稱幼婦竝編縑素以備大成

賦

晉

向秀

思舊賦　有序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俱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水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

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征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陵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躊躇悼宇宙之既隔兮遂存而弗渝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悼稻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余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唐

山陽城賦

劉禹錫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齋孫作賦慕閎漢也詞曰我止行車實涕於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焉如賠昌運於四海僻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若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聿基暨絕維之再敷邈汜陽與鄗上悅地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亂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欲播其德牙泡武乃蔑

河內太守阮德如

相靈之欲從心於婚媾其祇烟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孰雄乘翼而騰振物象潍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勢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爲文嗚乎維神器之至重兮如山之不蹇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耳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曰久矣莫可追升彼墟兮噫嘻嗣蜀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

詩

魏

答嵇康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盼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愛發中誠良玉須切磋璠璵就其形隨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訣哀誚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授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魯參易簀簚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眞以全生東墜多所患暫往不久停

李子無損思逍遥以自寧宣陽城在小修武西即今宣陽驛

其二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悲斯生與子遺蘭芳
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爲異鄉
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像遊目屢太行
撫軫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憾恨和爲道基老氏惡强梁
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劉鴻
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慷舒檢話良訊終然永厥藏
還誓勉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

侯路志所以聊以酬來章

宋

向常侍五君詠之一　顏延之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元觀書鄙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稽亦鳳翥流連河裏遊側舍山陽賦

唐

送修武元少府　錢起

寸陰榮色養此行寧難息自今黃綬采蘭時不厭丹
墀芳草色百戰荒城復井田幾家春樹帶人烟黎民

永嚴蓬廬苦遲雨西南惠月傳

宿百巖寺　文苑　英華　作栢巖　冷朝陽

幽寺在巖中行惟一逕通客吟孤嶠月蟬噪數枝風
秋色生苔砌泉聲入梵宮吾師脩道處不與世間同

題西白澗　集中無　韓愈

太行之下清且淺一水盤桓紆山轉千峰萬壑不可
數異草幽花幾曾見波中白石隱出明風翻不動浮
雲輕翠巒玉女下雙鶴笑倚秋練開新塒又疑武陵
溪上原桃花溪盡空潺湲幽泉間復透嵓側噴珠漱

玉相交喧羣猿見之走絕壁緣峰虛梯弗勞力鳴禽
殘樽遇坐酒即傾旋摘山菓都無名題詩且欲盡佳
句觸歌翻詠儻難成天門幽深十里西無奈落日催
人歸誰能可屬天宮事爲我乞取須臾期上天無梯
日不顧牢落歸來壇未暮閉門下馬一衾寒夢想魂
馳在何處

將歸操　韓愈

河之水兮洪色幽石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
石齒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
尤歸乎歸乎無與石鼠兮應無龍求

贈韓愈　　孟郊

何以定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寶貞姿贈君青松色
貧交過此外無可相彩餘更有石鼠詩吟之堪泪滿
其鼠既穿墉又齧機上絲穿墉有閑土齧機無餘絲
朝吟枯桑柘暮泣空杼機豈是無巧妙絲斷將何施
衆人尚肥華志士多羸饑願君保其節天意多察微

寄上韓侍郎　　王建

重登太學領儒流學浪詞峰壓九州不以旌名疎野
賤惟將直氣折王侯詠傷松桂青山瘦取盡珠璣碧
海愁叙述異篇經摠別鞭驅險句物先奚神文合遣
真魂謝史筆應令詔骨蓋清俸探將還酒債貴金旋
得起書樓參來擬設官人禮朝退多逢月閣遊見向
雲泉未住處若無知鳥一生休

祭退之　　張籍

嗚呼吏部公其道誰繼昌生爲大賢娶天使光我唐

[illegible]物鬼神蓍龜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
[illegible]不書貫史論得其方三大論諍退其志益剛強
再使平山東不言所謀藏鷹待皆寒贏但取其才良
親朋有孤稚婚姻有辨營如彼歲有春物宜得華昌
如彼天有斗人可爲信嘗
朝野瞿其哀矧于知舊賤學詩爲衆體久乃愜笈囊略無相知人贖如霧中行
北遊稱逢公盛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
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
覩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茲類期黨學內無以當
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追招不隔日斷踐公之堂
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牀搜窮古今書事事相商量
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望爲文先見草釀熟偕共觴
新菓及異鮭無不相待嘗到今三十年曾不少異更
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蘇
我官靈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illegible]
特狀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宇其[illegible]
事專頼極扶卬厄有梁棟去夏公請告養疾城下

鷺序官休龍兩月同遊翔黃子吸岸曲地坡氣色清
新池四平漲中有蒲荇香北臺臨稻疇茂柳多陰凉
板亭坐垂釣頻喜稍已平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遲情
偶有貢秀才來亦間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高撑
柴翁携童兒聚觀於岸旁月中登高灘星漢交垂芒
釣車擲長綫有獲齊歡驚夜闌乘馬歸衣上草露光
公為游溪詩唱咏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結社于其鄉
籍受新官詔拜恩當入城公因同歸還居處隔一坊
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語於階檻
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臨風聽繁絲忽遽聞再更
顧我數來過是夜宗難忘公疾寖月加孺人視藥湯
來候不得宿出門每廻遑自是將重危車馬候縱橫
門僕皆逆遣獸我到寢房公有曠達識死生為一綱
及當臨終辰意色亦不慌賜我珍重言儻然委衆裳
公比欲為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為後事程
家人號於前其書不果成予符奉其言甚於親在令

謦論未訖註手跡今微茫新亭成未登閉在莊西廂
書札與詩文重叠我笥盈頃息萬事盡腸情多摧傷
書堂盟津北埜宻動鼓鉦柳車一出門終天無廻箱
籍貧無贈貴昜用申哀誠衣器陳下帳醪餌奠堂皇
明靈庶鑒知髣髴斯來饗

送韓湘　賈島

挂席從中路長風起廣津楚城花未發上苑蝶來新
半汶湖波月初生鳥草春孤霞臨石鏡極浦映村神
細響吟乾葦餘馨動遠蘋欲憑將一札寄與沃州人

七賢廟　朱灣

嘗慕晉高士放心玷沉冥湛然對玉壺土水爲我形
下馬覓陳迹披檮詣荒庭相看兩不言猶爲醉未醒
長嘯或可擬幽棄難再聽同心不共世空見蘇門青

宋

百家巖　竹林吟叟

明月池邊酌玉罍玉罍未倒玉山頹狄風吹斷華岩
夢臥看飛雲過嶺東

題崇明寺

心情稍覺難如舊勝迹依然日月新鶴怨猿驚堪往
事再來山色似迎人

前題　李士美

珍重東平入鳳城錦箋雙羽慶南征馬蹄不懼藍關
雪一駕須期萬里程

咏嘯臺桐禪師菴　林提學

谷靜林深四面峯自宜僊梵有神踪禪翁示寂先生
隱虎迹鸞音豈易逢

金

入道歌　即長春書石刻在清真觀　劉操

余緣太歲生燕地憶昔三光分秀氣北角圓明霜雪
心十六早登科甲第紆朱懷紫金章貴各各綺羅輕
掛體如今位極掌絲綸忽憶從前春一寐昨宵家宴
至三更見女夫人并侍婢余佯醉揉杯盤[illegible]
瑚真玉器見女嫌夫人惡言忘了從前衣飲樂來斟酌
退怒猶存些兒小過無推托因此事方頓悟前有論
週誰救度退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道蓬

馬坊坮大師溝與觀李濂寧邑記作清眞觀

元好問

水際茅齋星散居白雲閑伴五溪魚茂林修竹山如畫蕭碧軒中恐不如

其二

靜中人境兩翛然我亦因君有靜緣已約青山來枕上水亭風樹看明年

山陽橙歌贈綏子玉

郝經

太行之陽大河之曲鬱洞庭之秋色結江南之尤物

西風萬里吹吳霜黃入新橙變寒綠河山孕秀渾不異風味矯矯清亦足綏君遺我秋滿坐癘雨蠻烟遠茅屋黃龍飛去失新卵壯士熟視不敢觸急呼西施南威一雙婢便擘輕金染纖玉崆峒酒渴入杯盤快作鯨吞香滿腹齒頰戛戛秋風生浮動霜天宇月窟憑凌喚李白共酹劉伶骨從渠人世間擾擾還碌碌淋漓傾倒發天藏傾盡明珠三萬斛

七賢鄉

王惲

不到山陽二十年黃壚空鎖竹林烟胡盧笑殺痴康

輩又向溪山着祖鞭

其二

漠漠紡林皆春棲幾年於此避危機奇才最惜稽中散空聽鸞音月下歸

王烈泉

日飡石髓音如飴仍到巖邊飲上池功滿自騎鸞鶴去夜深惟有月來窺

長嘯臺

一聲長嘯碧雲深噰噰如聞鸞鳳音好語稽生不能

用漫攄幽憤入清吟

明

王惲

百家巖

馬瀾邑人

月池懸溜落蒼崖巖竇分岩可百家不羨碧瀾秋色好倚天驚絕赤城霞

其二

石髓丹書兩遇難碧山猶說有僊壇十年留在稽康恨不上清風漠漠寒

其三

亂山今遠排詩閣細路縈紆走白蛇十里風烟吟裏
底桐陰正北日西斜

淬劒池　李濂

廣陵誰續鳴琴譜寧邑已傳淬劒池何事蘇門聞教
後一年三秀羨靈芝

寧城懷古　薛瑄

寧邑南邊預水流勒兵周武幾經秋黃崖石古烟雲
合青口山深草樹稠百佛謾存巉畔跡六眞無復洞
中遊循良衛颯今何在猶有高名千載留

輓封翰林院檢討趙君　學士邱濬瓊山人

平生高誼重鄉評見說温文更老成惡少盡学王烈
化婦人亦識伯林名空山一夜霜薇老孤冢三春露
草生玉署賢郎能繼述死生終古有哀榮

前題　狀元王一夔豫章

壽閱人間七十秋一朝乘鹿竟南遊雲山踏徧人何
在薤露歌殘事已休鸞誥九重頒玉軸鳳雛五采煥
瀛洲我雖未識先生面三復銘文泪自流

太行山　于謙

信馬行行過太行一川塋色共蒼茫雲蒸雨氣千山暗
桐帶溪聲五月凉世事無端成蝶夢長途陌上高樓望故鄉

過修武有感　王世貞

淮陰下廣武張耳佐其師全趙俱脅息疆燕自風披
忽逢隆準使赤節艴朝輝岸易兩雄帥脫若捉嬰兒
尊楚朝奏動欠乃失臨菑所以雲夢遂成曲逆奇
蒯謀豈不臧帶礪乃吾期純心奉一主加罪寧之辭
九族爲君盡千載令人疑

黑龍潭　徐以貞

何年鬼斧劈層崖雅翼分來一線開高掛珠簾飛亂
雪直垂銀柱乳千雷神龍變化潛還見好鳥依人去
復來斜日在山歸意懶不堪回首重徘徊

漢獻陵　邑令　冷宗元

烟雲漫漫樹層層駐馬西風奔淚陵鼎散赤龍仙仗
遠兎餘銅雀故臺崩河山恨在堂帝島香火年深尚
野僧憫悵興亡下長坂村童求道欲籠燈

百岩過雨

微山遲太行嵐絕壁濛空半有仙白練漫飛懸百
丹崖枪轉洞諸天不妨鳴雨鏗泉石何事重雲謁
翠炯玉女洞禪虛指點攀泥醒酒旁聲遠

遊百岩寺

司理　鄔　燭安州人

皚皚峨立路崎嶇對客偏輕屐齒微瀑擊龍潭天上
落雲巔僧戶半岩歸歌傳白雪驚松壑酒滴清秋娟
石磯清磬已敲山夜午還同搔首讌元暉

百岩寺

河內令　侯加采解州人

梵王宮闕入雲邊勝地同遊帶晚烟屹屹勢當峪口

塔洽洽聲瀉石中泉層巒橙轉諸天杳絕壁屏開瀑
布懸醒酒臺前更放酒微風新月一添連

百家巖

邑令　秦　蒲臨清人

來禪漢帝塚隨上百巖峯月色中天地泉聲白古今
苔文前代石杯酒此時心賓主忘歸去臨流坐夜深

和前韻

馬　鋼邑人

四面山環拱禪宮倚翠峯古碑留晉令
月送林泉影雲藏雨露心此遊難再得莫使杯深

題許節婦馬女有序

邑同知　鄭　崇

丙申六月余將代庖寧城怕君爲言恩村有
婦咨嗟異之至則訪其人爲之女許之婦也未
嫁夫死節孝可嘉稱婦則未麗於夫稱女則旣
遠於後題曰贈許節婦馬女詩本其志也雖倒
黃鵠何哀哀青鸞掩不開嗟哉馬氏女未嫁殉夫寢
永埋 思 越 然正氣已足扶人紀而表風化矣
夫君已塵土妾身亦如灰曾柰身姑貪忍死且追陪
因捐俸優恤爲詩歌以勗之云
古井無漪瀾抱石矢不摧此志凌氷霜嚴閨白皚皚

珍爾孤鳳操無使燕雀猜百年如一日千古名咨回

郡司理　怡愉

貞女行有序

貞女行爲馬氏題馬故婿于許未嫁而夫亡歸
夫家卒不他適事其二親弓聞而稱之兼兄鄭
公適鄭公攝寧篆屬公賑其家而予嘉歌以揚
之

湯湯丹沁水極北向東流貞女自委禽操固爲君修
徐侯心欲劒季子尚不留豈有氷雪心旣許長相逑
吁嗟汝薄命幸苦稱栢舟栢舟由閨稱其人且深

閨歌　此身一許忽報摧君子誓心已作陌中塵高堂
白髮看回首自嗟夫君事未畢扶纔便是結縭祥欲
血蓬頭向燕室脩眉雞鳴欲得歡澣洗中夜勤自掐
煢煢雙影弔孤星寂寂寒燈照粟膚此景何人可使
聞我來行邑揚賢聲麥舟徒有賑貧意樹楔當懷表
烈情願爲荀家堅劍鼻願爲梁寡必毀形芳聲一日
能千載使我之言可汗青

馬烈婦歌　郡守江學詩

哀哀天上雁泛泛水中鴛鴛倡豈再匹雁儔何棄捐
人生靈百物貞女秉其堅無命借君子誓心向九泉
顧茲堂上老獨魄路旁憐憐我是夫家未嫁恩已聯
奈何生死異徒步向堂前自言詩氏婦父母勿我旋
恐驚連理鬼乍動水波烟烟波徒滅沒鴛鴦自翩躚
仰觀更俯矚嗟女操已完丈夫苟失道寄美在斯篇
美玉任磨琢千古名不湮

讀書崇明寺　王賓王邑人

花宮萬嶺圍境靜客來稀崩石欹枯樹春禽噪久暄
開懷邀翠入捲慢放雲飛到寺晚三日倏然與世遠

烈婦村[illegible]郭氏　王孚鉞

榮顧王申月癸酉流氛白晉倡天狗九月長驅入[illegible]
邑適邑無兵城不守可憐上女生別離盡被賊兵虜
之走慌有郭氏未二旬恐作人間失節醜荒岩幸有
千尺崔一躍珠泥碎身首古來男子振綱常綱常反
賴婦人有我適聞之贈以歌歌罷涕零奠之酒願留
青史慰芳魂上與天長下地久

邑侯楊有懷擢守霍州　周佑邑人

太行山下城如斗戚在巳酉逢陽九火龍噴燄旱魃

啼地文龜坼驚絕紐天官祝融宴赤帝烈鈇元冥醉
相毆劈破昆山水萬層六丁亂擲飛廉吼須臾萬頃
平如割社樗官柳禿千帝肥蠹作勢鼓鼙鼉齒嚙莖
穗同刀孤龍宮老龍睡正酣乍驚怒觸郊原走陽侯
鼓浪忒顛狂牛羊却與魚蝦友帝憫衆生遣公來袖
中展出菩提手連年逋稅請高閣官廩分散聊糊口
上官不肯輕開例掩面長跽移時久乳哺少緩旦夕
介占云僑也衆之母催徵符牒風火急忍將民命輕
棄倍天災百計未消除豈知人事更鞏肘天子頒成

桐葉珪行宮厨傳供郊數雕欄金碧映日星珠簾
誤墜瑞玖採几硯玉苦磨礱珍羞忽臚窮澶脅垂
萬馬力咄噴羣塵癃仆千家婦雞犬到處盡驚喧豹
瑞分外恣蹦蹂條忽萬狀逼人來回眸未許容回首
王事誰敢緩鉞芒民貧那可堪搜掫萬分裁減力支
吾心肝破碎顏枯黜幸然仙仗過平安父老爭傳古
未有我公心中有甘露楊枝一酒回枯朽我公懷中
有白璧蠅翼一點嫌汚垢我公胸中有膽鏡幽盆一
照分妍醜我公袖中有并刀紛拏一剪立割剖三載
政最報天曹龍章鳳誥恩錫厚翟冠霞帔白銀鞓上
自庭幃下匹偶近闉邨報刺專城騑騑四馬垂金綬
簡書夙駕促西征轍中橫臥龐眉叟知公鵬翮上共
指忍聽嗟嗟哺穀教隈墨萬戶祝庚桑甘棠萬樹蔭
南畝嗟余久沐土池春徘徊祠祖帳驪歌酒好音牽衣
問西方他年思用趙人否

中水橋

客裏曾何事幽棲共此堂經隨村樹曲溪共野雲長
有葉侵廻綠蒲芽向日黃個中濠濮意吾欲問羲

王玉鈔邑人

遊狗泉院　王玉鉉

未識陂中境今過溪上居泉幽得月朗樹密入風凉
欵欵深杯裏蕭蕭清夜餘意韭相得意不覺我非魚

馬烈婦　河北道邢臬路僉事

延陵猶有劒息壤未寒盟但以身相許何須問死生

其二

偕老原無分于歸幸有家寧爲陵上栢不作路旁花

其三

不識夫君面應憐處子身矢心原一死生爲舅姑貧

國朝

憂旱　邑令遼大綬任邱人

炎風日日捲塵沙吹落墻根幾樹花時至麥秋猶未
雨令過芒種尚無茶庭陰寂歷梧桐轉簾影參差燕
子斜安得滂沱聲遍徹好巡南畝慰農家

龍潭禱雨　邑令卜永昇安東人

雄立捕天一線開飛濤湍洋吼如雷浪花噴雪零山
骨野樹招雲鎖岸苔潤道暖嵋猿欲渡懸崖滴渥鳥
應猗合當祈取源頭水一日甘霖潤草菜

行軍糧

行軍糧我心傷舊穀已付　卜永昇
民乎欲斷腸　新麥青青未上場

其二

行軍糧我心傷別人妻子　安家室爾獨挑戈在他鄉
軍乎欲斷腸　卜永昇

憂旱得雨招逃亡

惟天曰好生脩民何不蘇兵戈躁蹂餘河伯旋爲毒
月露泣飛鴻荆蓁没頹屋新舊欠迫呼官民累相逐

痛定方歌肩旱魃虐更酷一冬雪未霏三春雨吝滴
二麥盡焦枯充饑無半菽北戶約逃荒活口趁饘粥
游魂何所之廛空住不惜下氣接脩奴含羞見子媳
日防里長來夜望先壙哭夢在家園行醒方他鬻宿
幾悔離鄉遠欲歸歸不得長吏心獨苦當照逃亡屋
我作逃亡歌下筆增嗚咽吾民即吾兒掌珠豈忍擲
今幸甘雨施秋禾猶可秉卜乘此急歸來疾苦應稍拙
蒼天鑒我心愛養等織悉看我招亡詞字字淚痕濕

太行山麓晚歸　卜永昇

青青柳色弄春柔烟罩行山擁翠疇村路夕陽人影亂輕寒不上做貂裘

過山陽輞范龍圖　河北道　朱廷琭　富平人

天工新成白玉樓知君不得戀滄洲除書春到逢三月旅襯秋來棲一丘精衛自啣塡海石苧蘿虛擬泛湖舟山陽笛裏聲聲怨讀罷遺文淚泪流

次前韻　郡司理　曹同統

峻隊遥知百尺樓幾從塵海望瀛洲投瓊鄭重書千里頒玉悲酸影半丘日近天閶傾秘枕風生夜壑冷虛舟棣華砌畔芝三秀遠邑金盤僊露流

五里源道中　曹同統

平沙無岸畔衆壑遠成幛歲稔勤秋刈途長趁落暉雁排人作字樹聳鬼生威風露村坳北蒙葦蓄狗肥

答吳愛諱約遊北山　范正宗邑人

孤笻步層渡潺湲夢落春流亂石間君問陶朗何日訂杏花時節上青山

劉伯倫醒酒臺　范正宗

伯倫性嗜酒醒酒酒者何爲想亦偶然而後人因命之

祥中漱倒日枕土太平時有夢惟求穩松風不甲吹

漢陵春草　范正財邑人

昔渡銅臺水不聞歌吹聲西陵寂寞路一樣艸間生

商壚暮雲　范正脉

采迎待王村魚躍孟津渡荒雲日日來麥秀城邊路

竹林七賢　范正脉

千載竹林醉如何咏五君當時學鍛者早有絕交文

漢獻陵　范正脉

赤帝劒飛泣鬼姆桓靈之季成末弩區區闇寺不能

平可怪紛呶招外侮群奸遞起無寧時前雖拒胤後

進虎老驥千里歌何爲沙域自雄屬魏武掌內天子

如小兒三尺輕紈傳禁籙英雄唯有劉豫州人中游

龍孔文舉當時內外若兼謀誅曹如鬼何足數三分

究定豈非天高帝子孫竟臣在山陽一片草茫茫狐

狸晝啸鬼夜舞我停單車望古人老鴉猶作當年語

百家巖寺　邑令張明遠保安人

仙人何處削芙蓉山寺雲巖歷幾重路轉危梯陡峭

漢塵沉銀海失高峯閒看瀑布飛朝練時聽

晚鐘莫美禪心清百慮得安吾道日從容

醒酒臺　教諭田　發林縣人

翠壁丹崖天半開七賢曾此共徘徊當年只合酣酊醉何事仍留醒酒臺

午日山陽弔古　范正衡邑人

蠶路生龍黍山城起夜鴉遙看採艾女不是漢宮姓

百家巖寺　范　珮邑人

一寺峯峯抱峯峯皆絕峯三春勞遠夢八月杖孤笻

林遠疎樵牧岩虛宅鼎龍疲奴饑莫怒我欲採芙蓉

詩　五言

漢獻帝陵　蕭瑞廷　河內人

君王陵墓枕荒途松栢蕭條石馬孤春色不關高里地空山只有夜猿呼

遊西白澗　周猶龍濟源人

仄徑通人過清蒼四抱迎到來露氣爽久坐石香生

懸瀑驚風雨悽崖凝雨鮫遡源高忽灑汪郊墜未休兵

登天門山　王　寅邑人

天門石磴裏如意俯秋容雲纈迷歸路嵐消出亂峰

飛泉滲雨霧灰蠏走龍芳音聯真諦長歌度

百家巖同邀令君長白李茂才虬雛

范正宗

不是狂懷不許登芙蓉十丈捕雲層松巢曾養千年鶴白氣難消六月冰能使山靈歸楚客更邀石鼓對閒僧夜來寒火啼頭起亂指峯峯散僊燈

聽明月泉

教諭 周 校 宜陽人

疑是風聲雜雨聲草廬獨臥一心清五更月色穿牕入始覺寒泉徹夜鳴

重遊百岩寺

周 枚

十年不到碧峯頭恐負山靈續昔遊寂寞烟霞僧欲老白雲堆破舊經樓

今春修志頗早夜聞大雨如注曉起不啻晨餐

驅馬出郊坰見農人遍野耆而賦此

邑令 吳映白天津人

颯颯簷風發陰陰漏莫沉一宵春雨足曉起落花深

題玉泉僧舍 吳映白

晚晴最愛虛庵上著法一望開若封中散雷雲接步兵臺

唐人有此公晴墓詩 緣竹緣崖密飛泉激石來歸途鍾磬發荷擔一僧回

前題 學博 黃汝震光州人

不盡登臨興高風遡晉賢峯斜抱寺曲徑暗通泉

緣竹渾如昨琦雲去渺然俯看塵境遠指點在蒼煙

過山陽 范繼武邑人

濁鹿城猶在長門何處尋空留一片月夜夜上遥岑

春山 范繼武邑人

一帶春山花萬叢紅紅白白任春風開軒滿放春山入無限花香枕簟中

寄百岩寺慧遠道人 范正衡邑人

爲愛菩提髮欲除一函音寄野僧居空岩處處堪容我莫上山靈逐客書

贈家琦麓兄 范正衡邑人

市隱儒仙似鶴癯能容疎懶足閒居櫻楠遠屋千年

極海足維麻百代書藥圖揮鋤時自勵酒瓢緣客不
會盧青山滿眼連城郭臥看晴雲日卷舒

遊百家岩　范正衡邑人

百岩占絕行山境谷靜林深都堪領我來折屐禮空
王蹈破春山雲一嶺春山兩岸百花開錦綉誰鋪不
許頃婉轉東峯明月生碧潭上下見月影月影空明
玉兔藏流光如此誰知省澄心靜聽山僧語忽悟從
前毛骨冷

唐

請韓文公從祀孔廟疏　皮日休

嗚呼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于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晦於漢魏息于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左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食配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

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流杉輩

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燄然復
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
禪造化補時政緊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
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
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於
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
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褻聖人之義哉
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
在二十哲之列則似乎典禮爲未備伏請命有司定
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
是也

明

爲印官病故祈補賢良以救危急疏

禮部
主事張三就 邑人

臣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河南皇旱人走臨半盜賊
蜂起所在雇寧見于撫按疏中我 皇上固洞燭無
矣而修武自流寇破城之後走者屍骸尚暴生者
存僅存此之鄰封原自有閒臣于本年四月離家

災蔓遍野燐火滿溝傷心慘目已是不忍見不忍言之光景也行至中途遇新選知縣范士偉道左立談相向痛哭本官灑泪作別慨然以不愛踵頂自矢未歷三月果有傳聞本官恩威並濟心血幾枯民亦感泣寧甘餓死不肯作賊臣於是大爲手額竊爲地方之歲子慶幸忽于本月初五日接臣男張四可手札內云本官拮据過苦憂鬱轉深數旬臥榻一朝長逝然本縣窮民一向不敢爲非者蓋一戀於本官之撫綏多方一懾於本官之約束有法耳此時此際復何依倚而不動計無復之之想復何忌憚而不爲僥倖萬一之圖乎人情洶湧包藏莫測殆不知旦晚間作何結局也府道緣此嗟嘆俞謂修武薄福此何言世界而可使一日無如此賢父母耶臣閱之未竟不覺拊膺流涕彼一孺子尚知爲父母之邦慮臣能無慟而處于此謹據前情爲我皇上陳之伏望軫念邑民邑安危祇在呼吸之間勅該部詳爲擇人速行給劄且勑限赴任使之盡力料理一番庶竈底抽薪視毋湯止沸當大有運庭也不然饑寒窘于前催科迫于

後鄰封積逞之徒見有楊樣爲之煽惑爲之餌誘而
無依倚者恩威之愚氓不得大有力者銷彌其間恐
二十一 二劈劈立化爲綠林盜藪矣

修武縣改驛奏疏

失名

題爲奴國巨寇破城刼庫掃境焚戮伏乞聖明乾元
再造改驛遞徵以暢皇仁事臣閩漢史司馬遷有言
六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親臣
當痛苦慘怛之極者也恭誦我聖祖高皇帝臥稗天
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陛生員不許事切已身許宗

人抱告聖謨洋洋臣顧諟慄慄豈敢越畧但臣急父
死於賊母死於賊兄弟妻子六親族屬死於賊鄰友
鄉鄰邑民萬命死于賊舉目淒涼彌天冤痛一念追
憶什地昏絕臣幸得九死一生之餘息抱不共戴天
之仇冤故不敢自愛首領匍匐萬里伏奏天朝陳訴
賊之殘毒伸萬命之冤盒疏驛路之斷阻成再造之
生機皇上垂聽而憐察焉修邑在該省八郡中最屬
地瘠最屬民貧行山北鎮沁水南臨陡坡石盖碉
九衢居七中間可耕者僅一帶之地耳近年逆匍

驛遞衙繁差巳派徵而復出民間賦既全完而仍徵來歲殫其地之出竭其盧之入不足敷三徵百孔之併用也猶幸有父子兄弟聚首借謀薺子負債緩死桁楊之下意以食一日毛土輸國家一日九賦之征延一歲餘生劾一歲國家狗馬之力奈皇天降禍去歲九月二十二日陝西反賊稱二十萬衆由栢山戶廵忽驟至縱橫百二十里蛇踪豕跡接踵摩肩毒手霜鋒一聚屠戮兩日夜殺死鄉民李林等屍橫遍地何啻巨萬行山前後溝塗枕籍二十四日進修城翊庫獄焚文卷燒房屋掠馬一百餘匹殺縣丞周玖傳典史于守彬訓導朱家彥驛丞張社殺鄉官教諭李時華教授侯來同支解焚子庫大使焦鏞及巳之士民不可悉計流賊既翊旋劫殺于前陽和衛救兵獻功復殺于後共殺在城百姓男婦老幼等軆原抱襁褓攜雜自盡池井壅屍幾滿有乘夜南逃至沁者武陟防禁渡賊至剝衣露體投河爭先合羞奔觸覩之腹裂子屍相抱不合罪嬰赤何仇天地改觀乾坤震盪悲風怒起河水

流鄉城池井預沁兩河蝗旱疫癘相仍死者枕藉
千餘矣迨陷獲婦三縣被殺者不計也其舉火則百
炬天紅萬室灰燼其間有老者病者不能逃避或鎖
數百於一巷或杜數百於土洞縱火焚薰烈焰中悲
號慘慘不忍時聞屍熟鬻食矣其殘刻則置赤釜於胄
腹以行炮烙蔑油絮於耳鼻以效膾炙或烹嬰兒或
剜兩睛或殺滿門男婦老稚牛馬金帛一掃盡空賊
和衛兵平陵迤南扎營東離城三十里許逗遛三日
任賊殺掠一十六日方經進兵賊聞復由山後殺回

而西陽和衛兵獻功殺掠與賊亦畧相當剩餘者皆
屏息屍底理身草莱弁迯脫仍迴者寥寥落落僅十
分之二三耳蓋迯賊煽禍何代無之茶毒未有如修
民殘酷未有如流寇以貪無錢買命又內有洞賊報
馬頭山往歲攻擊之恨故也見今賊勢燎原毒焰中
土或遠或近風鶴魂驚二月二十九日賊再入寇河
武修三縣境界大勢愈熾慘酷同前循山扎營分兵
四掠夜焚民舍光映四五十里晝刼鄉村各色三二
百家三月初二日勦移境霍村往東殺至溫

界從北七百餘人潞山西烟迴薰炬殺戈又共約一千
餘人而山民始無噍類矣臣痛父母摧心如割憶妻
孥憤辱難堪國家三百年休養生息之赤子豈容供
迤賊無饜之凶鋒是以披心瀝胆冒罪瀆奏臣首陳
驛路當亟改者古由南路今由北路改北路于南有
衆善之兼該者請陳管測之見乞聖明採擇焉起孟
縣河陽驛東至覃懷驛又東至寧郭驛各七十里東
至武安驛又東至崇寧驛各五十里共二百四十里
在沁河北行山前是爲北路起河陽驛東至溫縣古

名溫泉驛五十里又東至武陟縣又東至元村驛各
六十里共一百七十里在沁河南是爲南路議行南
路者惟移兩驛減六驛爲四驛減二百四十里一
百七十里減二萬一千金之費爲四千金之費益
移兩驛者移覃懷驛于溫縣再置溫泉驛覃懷驛所
之官吏隨之以本驛所銀十分之二貼溫餘銀上
充餉裕寧郭驛于武陟本縣原有之驛不必貼而
驛者減修武一驛官吏隨減以本驛所銀十分之二
所溫餘銀解上充餉減襄嘉崇寧驛驛所官吏隨減

以崇寧驛所銀十分之二貼元村驛餘銀解上充備
以數計之臣縣馬頭七十腳每年工食銀五千二百
八十五兩牛頭七十腳工食銀二千三十兩共七千
三百一十五兩合之覃懷兩驛所入約相同修銀當
得二萬一千餘金之數各該貼驛所銀一千四百六
十二兩三處共貼銀四千三百八十六兩一歲可減
萬有餘金且有三便神京川陝七省三關未必無徵
取警報之急勢關呼吸淄逝雲飛北路遠七十里七
八月秋雨淋滂波水建瓴驛路汪洋動阻旬月南路
則河低路高沙崗乾坦絕無水患減雨驛而仍近七
十里此一便也逆賊刼民先索驛馬次索金銀則知
賊垂涎虎視者惟馬亦探路還險易以為援取之計
修彈丸山城內無兵守外無救援賊即入無人之境
安得不失設復買馬置驛賊來劫奪可全足而候南
路則南黃北沁陟温居其中間陟四東三十里許黃
沁交流地名合河口驛改南路者賊不得一蹴飛渡
亦不得咄枚暗襲誠慮三面阻河正西一面以精兵
掩之將入人授首故連次沁北焚殺無藝恐南安墜

如故者以有此天限也聖之險也此二便也過客流
離山居命千里倘重被
何辜地在北山後安營由山口往返出入時來清化
鎮及修境殺人坊糧此寧可介過客行乎惟南路則
境中頗時行李可以無虞此三便也
此既不全以其言流寇之禍頗詳故存之
禪記
唐
百家巖寺碑 杜鴻漸

百家寺宿蹟在行山南我唐天子所主之邦盡中國
中國山嶽以千數太行爲靈長太行延袤且千里有
巖焉峯自高齊爰立茲寺以其巖平易可容百室故
命之曰百家也觀夫畫閣高懸寒玉亂瀉勢連重宵
居凌太虛帙浮景以遠耀帶流霞而飛動信梵族之
寧處又何必花爲宮而瓊爲池乎周人滅齊初隆中
廢隋氏踐位厥名乃復然而乾剛不用生人畢墜於
水火佛日未明像法與時而銷滅物不可以終否故
天命既集于皇家惟聖祖建元嗣及我后赫赫在上

以整飭吾天平海清庶物遂成教遊其中則莫之
閑已蠲陋夷蕞處同暴緇錫虐虜獸心追崇塔廟誇
所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況于遊者乎
前此者禪師處忠身具律儀言爲訓誨萬衆蒙益千
里向風故能磨斬茵蕪蓊蔚搖木斯扱巨石必轉儲
供外辦功費不貲歷數十季以授于門人昊也最公
則公之尚德也敬求留事懋跡先賢行細一塵菩深
湛密由是特啓宏宇易置高廊杯土樹芳貫石行水
動有方畧隨其便安終今以來假有尺塗片兎之力
蓋無足云爾記有之凝冬不沍永日清暑盈虛應期
激皦如晴晛雹若風雷寺西瀑布威儀之觀也雙峯
圻雲對壁爭峻仰攀霄漢下窺炯雨巖上天門通元
之階也一徑橫亘迂餘乍滅靜出援鳴視臨河高隱
見眢墟極遠之路也若夫奇檀修竹稻蘆蒹葦郭封
遺堆玉仙餘水昔人之休苛此地者豈不宜哉上座
如航寺主英俊都維那善等益嘗聚徒而言曰處寂
默者而以了心資言說者亦以入義非山林境勝何

以臻此內通非文字古遠何以宣乎外法會議刻石
來後千百天賢明之長有博陵崔珪焉其貳佐也
信之士有崔伯嵓韋無擇崔皐焉能成之俊有趙璘
焉協無異謀其敢牢讓銘之曰

巖巖太行綿橫千里環厚地兮寂寂楚宮懸處百仞
乘顥氣兮毫光月滿照清三界破昏類兮石爲可久
文亦揩揚行佛事兮天寶八載二月晦建
元

重修廟學記

王　惲元人

覃懷風土距太行之陽川平氣淑山水秀麗而遠舒
發於寧者爲多故人傑地靈自昔無荒寒僻野之陋
至元壬午冬前州將劉侯與予同在京師間相會肆
談懷衛間勝槩嘗嘗志倦因及縣之廟學與脊本末
告予曰廟自宋歷今雖制量不齊隨時徙建甚備歷
壬辰雲擾俎豆不遑賴先師家府爲主張是故已圮
者隨葺堅完者俾勿壞乃以有道王君文玉陳君友
雷趙君宜中輩前後顧篤得歸然存於兵燹之餘乃
懿哉幸也至元癸酉酒不消自鄭秩滿來歸顧

像歲[illegible]雨侵剝[illegible]狼籍無復於舊荷新之
責莫不克舉乃倡帥官屬日以修治崇儉爲事御史
柏德思孝又從而贊焉經調官蒲陽彭三明府十年
間昔次第而作新之遂延致教官日誘諸生講肄於
中復申請有司得酒脯十餘人春秋奠獻鍾鼓鏗鏘
禮容升降盎肅如也侯之素願畢而明德新民之
教尚未敢議也予曰不然郡邑之政似有緩而急者
學校是也學校者三代之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
上則小民親于下此所以關係風化固不的然而彰

歟若夫山川英萃之氣氤氳開闢鍾奇孕秀曾無今
昔醇漓之間至於涵養薄俗作成善類寔庠序基而
本之役之來者復能尊崇勉勵以極菁莪棫樸之美
異時人材輩出如近代進士張夢鯤郡歲貢袁祁仲
趙觀以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誠不難矣劉侯曰有哉
哉子之言也請筆之歸而刻諸麗石庶幾有補新文
而興起者焉

龍涵禱雨記

縣北兩谷而近有峪曰溫盤崖頭飛泉名[illegible]

謀予尺聲勢洶怒奪目駭心下滙爲潭深詎易測也
得二龍宅之人有見之者或白如練或如金色潭西
南有祠故節使劉公所建石碑字刻大畧記龍公姓
白失其諱與黑龍爭是潭山麓爪迹至今宛然首末
與張宣城焦士臺類焉時遇旱遠近官民祈雨者靈
應之迹構於屋壁殆徧大德丁未自秋徂冬三月不
雨監邑公伯不花乃齋戒三日率僚屬詣祠既禱仍
撫潭水歸置壇行祠朝夕膏香致敬不懈越三日雨
大作公以旨酒嘉殽答神之休謂僚屬曰祀典有之
能禦大菑則祠能濟大旱則祠有大功於民則祠是
神也易歟爲豐變枯爲榮非禦菑濟旱有功於人乎
即具其事申府乞達朝廷顯加封號前號暑巡檢閻
從謂鄉中士夫請老曰公能揚神之休我獨不能紀
公之美乎求余文勒諸石伯不花公蒙古人氏

重修文廟記

李天祐元人

修武廟學在縣治之南廣袤數百步地勢爽塏可以
宅神安靈也考於廟碑當前金天會中縣令翟中舍
進士王紹祖貴始建基址凡禮殿三楹高廣視王公之

先聖鄒國公十哲神像及兩廡諸門請
堂碑亭以大成具獲存於壬辰劫火之餘豈非神物
護持而然邪昔在承平風俗淳粹人材輩出是以廟
學甲於他邑至今猶描美談也逮天啓皇元奄有區
夏戢武功而尚文治至元十禩縣尹蒲察公仝僧其
廟經歲久土木崩摧慨然以興復爲任締構一新其
經始落成內翰王公述之已具蔵踰三紀政歷數輩
時有增葺皆非力致勢刼而樂爲之是可尚已復有
以斯爲不急漫不加省日寖摧廢是爲不知務也然
物不可終否受之以革大德已酉承事閻公來尹是
邑公能廉好義勤政恤民顧其廟貌弗稱神居謀欲
完葺者屢或尼或行事因遂寢至大辛亥秋七月乃
興厥功爰卜吉日取貲於官庸力於民躬董斯役朝
作夕休自禮殿以降缺者補傾者正腐者新圮者墁
塗丹艧餙粉藻輪焉奐焉初若未嘗毀而又加壯麗
焉仍命繪七十子及十大儒像衮冕章徽彰施可徵
以備春秋之祀禮也先是大德丁未秋七月聖朝加
謚夫子大成嶽號諡告天下公爲磨堅珉書其事樹

豐碑端門之右相嘗課農桑立鄉校以風民俗庠
既成文石紀績已僉於壁八月上丁工以廟備來告
公率僚屬諸儒釋奠於庭元弁朱裳步武舒徐享獻
如禮八音鏗鏘以駭衆聽觀之者如雲集麟次日美
哉斯役昔倡公復洋於魯文翁興學於蜀亦弗多愧
既卒其事具宴以飲神胙于適階位諸儒合辭起曰
今邑宰閻公崇儒宮敦尚文教集子弟之俊秀者
就學絃誦洋洋爲今美觀自昔迄今百有餘歲迭興
迭廢而次第之難若此學必有記以誌本末幸吾子
文之予辭愈篤而請益堅敢以不敏記之夫物之有
形而利於民用者則有成毀新舊之別理之常也宮
室吾知被風雨也須漏者補葺可以新衣服禦寒暑
也垢膩者澣濯可以潔未宵遠易而棄則其用於人
而可久聖人之道無形之可凝初無古今與廢之殊
天生蒸民各秉恒性昔知由之於人倫日用之間今
爲物欲之所蔽故明德不明惟其不能自明故必待
振作而開牖之此三代而下設學校教之以復天下
之道而作新之如是則人物之理何以異設斯學之

成異時人因故而致公卿爲善良者實基於此公諱
珪字用之晉寧人涖事三載籍籍有聲推此則他政
可卜矣時元至大二年歲次辛亥秋八月二十二日
立石
明

新城記

翰林院侍講劉儼吉水人

正統十四年秋月北鄙告警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皆震驚欲遠遁廷議近邊郡縣合築城以衛內捍
外使其民有恃而不恐詔許之修武地界西北邊且
當往來之衝乃率先修葺爲防禦計然卑隘倒薄若
環堵然故民雖依以安而昔之震驚自若也縣尹郭
侯甚患之而相時未可以改圖景泰三年春四方無
兵革之驚時和年稔民用靖康侯曰吾可以有爲矣
乃屬其耆老士夫諭以興築之利不築之害衆皆再
拜稽首曰侯以是惠我民真父母也莫不爭先趨合
以後爲羞侯躬親臨之不督不期自正月始于二月
卒工城高二丈五尸下濶視高減五之一四面各有
門門爲樓重簷複道城之上爲敵樓戰屋凡百十間

脩溝壑壯觀表自開中達於京師凡道途所過州郡城池未能盡之過也初侯之興是役民雖樂從然皆調工大費繁非積數稔弗可集至是未兩月告厥成功蓋侯經營有方處置得宜一力不妄用一則不妄費復捐得古錢數十萬緡事餘以復百姓租故事速成而民益德之欲刻石著侯之功於是鄉貢進士張圮來京徵予記惟昔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於楚邱治其城市宮室各得其宜國人悅而美之作詩以歌其事文公之名因以赫然於後世修武去衛爲近狄人之難雖非衛之比而郭侯建置預備殆不下之惜予言不能如詩使侯之名赫赫然於後世也然功者名之實郭侯有功於是城城存則名存矣奚待予言哉侯名應誠西蜀富順世家父廉永樂辛卯進士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有賢名侯蓋得於家庭有素故其政之始於修武者尤多茲歲嘉禾生於邑中是其應也予獨記此者俾後之欲知侯者尚有所攷又以見

侯之政知急先務云景泰癸酉二月巳亥日立

舉人王　　巳人

歲貢題名記

太祖皇帝紹有天下誕敷文德以復先王之舊內
建國子外設府州學分命儒臣教育士類爰開三
年大比之科又慮人材有尼復立歲貢之法使之本
於鄉庠於庠閱於有司者然後升於禮部而上於朝
試其業得俊乂始入國子監繼試諸吏事而出身有差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於今幾百年矣其以謀猷在近
侍材操佐六卿以寬洪廉察任藩憲以循良豈弟爲
郡縣者於大比之選殆不多讓一何盛哉修武爲中
州文獻之邦士之遊學校而出於茲舉者累有其人
然非傳諸不朽將使出於先者何所業而生於後者
何所鑒哉崑山張君謙令茲邑適值保定蔡君璵吳
橋張君當來典教事相與謀琢石題其名所以宣士
德意風示後學也間屬予記之夫古之有功或紀於
太常或銘於鼎彝以至石鼓之文諫院之作是皆欲
傳諸不朽者也今諸君子列名於上皆出處以正先
後之有官守發於先者其淑慝已較然矣發於後者
惡可不敦實以副其名乎趙宋中葉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相補太

學士舍知台州李謂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而避之良以全行爲難耳今朝廷之立是法雖文之取而實行寓焉非因其言以求其所至由其迹以信其所存即古鄉舉里選之遺意也苟後之來者不務實行惟文藻是圖覬僥倖於萬一則將併其名而喪之矣故余書其大畧以規仍虛其左以竢

科第題名記

蔣瑛

修武古寧邑周武王勒兵於寧故名歷漢至元其間更改不一我朝奄有天下仍復爲修武而隸懷慶焉

邑有學尚矣古者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之優者而賓興之登於天府而任用焉我朝列聖相承稽古崇文士類漸染登儒科躋顯官眞才實德未有加今日之盛者也天順甲申夏教諭蔡公輿訓導袁公嵓會知縣張公謙議之曰先王之世士之爲善者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垂所以寓奬勸之道也修武爲畺懷鉅邑山川秀麗士生其間豪傑俊偉每當大比應多士對大廷者累有其人施於有政文章道德炳然而題名之石未有誠缺典也盍鐫石題名以爲

來之勸乎張公聞而是之於是各捐已俸募貞石者若干人勒其名氏於上
國初至今登虎榜題雁塔者若干人勒其名氏於上用垂不朽請予記之予曰題名立石盛事也於以彰既往詔將來盖示激勵勸相之道焉世之爲政教者朝夕汲汲焉校簿書呻佔畢知其勤勞自以爲政教莫急於此至於關風教垂久遠之事乃忽之而不爲今三公斯舉誠所謂知所先而士之列名斯石者亦可謂榮矣若夫名節之芬事業之鏗鉤勒鼎彝垂竹帛次序於凌烟麒麟之上者此在諸君子力行何如耳而予之所以望於諸子者亦此也然則後之人有讀是碑者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佞某也廉某也貪某爲循良某爲酷吏其可畏如此此又在諸君子操存何如耳則非予之所敢知也是爲記

李濂

百家巖記

太行矗矗數千里雄跨河北諸郡而山之所至隨地得名其實皆太行也修武之北五十里有曰百家巖者以巖首稍平可容百家也嘉靖乙巳春三月余下天壇旋軫取道修武往觀百家巖之勝乃由馬坊村

並山北走度岡嶺數重失道入灌莽中遇樵翁指示小徑草樹蒙密攀緣以上石路欹仄愈進愈峻至其處則見飛峯叠嶂懸崖峭壑連亘起伏若迎若送若拱若揖若拒若闢堆砌積翠煙霏冥濛不可勝窮太行穠秀此當爲冠而叢林崇明寺實據其形土人謂之百家巖寺創於高齊唐稠禪師益拓大之臺殿寮宇咸壯麗乃若泠然自山而下濺濺有聲穿僧殿之礎流入僧廁者玉女泉也一泓湛然影沉沉紺寒在僧殿之後者明月池也朱欄碧牖當池之陽四面敞豁可凭可眺者環翠亭也蔓僧殿之西有石如砥可坐而飲面對瀑布泉如千丈珠簾噴氷灑雪凉氣颯颯侵入肌骨者刻伶醒酒臺也臺下有池方廣踰數丈泉出其中四時不涸者稔康淬劍池也宋嘉定四年河北提刑曹涇楷書醒酒臺淬劍池六巨字刻石上面鋟竈乃在淬劍池之畔云由醒酒臺而上廢址宛然有磴可躡者避暑樓也相傳漢獻帝爲山陽公時嘗避暑於此瀑布泉之右有稠禪師庵庵左多生龍鬚草凡禱雨者率采之以塞瓶口它山所無也巖

上有二洞千佛洞在洞前庵上而觀音洞乃在玉女
泉下皆空邃可居也王烈飲泉在伽藍殿後絕壁上刻
過石髓即此也寺中有斷碑數十皆剝落不可讀所
可見者唐杜鴻漸元張琥二碑王惲馬子安數絕句
也風景殊絕徘徊忘歸漫志其槩以助好事者

寄邑記

李濂

己酉春至寄邑寄邑者昔賢棲遲之區也出邑之
北四十里至真浦觀閱邱長春勁書劉海蟾入道
石刻觀前有古潭瑩澈如鏡相傳海蟾子洗丹處

也又十里抵山陽城一曰濁鹿城漢獻帝之墓在焉
曰禪陵魏曹丕逼帝受禪奉帝爲山陽公居此陵之
東五十步有漢獻帝廟傾圮庳側正德初蜀人冷宗
元爲邑令復其守陵者二戶余至其處見孤塚如阜
封鞠荒凉荆蔓蒙茸不勝異代黍離之感晉七賢竹
林亦在茲地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者也余徘徊四
顧絕無一竹尋訪遺蹟得一寺寶七賢堂舊址蓋後
人建堂於竹林以祀七賢者帥券中臥一斷碣隱隱
有字可攷元末始改建山陽寺又曰竹林寺云七子

修武縣新開洋池記

進士　周　佑　邑人

修武縣治折而西五十步而近爲文廟創葺具志中歲久浸壞室宇圮敝不任風雨且泮池在櫺星樹戟之間湫隘迫塞夷若汚甽游息其中者亦萎然不復自振故昔之比舍咿唔聲徹於旦今鞠爲茂草昔之登春秋榜者科不乏人今八十年而遠望若河清矣豈士習不力耶抑地氣使然耶萬歷十九年辛卯督學使者周公校修士大爲稱賞訖科第事驚且疑久之及文旌東指過學故處憮然曰地氣與文運通惡有

重修洛泉谷記

進士　魏景元　中政歸司馬氏時事日非懼禍及己遂詣洛泉谷幽僻乃相率爲竹林之游以自放焉初七子之縱酒也實欲閉關沉晦冀免刑戮顧亦有弗能免者君子處世之大方其別有道乎乃若蘇門之孫公則得之矣余游山陽迺遡洛至六真山訪六真修煉之迹山南有洞曰六真洞深邃窈冥不可入聞其中有數丹竈洞前舊有六真觀今廢而新河之水自六真山合王母泉南流入吳澤陂六真者即處機劉處玄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馬鈺也

迎塞傾圮若是而能使人文之休昌乎急葺洋池於櫺星門之外會邑乏令署事者憚於興作之勞且地爲居民生產簷栿啄望欲一撤爲通衢誰其聽之幼兒老婦啼訴几案前日無寧時事幾報罷適矣邵鏓得修令甫下車人來言前事即慨然曰此當事廣斂學宮至意奈何以一二匹夫匹婦故中止乎招所居民佯恐喝之曰爾欲撼公議哉隨出囊中金與之曰爾無作怨言酌爾直事遂定時郡守詹公丞劉公倅喬公理王公下及學博弟子併鄉民慕義者各捐貲佐之共買地東西八步有奇南北二十八步鑿池其中疊磚爲龍架石爲橋繞以石檻障以木屏規制宏敞過者改觀是秋周生佑即上鄉書侯喜甚復諭諸弟子曰多士聚哉地靈人傑業已有徵矣吾益爲汝成之修大成殿五間東西廡各七間禮門三間櫺星門三間明倫堂五間東西齋房各五間門二座棟楹聳邃丹堊映錯遊其中者目爽心開若置身於清虛異境而忘其爲昔日之萎然者將奮然起而建鼓登壇繩繩接武以繼曩時之盛者不可

應指俟哉昔文翁起學宮於成都市蜀士文雅比於齊魯而文翁之政遂爲循良稱首矣之振起士風視文翁矣嘗過之則後有傳循良使昭代吏治光於千古者舍矣其誰首哉余敬掇拾其事以俟採焉周諱夢陽江西吉水人詹諱啓東福建安溪人劉諱應聘山西翼城人喬諱萬里直隸華亭人王諱如堅江西安福人鄒諱烱直隸安州人餘悉勒名碑陰

修武縣修城記

占事府少占傅冠江西人

自鴻雁莫集崔澤弄兵一二挾里升虛邑恃人治狀博上官譽之士率舍宪圖而問高深以廹始受事之賢令令無不人人談城垣急乃成効罕覩而吏議踵至矣修武爲豫屬蠏邑武廟時山寇竊發邑無險可恃殘掠獨甚迄今上崇禎之五年寇變再告邇來轄軒公車皆能言修武城垣得失益扼腕任事之難益國家燕鼎環輔之巨郡三其在豫之覃懷修武實當西南外輔周武王所爲寧邑勤兵杜牧之論河北精銳盡在於茲當事者乃無能和衆斜民以庶幾於干城鎧笠而區區土壤憑借國家將焉用此廓城且修

武又非易城之地其土虛虛然散其沙礫浮浮然風
棄其井舍漸漸然荒落於寇賊一再蹂躪之後輕用
其力則無民重用其力則無城易視城則無城之兵
難視城則無城之令自修武思之天下事何一非難
易輕重首鼠哉袁山周泚若使君受修武事甫數月
戢耽騁禽息如異時之踞蹐修武固且摩厲於不吁
之城或以築歌或以寺謠或以望關喜若弗問有異
時色變者异哉修武民歌則旅之謠則舞之喜則主
之以旅以舞以主臚傳而聞之史氏余爲之起而嘆

曰周使君其殆庶幾乎難易在心而輕重勿併於天
崇德殷薦之上帝使君以受事未幾城修武而和其
衆於歌舞之塗其必耑豫益又可知矣聞之軺軒公
車言修武成城不出里而募鹽兵不需索賦而節用
奇力不苟且上官檄而撫摩勸相此其爲使君美豫
之道也哉夫繇異時言之修武城爲政山令言之修
武簽爲政令爲政者豫矣使君占豫而行高深之

成雖詩所稱南仲城朔方以奏於襄昜以加焉後之撫斯城者尚亦思宪圖庀積銳以無怠難易輕重之今昔歟城去京師西南外輔近其陰則太行巍翼其陽則沁水縈帶右輝左懷州地居然耀德而勢是不可無城周使君治城長千有一百丈廣舊城四之三高舊城一雉城之樓四城角望樓者八城堞堶堄凡千四百有奇十堞一堡十堡一整環城有更廬櫛比復爲瀦隍廣袤二丈許寬丈許肇始於崇禎八年乙亥二月八日五閱月而成

創建奎樓記

岸生王賓王邑人

邑矣劉於崇禎壬午疢疾來宰甯見甯之士民均病民病於土荒而稅不減士病於藝荒而迹不揚矣憫之即循覽阡陌其爲石田者十有七則除其七其爲易田者十有三僅賦其三民始嗚嗚有起色已群諸生而課之亦復英英可采而飛鳴者卒鮮其人侯惟之貧曰甯之貴國初在衙之乾自洪永至成化間科不乏人有多至二三者有甚至七八者後徙於衙之坤八十年不一上賢書焉萬歷辛卯春督學周公夢陽

通之嫌其隘塞撤民居而通其衢且廣其什是歲癸
周氏佑者即應運興復爲名進士丙午王氏玉鉉者
復冠兩河天啓甲子夏郡守王公煥善堪輿術仍尋
故址而徙之丁卯張氏三就者亦應運興繼成進士
今復寥寥豈地氣尚未備耶庚聞之外眺河山之勢
內察城郭之形乃瞭然曰巽居西北地峻而城之東
南稍卑氣傾而無以砥之宜精光之不逆矗也樓奎
於奠隅凌晖睨而高之或可以返當年之盛乎僉曰
唯唯庚出俸金以倡而博士弟子員胥和之始事於
壬午之十一月告成於壬午之十二月或有疑之者
曰奎主文章位極之西北而樓之於東南無乃戾乎
庚應之曰奎雖繫於西北而在地則爲魯之分埜魯
人奎度所以文章甲於千古而以極論則魯正極之
東南隅也甯爲邑衙即其極巽建於西北所以映天
之奎也樓建於東南所以映地之奎也奎光直映人
文當必蔚興矣雖然二三子尤宜勵乃志篤乃功背
城借一以無負予鳶魚之苦心不則譬之病者然已
不自珍而徒恃醫者之理其外亦未見其愈也已

修武縣儒學鄉賢祠記

王時春

鄉賢者何祠邑之鄉而賢者也修武風稱名邦賢人不乏但祠宇久廢莫有賢侯出而慨然以追崇往哲弗克振舉玆邑庠進公來治修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悉興其建義倉廣儲積使民有養復飭學宮宪教化惓惓以追崇往哲是事斯時也督學憲副袁公移文修復鄉賢以表章先哲風勵後人公僉卜輿論得鄉科任蔚州知州進階中順大夫姜先生鄙歷任碑志表上會袁公總憲荆湖事寢益三年復上憲副容公且請且又采諸輿論前後無異申勘再三而事始定遂鳩工聚材建祠於學宮之後而姜先生祀焉顧元宋而上諸先生德業行誼彪炳志牒勿諭已乃寥寥二百年間名鄉顯宦獨姜先生以賢入祀豈偶然哉嘗讀先生撫蔚去思碑而入名宦志載傳文玩千餘人赴闕泣留及修堡有功欽賜綵緞加俸寵賚事見於太常董公碑侍御韓公疏至今照耀人耳目乃知先生傑然有古循良風解組而歸又以禮致仕終始無少虧玷且也詢諸邑學士咸稱先生自幼冲時

馬　渭

居廉守默至論國家可否屹有萬人獨往之概所遺祭養二田以光祖洽族今猶存焉夫以彼官守之德業而居鄉行誼又如此固蔚然醇士以祀鄉賢宜也其先生之孫若光祖者悉能恪守先德孝行著聞就井先生之賢所貽哉是先生固賢然非邑侯之賢就與祀之所謂夷齊雖聖得孔子而名益彰有以也往哲之追崇趙公之賢不盡彰乎嗣是修之人士觀感而興起者皆趙公賢父母所激勸矣即追崇往哲固趙公之徽烈光於其前即後之人觀感而興起益趙公之德化垂於其後趙公真賢矣哉趙公諱可學號至吾任縣人其所爲善政難以盡述茲鄉賢祠成特舉而記之用志不忘云

百巖寺重修僧殿記

百家巖寺在太行半山中層巒疊嶂或時於後或時於於窈或伏於前水出石中清流遶屋可以濯纓可以洗耳晉魏唐宋以來遊人騷客代有遺蹟遯暑有樓醒酒有臺淬劒有池紀載題詠有詩有文盡一邑之勝地也友人范仰之與予嘗一登覽焉巖前佛殿庵

然一新舊佛像以金碧繪棟梁以五彩規模宏麗於舊有光其寺僧有曰滿舟者偕其同事曰滿山再拜於前曰願有以紀其歲月予以不文辭而明日請益堅則問之曰主其事者爲誰滿舟曰殿之在東者吾師幸俊建於今師幸俊建于昔者也殿之在西者吾師幸俊建於今者也問其工費之多少則曰材木取之於山厓甓陶之於冶力役雇之於人以錢計者幾千緡以粟計者百餘石耳問其錢穀之出入則曰施之於鄉人者三之二取于山田者三之一斂之於衣鉢者亦足以助其不及焉而皆吾師之所綜理也問其修造之本末則曰經始於正德庚午落成于嘉靖丁亥然功未畢而吾師沒苟完美繼以成吾師之志者滿舟亦與有力焉嗚呼天下之事不慮乎功之不成而慮乎信之不篤幸俊之爲師滿舟之爲弟子皆能篤信其所學者而崇奉之且欲勒諸石以傳不朽可謂能振疲宗風而有功于釋教者矣使易其所學者而爲士農工商焉則必能各勤其事爲公卿大夫焉則必能各勤其職天下國家之事何患乎功之不成也哉惜乎其

得乎彼而失乎此也予學孔子者也其所以傳之信之者覩彼反不能無愧也乃樂於山水之勝而有以識吾之遊也故直書其所言者以爲記

楊念齋遷守霍州去思碑　進士　周　佑　邑人

侯令寧五載政成遷刺霍州以去士民肖像以祠復詣余請曰吾儕無侯何以有今日哉先年乙酉秋七月不雨室赭道殣明年二麥就槁征輸急於風火民思闔戶遠竄侯時下車授事請蠲請賑長跽大吏之前移時不肯去竟得請又明年有氷雹之變麥禾如

割又明年沁決桃村口田廬漂没舟浮城門之內侯履畝問疾苦掩泣而食不下視已酉有加焉三四年間水旱頻仍民之命一髮引之矣咸須臾於侯之廕下以竊餘生無侯何以有今日哉今年甲寅春禍藩之國棚殿輿輦供給之費商搜髮縷猶恐莫必其命侯委曲裁削上不失九重親親之意下不斃百里元元之命卒帖然克襄鉅典每年夏秋之稅令納者自織目匾有佚於格者稍加鞭朴則引扇障面而不忍加鞭今以稅額奪俸鞫西行之駕未嘗怒形於色民

有質成者即引見開諭俟有更新者即置之不問且
兼以自持贖鍰羨餘之屬毫不染指數年來未嘗以
一鮮衣一美食自奉其他節郵傳郵孤貧勸稼稽與
學校難以縷指雖兩臺旌薦恩綸褒寵今又有霍州
之命似足少酬其功其如吾民之不獲久庇於侯何
哉余謂吏稱循吏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當見思夫
無赫赫矣胡思也夫子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豈以
赫赫者雖目前可喜而於平易之旨無當耶閩寧之
先有粤之越侯者守法人也遷滇之趙州焉又其先

有直之邵侯者慧心人也遷陝之商州焉此二人者
各以一察自好故卒浮沉歷歷而不盡見其長侯明
足以洞人之隱而不盡露其明不戞法以狥民而亦
不盡用其法仁心爲質設誠而致行之所稱古之遺
愛非耶吾聞霍地狹而事滅其財賦不足以當寧之
十七雖有強宗難禦會不足以當福藩之百一輕車
熟路可坐而措之矣異日位益隆德施益溥寧之食
福於侯者寧有既哉昔人云仁者必有後又知侯之
食報於天者當益未艾矣故掇其事而系以詞曰

嗣西夫子世清白兮爰有芾人守世德兮山城災殄
旱魃孽兮陽侯鼓波氷雹剌兮田廬焚蕩民吭搤兮
惟公賑卹覆以腋兮天黃分派繁費巇兮貂璫剝噬
腐鼠嚇兮惟公抗庇勢以格兮政成報最思寵奕兮
四騑鳳駕簡書迫兮民罔常懷心恐結兮千秋而下
石可泐兮名不可滅兮

重修黑龍祀記

進士　周　佑邑人

治北五十里而近有溫盤峪中有黑白二龍潭白者
據山之陽懸崖飛注泓深叵測折而北可五里而遠
魚蝦盡黑爲黑龍潭云世傳二龍共鬬穿山直走瓜
跡着石今尚可尋龍時偃仰水上居人見而駭之因
禱雨於此最有靈應潭之左因山闢址斬棘架楹肖
像其中禱者就而拜焉萬曆丁亥修大旱百里盡赤
幾爲無歲時郡丞劉公署厥事愀然憫之詣潭虔禱
爲民請命曰龍雄鎮一方而旱若是獨不能洒爪甲
之沫以活人乎越日甘霖大注士民歡呼旱不爲災
公集父老諭之曰龍德我哉微龍無茂微歲無民我

不能一日安於此也其修祠報之鄉民崔某踵而前曰某魏村之里左民也距潭十里而近某請修之便且是祠亦某先世之所營也公可之于是運斤型土走繩創壘撤其腐圮廣其涖隘越月而祠用成復謁余曰公德我哉微咸無民微龍無歲微公龍未必雨于我也其勒石記之余惟神人無二理感應無二機當公初禱時豈有禹吹芮草以致呪于龍不過以愛民之心出于真切懇至有足以自通於神明者石井之岡一日回枯澄口之祠千里生潤彼其德化未聞猶靈應若是況公之績炳循良陋戎牧于不齒者而顧奠其應乎然公以民之故而通于神民以神之故而通於公修祠之請此某之所以任焉而弗辭也且聞之博物志云龍所居者宮室必鮮麗則山麓之區宇雖不足以棲靈接鄉亦必有欣然而當其心者則後之禱者不必皆公而後應凡有應者亦未必非公之所遺矣公諱某歷任至今官所至有碑祠勳名方未艾云

三文公祠堂記

王教祥符人

文公祠祀唐韓文公宋朱文公元許文正公也先
是河南巡撫都憲內江李公暨督學憲副濟南邊公
移文治屬訪有先賢祠墓令修復之所以重古道崇
正學敦薄俗而啓來裔也時冷君宰修武亦以追崇
往哲爲念因考韓文公上世居縣北南陽城公實修
人也而學宮西舊祀朱許二公祠歲久就圮而公且
未與乃上請于當道增肖韓公像于中并撤其祠而
新之祠三間左右有室啓閉有門皆君自規畫未嘗
賦于民焉祠成君具牲醴率邑之官士享之而以狀

屬王敎爲記敎曰文者道之顯也自圖書之出而聖
人始有八卦九疇之作繼是而聖迭興有因卦疇以
建中者有演卦爻而繫以辭者有序疇爲洪範傳易
之十翼者一脈相傳之緒皆道也文也後世聖人不
作以假亂眞道喪文敝至五胡六朝極矣韓公崛起
於李唐含英咀華原道詆佛屹然一代山斗蘇子曰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不其信乎由唐迨宋
諸儒彬彬至精有周至大有邵至正有程惟朱公集
諸子而一貫之所以折衷群言同歸而一致者如孰

在矣然厥功偉矣許公不辰生逢故元先得朱子之書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斯道頼以不墜嗚呼三文公者世異而心同會異而謚同其裨益聖道羽翼聖經之功千載不可泯滅崇德報功天下固宜祀之豈但修武而已哉雖然修之人士春秋祭祀登降堂几肅然若覿其容愾然若聞其聲寧不有感而興起於斯文也邪此又冷君增祀建祠以望後學之深意也君名宗元字體仁晉蜀榮昌世家云

分巡河北道僉事劉公生祠碑記

解元王玉鉉邑人

公之監河北也在嘉靖之四十年今爲萬歷之巳亥盖三十有八年矣而郡司馬鄭公始署懷篆往昔景賢哲之事而吾鄉父老沐公之政謳吟而思慕之如不克及者始慨然思藉以致懷焉則相與詣不佞等謀曰明興二百年而吾郡若邑之民得分巡劉公始爲一更生云洪武初爲守鐵木兒抗王師統一之後定吾郡歲賦四十萬故計八郡則吾郡重而計吾郡之六邑則吾邑支重近一百年吾邑令苦吾邑而力

不能均之郡吾郡守苦吾郡而力不能均之河南諸郡吾郡若邑之民有坐罷而已至嘉靖四十年公始爲一均且蠲之而向之所定四十萬者四分之而計減其一京邊糧以周甫告改去一千石有奇免軍米以曹琴告改去一千三百石有奇均分濟源六縣荒糧除去五萬八千八百兩有奇歷日紙張　襖等銀改去一千六百兩有奇派汝南二郡料價改去六百兩有奇民兵銀改去一千二百兩舉場棘針銀改去四百兩派儀封等縣修理厞宇銀省去一百兩有奇銀差改去　均分濟源六縣河夫裁去二百名青夫裁去一百名力差裁去一百四十三名存留修堤護守親簿夫裁去二百名單懷驢頭改去四十一名撥襄城等縣其他賑匱乏興學校戢盜賊禱雨應禱雪雪應諸所造福於郡若邑者不可勝紀而均且蠲至鉅萬所爲郡若邑之福更遠而大故當時逋亡之民聽烏爰止者公採之及今三十餘年民且享太平之世嬉遊而歌謳者公字之而休養生息以至萬世則又公貽之也公且老不獲奉公邑且無所

致報公庶幾微朝廷褒功報德之典當吾世而見名祀致吾懷萬分一乎哉於是不佞某等及鄉民某等請官祀公而申鄭公申部視學使者徐公照例顧弗得也則復請申祀公曰此將爲公甘棠也而祀之亦弗得乎哉鄭公以報今分守朱公朱公好恤民亦如公之爲人故令吾郡若邑之民得遂所私焉擇地於南門之外爲生祠王子曰吾讀甘棠詩見民不忘召公聽訟處而所謂爲善之政不概見及讀名詁之篇稱無疆惟恤而周公之稱君奭亦曰今女永念知其所圖於民者大也假令公修一令斷一獄則亦小補之而已其與幾何惟均且蠲鉅萬即三十年爲三十鉅萬即累百年爲累百鉅萬豈不無疆而永也哉茲甘棠所以再賦也抑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公駐吾郡若邑而賦均且蠲將無偏黨乎哉而吾郡若邑之祀公抑將無偏黨乎哉哀多益寡豈非以其即故無私余過安陽橋畔有公祀將無安陽之民亦私公乎哉吾郡若邑之思知吾境已耳觀安陽祀則人以公爲私人以爲私無私矣燕世家稱燕

血食有九百歲歸之名公之烈公法河北不數年而
復齋公以進士讀中秘書數年而用齋公亦成進士
數年而二公入造滕出金湯萬里則公之烈又不獨
吾郡若邑及安陽之祀而已雖然吾郡地畝以二百四十武
計今他郡尚不滿三之一吾郡賦以三百六十武計歲賦則又減三之一監茲
地者又能無感於公也耶

李主簿去思碑

南陽
教授趙宜中

歲在甲辰夏邑人李全張傑等來謁曰主簿李公佐
縣三載清謹著聞薰播於人今厥期已代遺愛良存
願文諸石以表去思之情乃諗之曰夫民天下之本
分天下之民而牧之者郡邑之員吏也然郡之爲治
總其大綱而養成於縣與民邇然弟相逮至於縣則
躬臨面命徵求訟役朝夕相親故爲縣者難於郡則
貳其縣者爲尤難也甯邑當東西之衝事務繁滋任
是職者其難可知矣公蒞政以來歲以白祥勤於奉
公門却苞苴之問事絕請托之私寬而愛民刑不濫
用至於一政之施一訟之聽或矛盾引諭開導必歸

於是而後已歲旱禱神而應以時雨例造裘裳而寬限舒民懇訴凶災而乞減常租之入割俸代民以抵備藩王之用復修泮宮振文教舉前政之未行完昔人之未備此亦仁如成已成物善端之發也古之所謂良二千石者承流宣化盡心推治以濟養斯民爲任叔世往往以吏爲商捨克漁獵厲民自養否則模稜苟且怠忽廢事顧民利病若秦越之人相視肥瘠了不關心公黽勉修潔捷然特拔於滔滔衆流之中履正奉公不爲私計利染所謂儀易食渴易飲人之不能忘者其在於斯乎公諱鐸字振文世居齊右大父源山東淮南行省都事父蹊溧陽路府知事叔傑故吏部尚書公天姿頴悟學道明經不屑於章句由學正起身累官將仕佐郎修武縣主簿先調蒲臺縣前後二政俱以清謹稱鸞棲小邑試手解牛之刀將來不次之用匪易期也因採輿人之言用志其去思云

萬二尹去思碑記

解元 王玉鉉邑人

公之丞修也自丞光祿署出也公文恭公季子文恭

公門生故吏半天下所姻親多當世賢名公卿公暑
年遊黌序屢試弗售繼而爲太學生聲稱籍甚又嗜
交當世賢士大夫其丞光祿署當世賢士大夫多往
來邸中者是以外補吾修丞修城不斗大而公以丞
二令始至意若不可者日修之丞而余也乎哉廳之
前置精舍取文恭公詩句中氷蘗字扁其舍曰氷蘗
亭示不忘文恭公且其志也舍旁樹花石築草樓一
間僅容足引清風而腋其上胸次蓋悠悠也修丞側
職辦稅清軍受令批訟詞丞才郡及司批訟詞亦將

至廳無暇日公又且曰夫余而非修之丞也乎哉又
且效若職惟勤恙修稅素箠楚不能辦公初至即不
廢箠楚然容色每愴不忍動且温語勸諭不獨非我
意亦非今矣意功令固自爾爾民感之無不酸心力
辦者而箠楚漸且不用軍冊歷年久戶多絕盡每清
勾搜及旁甲里無寧歲有司者不以明也公申直原
戶倒絕事多以已未嘗侵及旁甲里爲永累受令及
郡批訟詞一展詞俱悉情故又無不反覆諮詢恨有
誣枉即不枉又無不從出輕典初下車邑侯爲越公

公乃尊大人履菴大宗伯萬文恭公之門生也而賢公申所讞詞往往不具牘而越公嘉之註上攷踰年庚卽今吳公吳公又公鄉親也而賢公申所讞詞又往往不具牘而吳公又嘉之註上攷至其應紙拆纖毫無有也鄉民以時獻蔬菓公償之乃過其物所值鄉民德公廉有擬一芹之羞而不忍者公丞修二年城之南有新建玉皇閣夾城河預水間高出城堞拂柳稍烟青相出入公請於庚因洿地爲池裁藕十指種魚千頭植竹千竿時攜不盈盃酒出吟哦其上尋以紙役出踰年返荷已茂竹已苞魚隊隊欲依人公臨之而樂可知也復傍池築亭其上時請庚及學宮先生邑之士大夫游泳焉若曰余而修之丞也乎哉胸次固自悠悠也四年陞通州司馬且行父老嘖公德依依公攀臥不忍釋去勢又復不可留無已向玉皇閣有亭畔徘徊謀所以見公者曰荷公所華也竹公所蔭也魚公所有也吾儔飲荷之露襲竹之蔭而魚遊其間也是公之撫吾儔而吾儔之媚公也且長子孫世世無窮時也是所以留也乃復求所以不朽於余

前朝之石有讚焉曰

公之心如氷之瑩公之政如曦之晴公之操如蘗之苦公之名如棠之馨晴耶馨耶所以爲蘗所以爲氷此石此亭將之靡窮是公之不忘我文恭公而名之不忘我公

國朝

重修崇明寺暨募施齋田記　刑部主事蕭家芝　河內人

天門山峻嶒而尊處割其半爲巖度地得百家之聚焉故曰百家巖負巖爲寺曰崇明晉稠禪師誅茆構舍廊道元所謂南峯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利靈之圖也余亡友范龍圖與其伯兄晴麓往往爲余道百巖幽勝而此夢未斷長安揩揩風塵中頭顱半白何爲者哉今年秋八月始與寶子雲明家弟樹百選勝蘇門過白雲寺絕清水土人指山半浮屠即百家巖精舍入山二里許浮屠可數然見浮屠尚不見寺也又里許亂流沿溪疑環珮鐘鼓之音與風雨葆至夜磬折行茂林下數盤而上則寺門也

歷階而東禮大雄殿殿後竹數十干秋高夜永微風
蕭颯而已次東又爲佛殿六楹殿後則明月池池乘
高瀉下一瀉而南小亭厨次一穿叢篁中委折而度
山門矣池左攀藤而上稍東有石如几案布席可坐
數人曰鳳凰臺臺東數武石壁剸然成罅水自罅中
激洌山谷響應寺衲曰王烈泉清流可漱何必青泥
石髓作粳飯香乎水濺亂石中躡履溯洞則伽藍殿
側有柴扉可啓序入瞻拜伽藍夕陽曜景金碧煇燦
蓋新構也寺衲具食食竟西導去大雄殿數十武數

椽脩潔一羽士趺坐其間寺衲謂范晴麓所卜築云
羽士舊識樹百擣與俱西石長二丈有奇狀如箕舌
俯窺絕壑大鐫其石曰醒酒臺宋元佑間手筆也臺
左爲稻康淬劍池折而西爲稠禪師庵庵在石壁間
東連王烈泉禿立不受纖塵而壁上潺湲之迹與對
岸浮屠正相衝擊者寺衲以爲經雨則瀑布乘簷望
如匹練嘆乾未易覩也低徊移時山空月白涼秋不
寐羽士乃謂余曰子大夫見漢獻帝陵乎鋼駝石馬
鞠爲茂草此寺亦幾爲敗垣矣上人以順治十有三

載卓錫太行募建伽藍殿四楹蓋重繭茹茶九年於茲而後佛堂厨舍以次鳩工工既竣羣謀買田數十畝資上人朝夕則又曰得勿以長吏誅求累上人乎田遺上人籍則檀越合計戶口共得田若干畝是後也十方金布而領袖則范姜二長者將勤珉以誌不朽子大夫加之意焉余惟河朔名刹東有白雲西有月山而蹯名賢之履蹟續殘碣於晉元則崇明寺實名蘗也余豈敢以不文辭哉寺祠名性智楚之德安人人稱慧元禪師兜名正宗即晴麓姜名豢龍號御六俱修武人其他姓氏悉載碑陰

百家巖公捐贍田記

御史　趙　旭邑人

太行之陽有峭壁厓屭背天門面稽山環亂峰而半翠微者曰百家巖以其險巇嶔峙故曰巖或曰是巖也可以容百家故謂之百家巖云晉劉伶嵇康輩徜徉於此世所稱竹林七賢是也史稱劉嗜飲稽好煆今醒酒臺淬劍池古蹟猶存他如明月池王烈泉嘯臺瀑布諸名勝邑乘誌之余不贅巖之中上倚立壁下臨絕壑有梵宇東西對峙曰崇明寺一統志謂天

門山上有精舍即此寺建於齊時神僧稠禪師師沿山創建二十餘所此其一也今人不呼崇明而呼百嶂者山不以寺掩也酈道元記斯地也曰南峯北嶺多結禪棲之士今觀其崖洞紆曲水石幽奥殆信然已建寺以來歷唐宋元明時壞時修然皆無加於其初地限之也寺舊有贍田當兵荒後環山之地鞠爲茂草何有於贍田至順治十三年有孝感僧性智杖錫來遊手闢荆榛日與虎狼雜處獨居空山數載餘樵牧聞盂鈸鐘磬聲始知寺有僧僧無伴也康熙元年邑之雅慕山水者相與結伴登臨流連信宿香厨之積無三日粮恐養贍無資釋子不可以久留於是多寡不等衆捐地一百五十畝各按里籍隨具領承糧不可賦稅累僧人嗣是有信士各姓氏不等衆捐地二百六十畝合前共地四百餘畝永爲贍田糧在里甲而地實本寺原舊之贍田也且性智手足胼胝不遑寧處葦路藍縷始成熟地各父母俱有印照住持收執即謀勒石以記厥事會性智遠遊未果其徒海香幼年披剃於此遊江浙今返故山扣其所學識

仝五蘊解悟三幡志念沉深雅不欲與火居者屑較錙銖恐年久歲湮星移物換瞻田不可復識也爰議刋石以垂永久定其疆畛數正其基址用杜强梁者之侵占且以資養靜者之朝夕更以息貪饕者之妄求一舉而三善備焉海香勉乎哉靜諸品於上方空萬緣於半偈不滯於有不墮於無斯得無所得矣獨有光於釋門已哉

翊建眞慶宮記

教諭范琥邑人

眞慶宮者雲臺頂之下院也雲臺頂本雲臺山因昔

人立廟以祀眞武故更名曰頂頂之創始歲月邈不可攷迨明末儀儔頻仍鋒鏑肆起環頂村落悉成盜藪從此林木茂密徑路閉塞越十餘年有羽士姓梁者來自薊北遥望一峯插天孤峭秀矗狀猶華蓋輒留連不忍去翌日訪之土著裹糧伐道凌絶頂俯視叠嶂層巒四面拱向茲頂聳拔居尊較之天壇武當殆無多讓乃喟然發嘆曰有如此勝槩而顧使棟折垣頹鐘殘磬竭敗其如吾徒何念念不已因跪告於帝座前曰弟子某願以脩葺爲已責獨是茲頂遠在萬

山中距縣治八十里距平陸五十里上乏田廬下多
錯石磴倒垂依巖臨崖崎嶇陡峻不但輿作諸物
料轉運維難且香火既開值正二月男婦繽紛車馬
絡繹計其程必前一日入山至次日則置車馬於山
麓攀藤緣壁魚貫而升道既險復迂由寅達午方造
其巔復由午達申方還其麓麓無室廬群露宿於榛
莽荆棘間時而風吼猿啼時而鬼泣虎嘯種種驚怖
駭目搖心擊鼓鳴金坐以待旦於是羽士思建下院
以爲往返接濟之所而難其地先是余曾祖橘亭公

於頂之南有莊名曰黑石嶺經亂荒蕪歷久未墾羽
士因乞先君施舍先君曰茲業也舊叔於吾祖而今
則四分分之矣吾祖素稱善士吾儕何敢以其所遺
視爲已私而靳之以貽吾祖羞隨同先叔丁亥進士
諱正脈先堂叔增廣生諱正心庠生諱正已樂施喜
舍無異詞焉羽士稽首再拜曰居士伯仲叔季爲河
朔冠冕族既以眞武故不重遺產而重福田顧余年
實老憊萬一厥功弗就是不止負居士且負眞武也
即他人視羽士形羸任鉅亦若未必能建厥功者及

豕謂死士有志者也不二載而殷兩廡俱告成現焉羽士復語先君曰此固前日之荒煙碧艸經久亂而未墾者也居士弗少吝惜遂使荒墟蕪壤改爲巨觀不有以記之不可先君答曰天下事其進銳者其退必速姑俟前殿後寢左厨右庫以及朱樓畫閣重門複道盡善盡美然後揆夫勒石似未爲晚羽士曰不然昔昌黎有言莫爲之前雖美而弗彰莫爲之後雖彰而弗傳凡事類然而於琳宮眞宇爲尤甚今居士首倡大衆固不問而知其美矣盛矣彼後居士者能盡如居士乎如或未能則彰於前者不必傳於後而顧欲望其盡善盡美也難矣審此是余之欲有記非誇功也亦以示勸云爾先君曰誠哉是言余何容以不文辭乃不期稿未脫而先君竟臥疾不起矣及先君沒羽士追念疇昔復爲書以告余曰老居士文未成而簣已易余度其靈不無遺憾願居士續爲之以成其志余將具刻於碑俾後世諸檀越知余藐並黃冠識淺力薄竟能鼓舞十方創立眞慶宮於深山窮谷之間者其功德端豈余閎著書詎不容泯

因捨筆布紙備叙始末庶使先君之義不泯沒而
弗傳而羽士之功亦當歷久而彌彰也羽士諱陽龍
直隸保定人先君諱正宗字厥仲號晴麓邑文學
以不第貢於廷非其志也不仕年六十五卒於家

郡判陳芳猷

創建文昌閣記

余不佞兩攝修邑夙夜自矢恒以對衾影者對百姓
酌泉自潔頗切羔羊素絲之慕至於有利可興有害
可革靡不盡心力為弗矜功弗邀名余素志也昔賢
有云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竊嘗三復斯言雖未

能教養畢臻亦庶幾慮安弗擾積年弊政無益于上
而有損于下者業已量為釐剔知我罪我聽之後人
吾盡吾心而已親攷之暇環視城邑見廢墜缺略者
難以枚舉最甚者莫如東關居民寥落望若晨星城
垣無壁壘井竈半蕪邱艮可慨歎夫震為生氣異象
文明東方與震之位奎壁之星應焉若此地位置得
宜上與奎壁騰映則生氣凝而文明聚民物阜風俗
淳農無水旱之虞士有拔茅之慶在家多孝子弟悌
立朝稱柱石偉人今頹廢若此宜乎邑人之不克振

載也訪之耆老言東關舊有文昌閣今土阜即其故址閣存之日煙火千家室廬鱗集且科甲蟬聯後先輝映自毀於故明之季六十年來有逃徙而無生聚土著者遷安問流寓已成之房舍拆毀未就之規模誰董物換星移週攷遂至於此邑人瞻顧而未能有相與日就因循而已耳今聞之瞿然夫前人之作備矣善始者不必其善繼善謀者不必其善成前後若相需也爰進僚員洎二三子矜而謀之曰此易爲力也諸君止爲我監視而督程之金錢口食之需吾任之絲粒不以累民余豈以五日爪期而傳舍視民事力足以辦之于是赴日興工經營程度凡埏埴撲斲之匠役與塗塈丹雘之顏料修邑所不能爲所不能備者槩取諸郡城不特不責有於無亦且不取精於粗也築甃務期堅好棟宇必令美觀崇臺聳峙傑閣崢嶸帝像莊嚴門扉暢爽固圵然東隅之巨瞻也自是而相我文明福我黎庶更與易所謂重門設險義有令焉詎非一舉而三善備歟雖然士貴自奮人傑

而未有不靈者若士忠堅北溟六息之功而不以小
成滿其志民也守安土重遷之訓而不以游閑蕩其
心自可翹首青雲漸臻富庶服先疇而食舊德皆於
此日基之即人事之旋轉爲天道之來復此余不佞
建閣之意也不知有當於修邑人士并後之守土君
子否是役也起於康熙三十三年仲春二月成于本
年孟夏四月監工人併各工姓氏具勒于石

創建平政橋碑

事可以勞民而不可以佚民者君子不爲之謀厥始
功可以利一時而不可以及數世者君子不爲之圖
厥終故記功者志弗諼也志弗諼美厥功也三代之
政令不可得而觀矣而其立事以便民者其法具在
考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蓋以浚治之力築作之
功與斧斤畚鍤之用雖皆預藉於民然相高下遠近
之宜而量晝之使事不終廢而功底有成則惟民敬
是賴故曰美厥終也修武居丹沁之陽卑濕泐陰水
患頗多而大者有二其一小丹河源出丹林自西而
來環城三面屈曲紆迴如帶折而北每遇秋霖則怒

漳濱溢嚙城隅沒田禾瀕河之民且與魚蝦等命其一則邑之西七里橋即今改建平政橋者是距城約七里爲秦晉燕趙之衝達官長者商旅往來輪蹄相接靈泉一泓在西南五十里許邑志所謂狗泉陂也舊有河道年遠淤塞秋夏之交餘波泛溢建僥而下豬而不行遂成巨壑胥溺爲災病涉久矣昔嘗架木爲樑屢易屢壞且險阻不便車馬近橋東西十餘里蜿蜒苦溝渠微雨滑滯難行久雨則集水漫衍既苦無橋又苦於無路則橋與路未可分緩急先後也先是華亭張公視事時邑庠宋作梅范可友等有以橋路二事告者公肯其請王甫舉張公謝事歸邑人憚於興作事機幾廢會廣川宋父母來牧是邑問民所欲爲及所未便者人極陳丹河水害及此地雖易石橋竝平治道途事公毅然曰是余責也期月之間以次興除丹河則因勢利導深濬高築水已由地中行矣至橋路則捐金倡衆仍命董國賓主其事勤導辨集一以委之且諭之曰茲惟有作庶永其寧思艱圖

易實爾之功國賓賜受命援攻山石載度土功以雕
以斲乃宣乃理屹爾壯固矗如長虹如砥如矢高聳
寬平蓋覓然西隅之雄勝也橋南北廣一丈六寸長
一十四丈高丈二尺四尺高五尺東西延
袤十餘里兩旁遍樹楊柳燦若隄堤使長久無崩頹
焉復疏靈泉河道深廣有加于昔不特水患永除而
塗泥且變爲膏腴矣是役也始於康熙十二年三月
成於十七年四月使非我公心切民瘼雖基始于前
安望其克成厥終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守土之

君子公暨師和宇中良正定棗强人康熙丁未進士

貢生　張六計　邑人

漢獻陵基址碑記

獻帝陵載在邑乘在縣北古漢四至各九十步廣袤
共計三萬二千四百餘步積年來爲居人隱占侵作
已業止留居中一抔土又爲牛羊踐踏樵牧橫施雖
重陽有祠然及期循例不過佩羊故事而已方今
聖天子乘乾御極百度維新歷代帝王陵寢嚴查修理
我修適值賢矣陳公涖事親詣帝陵丈量明白標以
石柱削奪十八積久之欺隱而不顧也無何以內艱

屑級侵肥者乘其卸事復曉曉致爭幸奉憲承乏考
又得賢矣胡公按律執法毫不假貸漢陵地數乃成
鐵案陵東玉帝廟住持黃冠子祝余爲言立石以垂
不朽余惟獻帝之挾制篡奪於逆曹父子也四百餘
年承統之天子敢於降而爲公生而任其播弄顛倒
無所忌憚及其死也豈宜崇其名號恢其廬墓哉然
則陵地之基址廣廓此必六朝唐宋以後聖君賢臣
特爲之表正統而抑僭叛耳惜乎歷年久遠制度體
統依舊埋沒於斷壠衰草間余嘗過其地曾作絕句
以弔之曰披史何須氣不平到頭公道自分明漢陵
春草年年綠凝塚荼荊幾處生蓋以廢宛之天子猶
得以陵名而又哀鉅典之意焉也附逢
皇恩浩蕩推及於神明屋弱之裔使得枯骨逢春而
吾邑兩賢侯同心同德後先濟美秉公執法直令千
百年若存若亡之荒陵煥然與高光並永始知天理
之正人心之公名分之嚴歷古今而不變異時修史
及此我
皇上度越百王之大典誠莫與並哉而兩賢侯公忠

體國之功亦竝垂不朽矣余故表而出之爲載筆蘭
台者草創之稿

創建百家巖文昌閣記

貢生 趙 敏邑人

文昌帝君司籙之神也天下郡邑崇奉而禱祀之者
固已久矣先侍御自草布時即有選地建閣之議抱
志而未遂憶昔戊申歲從先侍御讀書百家巖寺書
室之左峰巒壁立高十丈許曲徑蜿蜒盤折而上有
坦址如几案布席可坐數十人相傳以爲漢獻帝避

暑樓云雖棟宇滅沒而規模彷彿可想先侍御攻苦
之暇輒攀緣登陟低徊流連不能去每撫敏而言曰
是臺踞招提之上西望瀑布奔流崩雲捲玉東望梵
宇參差星布綦列又有水泉濺濺檀欒掩映登斯台
也一覽勝槩不下席而盡收於目中且斯臺高不及
百仞而落落晉之吾邑文運必有蔚
行山之半而遥望縣治城郭廬舍田園錯比或遠或
近隱現出沒於指顧之間一邑風脉所關其在於斯
異日建 帝君閣於此而落落晉之吾邑文運必有蔚
然不發者予追後已而登臺數書越六年丙辰成進士
又謀建閣於汴池之東以與贊序相表裡事雖未就

而意實未嘗一日或忘客歲壬辰寺僧海淨大設水
陸之供少長雲集敏乃携友人數輩復遊斯地縱步
徘徊極目遠眺而先侍御疇昔之言不覺忽忽有觸
於懷因具以白瀛澣瀛澣曰天門山下古多僊跡建
祠於此神將憑依昔侍御公盤桓其上蓋有深謀灼
見焉曩所指畫今能記憶而纘承之眞所稱孚思不
置者矣敏瞿然曰孝何敢言維念前人自韋布以迄
成名有志未遂其洋池隙地有土者主之非敏所得
擅則姑以俟將來惟茲台也先侍御曾歌嘯吟咏於
斯搆茲堂宇他日遊履至止指相謂曰某堂也某侍
御之所素欲締搆而今果觀厥成也則嘻昔之低徊
流連者不徒托恐言而敏亦用誌不忘云爾於是筮
吉鳩工度地而經營之凡棟楹磴礎工匠傭值之費
悉捐已資不煩募化始事於二月十七日乙丑告竣
於四月十五日壬戌是役也高不踰尋廣不過數武
非閎也然俯視一切燎若指掌即謂之閣可也又何
必襍栝崚嶒輪奐均壯而後謂之閣也哉

明倫堂兩齋房碑記

教諭 閔 牧宜陽人

夫以天下事之不能無所本也故根之深者其枝茂源之遠者其流長何也本在則然也況聖人爲斯文之宗學宮乃發祥之地是亦木之根而水之源也其所關固不重耶修武爲古山陽地向稱人文之藪乃近年以來掇巍科登仕籍者曾不數數覯焉說者曰泮之周無墻垣以收其氣則渙者不復聚也倘聚矣而泮之南無正門以疏其路則隔者又不復通也而且戟門之棂桶傾圮明倫堂之墻壁摧頹更無以肅

觀瞻而示整飭也南籠劉公來宰茲土下車之日其于一切重農恤商弭盜安民諸善政外尤以建學校端士習爲急務於是見之而慨然曰此誠非異人任矣遂捐俸若干以爲首倡而又以功大費繁重不易舉爰進邑之紳士而與謀焉若者鳩工若者庀材若者掌出入若者勸捐輸其一時之踴躍鼓舞歡忻從事者莫不樂襄盛舉焉向也泮池舊制東西九丈南北六丈公則以其大而無當也乃僅存其三分之二焉在昔聖域賢關兩坊分植於泮池之北公則以其

逼而未廣也更舉其北者而南之焉而且增以正門益以羣墻而規模宏敞矣他如戟門三楹明倫堂五間以及齋房院壁則仍其舊制而更新之也是役也經始於己未之春落成於庚申之冬雖時易寒暑而公之圖度籌畫始無虛日而余與同寅張仲陶以及在城諸有事之朝斯者亦覺心力之俱憊矣庚戌冬複偕邑之紳士環顧而色喜曰夫向所謂湫者已無弗聚也陋者已無弗通也且頹者已無弗整而摧者已無弗肅也則本之既固行見掇巍科登仕籍者且收根深枝茂源遠流長之效矣乃余於是而更有說以進焉蓋天下事不貴問之于外而貴求之於已倘諸君子從此奮勉志行卓立數年之後人文蔚起則人傑而地靈隨之此又非地輿之術所可得而限之也是余之望也夫是余之望也夫公諱建吉字愼修號敬菴以乙卯選授茲邑性仁厚有大度喜怒不遽形于色而知人善任察務採幾則又無不悉符乎人心之公焉余不文惟竝誌其實使後之入斯朝者讀遺碑而知所景慕云

重修孔子問禮廟記

進士　成文河人

吾嘗驅車適修武得二古蹟焉一曰孔子問禮處斯二者著於經史而其疑信之迹未聞有辨之者也書稱武王伐紂渡孟津至朝歌則懷衛之間皆昔所行師處民之待於此也宜矣至史稱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老聃者周柱下史也烏得而居此哉且晉文公平子帶之難王賜之地遂啓南陽則茲地已爲晉有距孔子適周時已百餘年孔子何緣而見聃於斯哉乃修武之人相傳以訛既爲之樹碑於道而又有廟以祀焉或者傳聞之誤而未之深究歟然吾於此見懿德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泯也奸雄詐僞之迹史冊昭然而子孫不欲舉其名鄉黨深欲沒其迹若是者豈有所害於後之人歟亦羞惡之心盡人而有之也至於仁聖賢人相去不知幾千百年矣而其少而嬉戲也則即其嬉戲而誌之長而遊處也則即其遊處而誌之卒而墟墓也則并其墟墓而誌之不惟存其眞而且存其似不惟傳其信而且傳其疑故舜卒於鳴條而蒼梧之野至今有舜墟禹葬

于會稽而石紐之鄉相傳爲禹穴若是者豈聖人之生平出處果在於斯哉蓋慕善樂道之思根於人之性情極于人之寤寐而偶得其似者遂據以爲眞而傳而習之亦未有起而議之者也其疑其信誠有所不必辨也且吾於此尤有感焉當武王渡河之初虎貫三千諸侯八百又有君子小人壺漿筐篚以迎之其旌赫震耀爲何如者若我夫子生平固未嘗至此即其至此而一車兩馬棲棲道路以視膺揚熊羆之衆奚啻萬里而遥哉而一則存之以爲伐梟救民之功一則存之以爲稽古攷文之實修武之人未嘗有輕重焉是知聖人之不朽於天地者自有所在而不係乎遇不遇之間也且士苟能自樹立爲聖人之徒者無所得於今亦安在無所傳於後哉斯歲秋月鄉人某等將易其廟而新之有問於余者遂以斯爲之記

靈泉記

廩生　王夢蛟　邑人

縣西南五十里有村曰狗泉陂村北二三里皆有泉大小廣狹無慮數十其西北里許有龍王廟靈泉之

野出也泉灘爲池可二畝池底復有泉上湧如珠璣
實瞰此即晉楊生醉臥荒草野火將至其所隨大創
地得泉水其身浥草以救楊生者以其若有神助故
稱靈焉引池東流數武有水自南來會之又數武有
水自北來會之合而東去爲蜘蠑河其北有泉數處
合流注之過磚橋岐爲二一自南流會寺前河一自
東去至漏格漏格在村後泉水至此漏入地下靜夜
遠聞聲如巨雷漏所不盡者東行爲洗河洗河南岸
下多泉孔緣岸二三里比櫛而出其北岸較南岸爲
多大者如笥其北又有數水次第入之過三孔橋灌
田十餘頃又東行過李萬大橋寺前水從南來注
之寺在村西半里前後有泉數處從村南東流屈長
寨門外魚鳧游泳藻荇交橫流水小橋間饒有逸致
村南一二里泉無數皆東流折而北入寺前河更南
過郭村泉數處武陟人引入寧郭城濠不入寺前河
寺前河東北流過李萬小橋入靈泉河再東流三十
里至平政橋劉公河水從南來注之劉公河者修邑

四十餘里至平政橋入靈泉河過橋至縣北涿鹿泉
王母泉六眞山下諸水同自北來注之又東數里馬
坊泉蔣村泉五里源諸水從北來注之又東入吳澤
陂又東至合河入於丹水唐大中中縣令杜其開新
河引六眞山諸水入吳澤陂此後又名新河年久淤
塞水利不興爲害滋大康熙四十八年太守鮑諱復
昌督工開濬淤沒之害始去乾隆五年縣令劉公開
濬各處泉腦狗泉陂龍王廟前後左右開渠數十丈
水利復興是泉也資灌溉救亢旱蝦蟆荷蒲之利數
千家享焉委入於丹河益漕助運爲功又不止修邑
一區已也夫日月遷流滄桑易改黃河非禹跡之舊
碣石在想像之間變態無窮靡可逆覩安知異時之
注瀉猶是今此之溪流特詳記之用傳永久云

按左傳修邑之在春秋實曰武子之采邑也離城五十里而遥有名山曰大行大行之東峰迴路轉有寺名曰百家岩岩之上崖畔湧欄納霧門軒惹雲有樓漢獻帝避暑處也岩之東數里許綠筠匝徑青籟簫風有竹林七賢遺跡地也岩之西十步許磐石如舟篆文似斗有台七賢中劉伶醒酒磯也樓之下林之右台之左有祠山僧滿坤等爲清白侯祠也清白侯者誰閻西之屋之楊公也公諱楠字志田號念齋莊

茲上六載寬政宦蹟勒於境內祠堂記也不啻詳矣大抵公之政皆自懇惻一念體貼於身心者還而論治於黎庶雪心自意有公緒清獻之高風教化德澤有龔遂黃霸之遺度六載間修民之熙熙讙讙於華胥之天者方欲覆庇之不已也無何 褒封之璽書方下而霍州之 寵命修臨條之民不能留公之迹者勢也所可留公之神者情也以故士大夫與鄉耆楊惟中等爭欲尸祝於境內樸夫野叟與僧伽滿坤暨復欲沮豆於山林爲祠成肖像請記鐫石以垂不

朽念羽居門下久荷培植不敢學諛媚人作諛媚語以粉飾乎公僅即山林人物與公德政摹述其一二使后之登大行而而遊百岩者指樓則知為漢之獻帝指竹林則知為晉之七賢指台則知為七賢中之劉伶賭公之祠瞻公之像有不知公為明時之清白侯乎千秋大業不特借帝姬賢與騷人墨士揚芳而繼美不朽盛事行將與武子垂名於春秋後先輝映於千古矣如曰尸祝已也俎豆已也此世之所謂循良非公之所謂循良也是為記

萬歷四十二年立此記前志未載今補入

藝文下

傳

國朝

侍御趙公傳

邑介邊　景靜海人

康熙癸酉歲余採竹得修武令於時詡侍御趙公於京邸公壑止蘊藉鬱有雅人深致余傾慕久之繼踰年公以病卒于官又六載修人士爭臚列公平生大節以從祀　孔廟來請且漸次達於撫軍皆報可無

何余因內擢將去山陽回憶此那人士諄諄表彰者常往來余胸臆不能去遂稍刪取其詞參以他所聞見而爲之傳曰公諱旭字用九懷之修武人也上世居燕薊間相傳爲趙韓王齋孫由薊徙家修武則自公瀾銳之後越四世而生處士公俊俊生明經公維宗是爲公父公三歲而孤幼即自力於學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屢試輒高等已酉舉中州義經第一丙辰成進士既掇巍科益務爲閎覽博物尤留意於古循

更請政績丙寅謁選除保定之蠡吾今蠡吾在
聲轂下旗民錯處俗尚勁悍其難治如西漢之有焉
翊扶風也公溫良有讓足智善御衆雖撥劇整亂時
厲強壯蠭氣而元元懷愛依依如慈母焉知蠡民困
於旗租多方爲之請命每歲減七千餘金青衿李素
華闔家陌旗鄉民杜氏兄弟爲奸人計誘入旗公皆
捐俸贖之其他治行尤著者如脩　孔廟建樓櫓重
農桑興學校制豪強均徭役蠡吾人尸祝不忘刻有

蠡邑初試編當是時大中丞于公鎮撫京畿雄才高
一世一時部下吏鮮當意者獨推奬公不去口每遇
盤錯輒謂非趙蠡吾不能辦也公則迎刃而解事事
皆如撫軍意中所欲出撫軍愈益喜會
皇上發帑金給口北被荒諸處于撫軍即委公賑保
安衛身歷一百五十村落人人沾洽謂是歲也保
民饑而無害其明年復委公賑安州其勤勞一如保
安且爲安州守代決大獄當時有神君之稱適清苑
乏令長即命公視清苑事時霖雨傷稼米價騰涌公
請於于撫軍借庫錢一千七百餘緡糴天津米減價

以蠲清苑人賴以全活甚衆比新令至計折錢四百緡人或爲公扼腕公笑曰吾但媿不能如富韓公之治青州耳果能有濟窮黎何沾沾惜此身外長物耶久之以郭撫軍薦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尋命稽察吏部巡視東城橛梗著節天下咸想聞其丰采乃公自念荷

主上知遇惟恐不能拾遺補闕稱

上德意退食時每杜門謝客日究心於大學衍義文獻通考諸書凡天下大計古今治亂之原燎然若指諸掌一日慨然于折漕糧裁冗兵二事方欲繕疏入

告而旋遘疾以卒卒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於邑曰是國家可惜人

論曰余讀兩漢循吏傳未嘗不廢書而歎曰何其盛也何其盛也豈古今人之不相若歟抑世有其人名湮沒而不彰者衆歟及觀鑾邑初試錄姝聞顯迹班班可考爲誦後代看今代人即古人之句低徊久焉昔衛颯治於桂陽修武人至今俎豆蠻宮若是乎是非在人心而月旦之不可廢也若侍御公者所謂

幸予無損思逍遥以自寧宣陽城在小修武西即今宣陽驛

其二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憩斯土與子遊蘭芳
常願永遊集拊翼同翹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爲異鄉
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像遊目屢太行
撫軫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爲道基老氏惡强梁
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刳腸
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慷舒檢話良訊終然永厭藏
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

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宋

向常侍五君詠之一　顏延之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元觀書鄙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唐

送修武元少府　錢起

寸祿榮色養此行寧難息自今黃綬采蘭時不歇丹
墀芳草色百戰荒城復井田幾家春樹帶人烟黎民

傅文鳳妻薛氏節孝傳

節孝修武縣庠生傅文鳳妻薛氏邑人薛道生女也年十九歸於傅門當其于歸有日文鳳已病將不起父母欲改期女曰改期則病可愈乎曰未可知也然則何以改爲父母哀其志及期遣嫁既入門即侍夫疾衣不解帶舅姑憐之諭令少息婦曰夫一息猶存婦忍夫死而不目擊乎如是者旬有四日而夫歿婦矢死以殉舅若姑泣曰汝夫死而弟且幼吾二老人何依幸汝賢且孝其念老人因慟哭婦拭淚正色曰

舅姑有命其敢違請姑無死以事舅姑撫幼叔也所親或勸別適得聘金以養老人婦太息曰是辱吾舅姑也吾十指尚存何患無養言者慚而去乃躬勤紡績寒暑晝夜無間粗糲自安而甘旨無缺又三年而舅歿哀禮並至既爲夫弟納婦每以勤儉孝養最之居數月知叔與娣循循由禮可以事姑也喜而嘆曰吾無後憂矣遂絕食死將死語姑曰婦安儉素幸勿以新衣殮遺婦以不安也姑從之殮以所常御弊服史官孫勳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若傅氏婦薛

君可謂能爲其難矣夫苟自見以爲難則未有能就義者若薛君者可謂其中心安之而履焉如素知倫常之重不知有死生之殊者也嗚呼天下讀書窮理號爲士大夫者愧此多矣薛君庶人子耳而能若是是不可以無傳也余故樂爲書之

奇男子傳

奇男子者金姓名傳龍其先浙之會稽人也曾祖徽舉孝廉官順天治中卒葬於燕之薊有子七人傳龍祖名應彪官山東州司馬其季弟爲山西興邑令迎母張孺人就養孺人卒殯於任所應彪解組後客遊修武遂家焉生子五其三子名泮泮生傳龍幼有至情時應彪已故每戲笑大母前以博歡稍長聞諸父道曾祖父母壠各在千里外遠不能祭掃往往計無所出泣下霑襟傳龍作而言曰此不在天之外但有道里資行卽負至耳何痛爲其季父濤且泣且喜質貸以與之卽日就道既至晉中不識其處訪詢數日弗可得徬徨阡陌間仰天痛哭忽一老人過而問焉告其故老人嘆曰余故守塋者也孺子不遇余虛此行矣導以往披榛莽示之乃拜於墓下手自發壙遂以布裹遺骸負之背以歸傳龍年旣少生長里閭未嘗遠適一旦負重徒步三千餘里風雨饑寒交困之趾裂肩腫面目黎黑家人幾不能識居無何復與濤言曰曾祖母之骨已還矣燕薊之行庶可緩乎於是

遇又以舊質之產計餘值索之兩人偕以往不再月復奉檄之骨以歸備棺衾就殮與曾祖母同遂擇吉將合葬焉於是覃懷之士聞之咸咨嗟嘆息動魄驚心有赧然汗下者有油然勃然而作其孝思者余因之有慨焉世之人棄親弗顧私妻子惜筋力生不能養死且遂忘之比比皆是也金生年不滿二十貧寠無聊誰復責以大義然而天性激發不避艱苦踰竣嶺越重關期於必得其志而其季父濤亦終始玉成之非至誠之感動而能若是乎嗚呼此足以風世矣爰奇之而爲之傳

神道碑

唐

韓文公神道碑

皇甫湜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寓於韓遂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條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實爲安定桓王六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祖敞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于江嶺之間於先生爲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鄭氏翼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孟軻而侯其文秀人偉士多從之遊俗遂化服烔烔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晉淄通漕江淮入官於四門先生實師之擢爲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貶爲連州陽山令陽

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應那龍懼而申請分司東都遷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申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仗手就職先生投六典蓍蔡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讌鍵鑰嚴密屠授河南合魏鄆幽鎮各爲留邸前後凡奉詔鞫斷氏署支候令且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遽相率詣使還謝六言盡宗悅曰韋愈切我者是後鄆邸

[illegible]反東都前後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事陰

[illegible]在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

[illegible]考責奏事如州宰相不爲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

復北部郎中修史主稱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

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

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

弘弘悅用命遂至郾城審賊勢虛實請節度使裴度

曰某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自

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笑

生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
矣得桓者先生授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
恐懼制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盛
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教校
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請爲州縣簿不治務先
生臨之若以貧遷洞究海俗海夸陶然遂生鮮魚稻
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庸免之來相計直輒與錢
贖及還者之赦令轉刺袁州如潮徵拜國子祭酒
共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人以藝學淺深
爲顧侍品濠曹游益不留既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
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名先王禍福譬引虎齧臍血直
今所患非兵不足遠疏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牛
元翼人情望之若大祲速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
行者既至名衆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辯而
銳悉其機情賊衆懼伏賊帥曰唯公揣合乃約之出
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
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勑曰
朕屈韓愈公爲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

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姦宿惡不揃盡納送獄京理
恪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詘固爲耶矣
械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
奏宰相誅之兩坟其官復爲吏部侍郎銓不鎖入吏
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二利取才財勢路絕
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尚書寶歷元年三月癸酉
葬河南某縣先叔父喪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
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
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期
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
言先生援經引史考合事情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
女正而出又曰其賢善耳必心躍色揚鉤而遊之內
外悁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
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使財庇其家均食
剤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
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
事實皆才技毫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
望風懾畏以爲瑞人神仰士刖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

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宿貨有餘財每曰吾明日餓
衣資食今存者已多矣遺命喪葬如禮俗習夷
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
活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兩諱以承命遑既以
銘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葉德詔於碑以圖示久而
揭以詞韓因朔封自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
孫宜昌宜惠遂王秦絕韓祀蟻蝨有子繼王陽翟繼
王安定三王其爵韓世何盛桂宵系雅三祖官下祕
書發祥追錫僕射徑熟道荒物喪其明誰懇其治先
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矩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
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兮素兮有靦何多靡引而忘天
吝其施廉陛乃顛群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偏貊年
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衛刺史神道碑

懷州判　范遵

噫生也有涯蒙叟陳其至理逝者弗返孔聖嘆於川
流其或身沒名存源疏派遠將垂之榮奠必叙之以
貞珉今昔攸同賢哲斯尚公名審符字表節懷州修
武人也曾祖祖先考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陳州別駕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宏叅國事始封鄜坻
因而氏焉公幼而倜儻長而英異志抱忠貞之操家
傳禮讓之風筮仕之初方屬變亂素便弓馬兼蘊機
鈐歷職戎門總權邊戍初授澤州軍州事天復元年
授懷州刺史是時兵火之後郡邑凋傷公下車期年
風俗丕變葦完公署招復流亡政績屢彰歌頌盈耳
天祐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唐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又移耶城於沁水導商販於荆蠻威惠兼行道塗

通濟復領衆職亟臨舊封疊膺衣錦之榮益著無窮
之詠又授蔡州刺史所在皆有政能庶民歌詠及去
郡薨享年五十四寓殯於河南以同光二年十一月
八日歸葬於修武縣清平鄉南孔莊之別業穆配祖
武公虛襟接物寬政臨人累箱兵權五分郡印遠近
咸臻於義路議獄不昧於情由惜其梁木易摧卿雲
難駐不臻遐壽夫何道哉夫人安定縣君安氏德順
母儀肅和人表奉粢盛而有譽嚴慈訓以無虧長子
紹鈐義成軍節度押衙濮州馬步軍虞侯銀青光祿

大夫撿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次子崇胤
河陽節度使押衙懷州團練使銀青光祿大夫撿校
左散騎常侍御史大柱國並生知禮樂動合規模俱
揚孝弟之風各潔過庭之誠有叔四人勤於農業皆
有令名播於鄉曲公養叔恒加禮敬焉弟崇建河陽
節度同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國子祭酒御史大
夫上柱國甚敦友愛悲夫窀邑古郊行山積翠清源
甚吉濟瀆資深爰卜高原永安元寢貽燕之慶期於
無窮夫人洎子俱勉爲焉飛陵遷谷變咿哀怨故述

銘云維嵩誕粹大昴垂芒爰生雄傑乃觀膺揚權師
挾忠盡節勤王恩霑疲瘵繼襲黃耇茂績常存嶽青
不已方躡亭衢忽驚逝水懷義歸仁歌途詠里懿德
清廉遺芳可紀母崇慈訓克慎終始篋裘不墜棣萼
增華情陳哀感血泣哀麻獨遺威愛以慰幽遐彰彰
佳城蕭蕭古木地吉坦平山遠朝伏積德累仁垂休
嗣續宥可十世俾振家風刻銘紀德以傳無窮

宋

蘇頲驥神道碑

太常博士琳姓缺

蘇旗驥者其先世祖爲調司寇封溫或謂之溫子春
秋時爲敵所滅子孫久遠亡散維修武之族不棄其
故土留懷州不去又數世至公諱立字挺之曾大父
諫大父遠皆不仕父璉贈左司禦率妣段氏追封永
寧縣太君公幼慷慨有遠志并力讀書不治家事人
笑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汝無故棄業
爲書生窮蹙無日矣公不顧聽爲學益堅早喪二親
哀毀過禮弱冠舉三傳科未入試契丹南侵河北盜
賊乘間蜂起公盡散家財合鄉黨子弟結以義信並

力守禦修武由是獲全朝廷遣大師北征公踵軍門
上策帥延入語兵事大悅即就借行至中山會契丹
圍城甚急用公之策卒拒却之於是天子曰契丹犯
塞河北士子未蘷試今試事已畢厥憐夫北方士大
夫不得以時充貢其皆詔試賜第解褐宿州離尉縣
多聚盜吏卒軍公撫循率厲執誠七十餘人閭境清
肅改河清主簿考滿支民群詣轉運使所請留詔聽
更留成資而去遷遂州錄事參軍澤公交薦名封大
理寺丞知文縣事等除通判蔡州[illegible]遷太子中舍

時執政薦公有武略諳邊務因改供備庫副使知威
勝軍事繼典嵐英石鳳夔五州皆著聲績官歷東染
院二副使其在夔州兼夔梓兩路兵馬都監提點
諸州巡檢兵甲事渝瀘群蠻數入侵盜公請誘方鄉
之豪樹爲酋長蠲其賓賦使守要害緩耕急戰以備
夔之二州由是無復蠻苦復遷右旗驥副使同提點
荆湖路刑獄公事方且倚用會有疾年七十四以慶
歷二年十月十二日終于長沙官舍公始雖以學術
進爲文吏而性喜武事有知略晚年夏寇苦邊諸將
多沮北無功公聞之嘆曰吾布衣起家至大州較典

兩路兵受國重恩不可勝道家近趙魏頗習兵事今
外國驕嫚侵擾疆場而吾老疾不能荷戈前驅以報
萬一豈非命也然卒不得而償其志嗚呼惜哉夫人
張氏先公卽世子四人師古梁州團練判官師顏衛
州司法參軍夢臣獲嘉主簿居喪而卒季子師路及
孫孝先曾孫叔元皆三班借職餘孫九人幼未官率
有志操不忝前烈公之在荆湖也夢臣爲三班奉職
以公高年多疾求告省侍三班執故事不許卽乞改

文職歸省始許甫行及宛葉間閧衆囚號泣晝夜奔赴凡七日行千三百里近世宦遠方而歿者子孫用浮圖法多焚柩以其燼歸葬相習爲常無譏議焉夢臣獨奮曰爲人子孫忍行此豈人心也自常沙數千里奉柩歸嗚呼其信知義而斷不與俗流者夫竊嘗聞之善人者福不充子孫必繼之豈信然也慶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七賢鄉温泉里先府君之兆夫人張氏祔琳郡邑於公甚邇其知公始終制行視他人爲差悉其諸子以碣文爲請琳何敢辭謹銘曰

武以過亂文以制治要在安人皆男子事武威文法公實兼之盜銷吏暇百廢俱舉治業哀始終昭銘垂隧起家布衣非賢孰致政優譽洽垂著無窮

元

李武畧將軍墓碑

吳　敬　元人

前二十年余在江南有傳至元初既破襄陽時李君佐爲都鎮撫能率先驍勇千人登戰艦橫出江口南人聯舡以待公持長矛鈎其纜而兵之獨斬百餘級

余聞而識之恨猶未得其事之悉也今年余以試進士及第留京師客有顧且老訪余言曰世忠故將軍字君佐者之子也先人卒今三十五年葬又三十二年惟是未有銘手無以書諸石先生古文名于人願從先生銘念余昔常聞其人也問之曰子能言先公之事乎廼曰世忠爲修武田門里人大父恩顯父仙留皆不願仕壬辰值兵徙冀州州使右副元帥張公見先人甫十歲兒貌甚秀偉勸令就學學成因妻之女始以軍論功得官百戶攻蔡州有功從擊釣魚山又有功轉上均州萬戶府都鎮撫從破襄陽至渡江積功授敦武校尉總管荆南迤北站赤千戶能撫安其民五年宣命爲武畧將軍荆湖北道屯田總管既爲田官募民能田者躬自督之民遂皆力田尤善浚泄水利歲益稔家無虛廩焉自得代曰吾老矣冀復官爲當歸問鄉社與故人子弟爲歲時豚蹄杯酒之樂耳未幾以疾不起至元二十八年九月六日也至是享年七十有一攢棺荆南又三年兒世榮及世忠扶柩歸卜兆於故祖塋之側以兩夫人祔前夫人張

氏卒再娶夫人妹亦先卒子男七人孫男凡二十一
人曾孫六人公名天祐狀稱公處富貴如貧賤時高
節潔志之士公於已而忠于人廉而寛勇而斷出入
行陣間三十餘年自非臨戰陣當鋒刃下未嘗妄殺
一人所獲俘累或哀脫命輒釋之嗚呼天之所以在
李氏者豈偶然者邪銘曰惟至元初論諸將功如風
天下如雷域中天戈之南長江爲空公時麾下獨先
群雄非勇其勇而勇於忠名成事定富貴則崇吾閭
古語謂兵爲凶能活千人後當必封如李公者不慊
於躬是宜子孫秀之所鍾書銘墓前以昭無窮

墓誌銘

唐

韓昶墓誌銘

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侍在國史生豫之符離小名曰符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爲兒戲不能闇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爲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

往不能答受詩未過兩三卷便自爲詩年十二三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彘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柳公公綽鎮邠辟之試秘文館校書郎相國竇公易直辟爲襄州從事校書如前庾除高陵尉集賢殿校理又遷度支監察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字之體與同官異文宗皇帝大甲

自作

其言不通人事氣且不樂者或終年不與之語因與
俗乖不得官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
旋拜秘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因久寄襄陽以祿
養爲便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丁艱服除再授襄陽
別駕檢校戶部郎中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寢疾八日
終於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孟州河陽
縣尹村娶京兆韋授女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
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紘舉進士女四人曰茱曰谿曰

當曰茗在室曾祖敞素朝散大夫桂州長史祖仲卿
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父愈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謚曰文公銘曰噫韓子世以昧昧爲賢而白黑分衆
以委委爲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卒不能就豈命也
夫豈命也夫

明

婁源知縣韓君敬夫墓誌銘

禮部侍郎邱濬

予交游徧海內其相知深而晷久者韓君敬夫其一
也予以歲戊辰游太學與敬夫爲同舍初相見予於
猶人中獨加敬愛敬夫隨其父宦遊南北多所見於

與人談娓娓可聽後因敬夫識其弟俊彥夫寺官翰林其昆仲來京師輒過焉敬夫以舍選爲縣之婺源縣知縣縣多大族役屬其細民久已成俗敬夫一以齊民視之不復諭其强弱富貧有事經官者一以是非曲直斷之其所行事據理而不狥於俗類如此故邑人始而駭以誹逮其久也益敬以服焉在任五年乃致其仕以歸歸與其鄉人故舊徜徉田里間未嘗以事之官府鄉人子弟有來見者各臨其分而與之言學者則示以立身行已之要若農若商則因其所業而誨之見之者人人歸各有所得焉家居僅五年以成化某年月日卒於家距其生歲得年五十有七君諱儼敬夫其字也其先陵川人宋世始徙河南之修武曾祖祖某父茂母某氏君性孝友事其父吏目公色養備至吏目公官開州甚爲州人所稱譽凡其行事有切中事理者得君資助爲多君與其弟彥夫朝夕相切磋繼起領鄉薦後皆不利歸鄉人從者甚衆幼隨父宦在開最久凡大名一州七縣之士夫卞相與往來而與今臧寧伯王公世昌雅相好晚年

休致而彥夫亦以鳳翔府教授致仕冰歸兄弟白首相周旋怡怡如也懷郡自守以下咸加禮敬至是君卒郡中士夫聞之皆盡然以傷君配蘇氏生子四棐棠集栢女三孫男二棠將以君卒之年月葬君于山之原適其鄉太學生周冕來致書求墓誌銘敬夫予老友也故不辭而與之以銘銘曰吁此幽堂藏吾老友吾昭以銘庶其不朽

國朝

刑部主事成公墓誌銘　白印謙

修武成姓其先自吾陽城徙居修武蓋久矣然自公始用文章起家爲順治丙戌進士仕清源知縣有善政數載陞刑部河南司主事當去百姓難其代者戀之攀援百計公不得已爲緩其行歸道復過陽城祭其先人之壙致踰多月抵部後坐遷延踰期故論謫公官壽以病辭不就職益順治某年某月也余之友丁酉舉人成君公瑜字伯玉與公同族嘗爲余述言公忠信強直有古人風云及順治十七年秋公年六十有五孥妻薛氏亦以其年冬卒年六十四明年葬

玉自京師下第還往拜公於公館公又明年爲辰熙元
年正月余在告里居公之子謙恕數百里介伯玉以
弊來稽顙乞余銘將刻於壯公余以弗識公於
生也反其幣已又難伯玉稍稍得其大畧嘗一
詢諸伯玉稍稍得其大畧嘗一少續學爲諸生嘗一止乃徐手其狀而
中庚午副科延禮於巨姓選庚辰歲凶或勸之乞貸
巨姓公恥不爲惟蒸藿是甘而已其自守之賢如此
治清源地僻貧一行以悅安弭教之實使窮黎漸登
贏裕時姜逆鼓亂由右無堅壁公率壯民队食城上
七月屢挫賊鋒反側賴之以消巡撫祝公世昌愛重
之每舉以厲其寮屬故清源如縣某因賦稅缺額不
得去公至竭力爲完逋負卒資之以行其治官之美
又如是家居篤族屬嫁孤女育孤孫外惠咸黨恤睦
隣友不自以爲德及過其鄉土有疾苦弗克陳達者
侃侃言之於公不少爲色沮夫是合之去官清源爲
百姓稽留追祭陽城遠祖二事並今世俗所在然則
伯玉忠信強直之譽豈非然哉是故公之亢厥宗而
有聞於世也宜矣其可以不銘公諱觀光字賓玉自

號曰醇翁若有志於古人之學者考諱某始祖陽城人遷修武者諱伯綱娶薛氏修武望族慈惠温良克相夫子以不失其令名生子一人即進孫三人琮璜延墓在所居緜坊屯祖塋之次遂銘銘曰斲彼石鐫以文於洪河隈千秋而下忠信道貞墳永勿頹

順天府永清縣知縣路公暨元配王孺人繼配范孺人合葬墓誌銘　楊應琚

公諱永齡字彭年先大夫執友也昔公泣永清先大夫効力河干稱莫逆交不數年公解組歸里余從先大夫建節粤東關山修阻音問杳然戊申歲公子眉有買舟南下亟詢公狀知仙遊已七載矣痛悼者久之越十年余奉

命監司閫中道經寧邑過義門村謁公之靈柬芻一束備悉家貧歲歉奄喪未殯之由余聞之不勝於邑辛酉歲公子眉有持狀至陝將以是年仲春之月葬公於邑西承恩鎮北乞銘於余余識淺學疎不足以表揚前徽然公之碩德懿行惟余知之最稔焉敢以不文辭按公系出山右陵川自明始遷修祖待吾公

爲邑庠生家貧好學教授生徒成就多人父人路公值六戈擾攘之際而立身清介博學好古以崇禎壬午孝廉終公淵源家學性嗜詩書少習舉子業非先正不寓目年十四甲辰游泮宮十六丙午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二歲壬子膺選拔又三年乙卯舉孝廉公少失怙事母盡孝道歲時不登又爲里中强暴所侵備嘗坎坷與伯兄喬年公異室同產凡高腴之田盡讓之蓋其孝友天性然也伯兄殁後敬嫂如母雖犯不校其度量有過人遠者自乙卯至甲申閱三十年挨選得順天之永清縣其邑地瘠民貧蝗災水患歲不絕書而且徭役繁興民不堪命公下車按簿徐理百姓安堵甫至校士不滿五十人畿南首善之地文風頹敝若此公竊憂之爰整理學宮延師督論俾人知讀書不數年英英崔起者得三四百人邑有女巫大肆妖術蠱惑愚民時滿漢軍吏皆畏神而不畏法大足爲地方風俗害公急差人捕獲之加以極刑一時聾聵悚然警醒有庄頭楊姓者夫艮而婦婢婦因怒殺其家人孕婦其大宜不知也循例以求僉云妻

有罪應坐本夫其人亦俯首無辭甘心伏辜公曰殺人者死固有常刑而不知不坐獨無明條乎卒鞫其姦而豁其夫邑之人咸稱快云其他善政不可枚舉而要其屬士習正民風普惠澤大率類是及退居林下猶不以散佚故廢事重農桑敦孝友其儉樸仁讓之風不違其初志尤好汲引後進每月供膳饈集邑之生童而會文於庭寒暑不輟其賴以成名者蓋不乏人公生於順治八年四月初一日酉時卒於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初二日酉時享壽七十有二元配王

孺人武陟候選通判王公維盤女賦性溫恭孝於翁姑甫二年而卒繼配范孺人邑庠生范公之煌女內則夙嫻持家有要越十餘歲而逝爰爲之銘

銘曰佳城鬱鬱雲樹蒼蒼溫潤粹美金精玉光慈祥整肅春日秋霜善人天與卜世其昌鳳毛璀璨麟趾煜煌千秋萬禩永固金湯

路母王孺人墓誌銘

楊應琚

永清令彭年路公卒于康熙壬寅歲越十九年辛酉其子天錫持狀謁余爲墓道之文既葬後二年壬戌

王孺人棄世將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啟永清公之藏而合窆焉先期又以狀來乞銘於余永清公余父執也情好最篤知之固莫余詳公之葬余既誌其墓矣今玆之請其敢以不文辭按狀孺人姓王氏武陟世族也祖父以上奕世載德蔚爲鄉望孺人爲文學諱敏公女賦性純謹生有介儀事繼母以孝聞稍長及笄壺德彌著時永清公繼配范孺人歿而無子閨孺人賢遂委禽焉于歸後一年永清公遭母喪孺人哀毀盡道其事寡嫂也如事姑之禮敬愛備至數十年如一日迨甲申歲公探竹得順天之永清縣密邇京畿夙稱繁劇孺人以才識佐之風裁凜凜清望日重旗民均感邑稱平治范孺人遺女一人孺人鞠育愛護根於至誠比長擇壻悉出嫁時簪珥裙襦之屬以讌之姐示以婦道委曲詳盡內外親黨由是益賢孺人永清公雖久任京畿而節儉正直有羔羊素絲之風孺人安之如故也公歿後一切家政皆力爲支持目營手畫擘肌中理俾其子得專力向學孺人性雖不喜華侈而歲時奠獻必備物盡志親戚饋遺

無間綏意有求無不應者撫子姓以慈而義方諄篤
不以姑息御僮婢以嚴而均其勞逸時其衣食意未
嘗不沃也其生平大畧如此余惟孺人懿行淑德無
少欠闕至其事繼母以純孝撫弱女如已出與其相
夫盡道訓子有方數者尤卓卓可稱道然則孺人翟
弟被身康強壽考以及此也豈倖致哉嗚呼余誌永
清公墓不二載而又爲孺人銘念我良友何以當此
若夫永清公爲國朝循良與其嘉言善行有前誌在

茲不復贅云

銘曰生而幽靜兮王氏之光長而宜家兮路門之昌
魂升於上兮同慶雲而翱翔魄入於地兮應泉壤而
吉康

明

中議大夫贊治尹王公懋墓表　韓　俊邑人

公性嚴介與物寡合初授廣東化州判州民與洞黎雜居歲被其擾公至交之以信結之以恩黎民遂大服時詣公庭拜謁潘泉大臣以公爲能委之督運公遂渡南海凡瓊崖儋萬無不徧歷事定而民不擾宣德間丁母憂歸服闋除南直隸通州判州多豪賈以販私鹽爲業連船結艦出沒江上與官軍爲敵朝廷

命刑部侍郎何文淵理其事文淵至悉委之公公默訪其尤者十餘人擒獲之乘置於法遂屏跡正統間擢山東海豐縣知縣公曰吾始得展布四體矣遂懲游惰別善惡四時之正俱有條教專務以德化人踰三載邑大治無何有反側子以妖言事訟公詔致刑部海豐鄰境陽信霑化慶雲等縣民謂海豐民曰汝縣不要王知縣耶吾等要之於是海豐同各縣之民俱詣闕上章各願公宰其邑且明反側之誣公遂釋同正統九年朝覲所司舉公廉能著稱治行超卓爲

天下第一詔賜錦衣一襲楮幣五百貫宴於禮部聖書褒美回任無何陞陝西西安府知府海豐之民扶老携幼號哭而餞之者萬餘人公至西安亦以施之於海豐者施之於西安西安大郡庶務蝟集公剖決如流事無壅滯時有投匿名書撥拾都堂三司官過公猷無所言甫三載疾作告歸田里景泰某年月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計聞海豐父老數千人聚哭於城隍廟爲公作浮圖以祈冥福如此三歲乃罷公足不污於權貴之門名不辱於干進之書平居風

晨月夕則誦李愿盤谷序歌陶淵明歸去來辭雖居荒城任小官由由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卒葬先塋之側故撫其行實大畧如此云

中順大夫姜公鄯合葬墓表

尚書許贊圖始

我先考尚書襄毅公有故人曰蔚州太守修武姜公者卒於今三十餘年矣其子峯持狀入京請曰願一言以表先人墓用垂不朽余嘉其終身慕而又有世講之義其曷辭按狀公諱鄯字宗武號春菴性頴敏英毅骨鯁抗厲時年未冠即博通經史百家與襄毅

公同領天順壬午鄉薦無何爲數局入試禮闈弗利
遂卒業太學成化甲辰銓曹以公爲直隸撫寧令撫
寧久敝公至揚休剔蠹修廢舉墜煥然一新有陳知
府者下非其令違民好公執而不行讓言至公面爭
無撓知府強之公毅然曰宦官可去決不可阿以病民
論增先聖孔子父叔梁紇大夫顏無繇孔鯉祠祭以
安聖賢及鋤奸革弊數事雖見忤於權奸而終爲識
者取重是時名震京師吏部以公名錄於屏將欲大

用適有例凡年六十不與科道先是居官者年甲率
皆減削公以實書會公來朝吏部欲公減年以進公
執不從止擢山西蔚州守於乎難哉難哉竊見今之
人貪緣鑽刺執非倖者而公乃若是其他可識矣去
之日撫寧人攀留遮道乃請於董公爲文樹碑頌德
今列於名宦祠云及公之治蔚也蔚爲臨邊用武之
地文事不振公興學育才聿振文紀久之士皆向化
而又留心政務瑞穀產於郡境有一莖三四穗者議
者以爲德政所感宣郡有齊祿者殺人係之獄累年

不決公素明達果斷御史邊公廉其能檄公往勘公一訊而得其情遠近人皆以神明太守呼之詳蔚誌公兩任守令節被都御史唐公恂御史陳公璧王公璟郭公鏞俱以賢能屢薦前後旌卓異者六斯其偶然者耶弘治壬戌公以九年秋滿例調方面蔚民傳文祀等千餘人赴闕泣留尋被御史韓公春以民之情復疏於上上爲重公送加俸二級仍令復治於乎公之得民如此雖史稱冤恂守河內民皆借寇一年亦未必或是之過矣不其罕哉後因修堡有公事聞

天子欽賜綵緞酌勞乙丑吏部方擬擢公公自謂年踰七十在禮致仕卽抗疏求歸獲允蔚民不忍其去乃爲立遺愛碑及生祠至今祀之丙寅武宗嗣位詔進一級倒授中順大夫自是家居嘗倣古置祭義二田歷歷可行初裕齋先生疾公湯藥必嘗旦夕籲天求代比卒哀毀骨立喪葬悉如禮正德某年月日公無疾而卒享年八十於乎公以一郡縣之吏而能摧奸樹良抗勢扶危佑賢恤隱分布寬政以致天應民懷交章屢薦如此至矣予幼時襄毅公嘗開其語曰

吾友姜公蓋特達英偉者以今觀之不其信耶惜其未經大受以展厥施而卒使其抱經濟懷珍玉沉淪郡縣終焉非天限之而然耶雖然昔陳仲弓爲太丘長名重一時當其時豈無貴官大職得行其志者然天下後世之所仰慕者乃在此不在彼公之德政昭著於人之耳目卽今撫蔚二地春秋祀公以此占之則天下後世之所以慕公者又不但太丘而已也而謂天之限公可乎公父昀字啓華號裕齋以鄉薦士授山東棲霞令陞四川藩垣經歷俱有政績昀父文

剛文剛父仁隱德不仕公配李氏幽閑貞靜與公偕德正德某年月日卒壽七十有五子三孫男九孫女四公他所奇節隱行與夫廉潔友義言動細小見於傳狀者不表表其大者

昌樂令馬公濶墓表

侍郎何塘河內人

士君子樹介譽於當時流高風于後世者在節行之有無何如耳爵位之崇卑不計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聖賢之論蓋如此昔陶淵明爲彭澤縣

令郡督郵至吏曰當束帶見之淵明嘆曰安能爲五
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遂解印去賦歸去來辭以見
意自晉至今蓋千有餘年矣而清風高節稱之者不
衰若昌樂令馬公其殆聞淵明之風而興起者乎公
諱瀾由鄉進士授昌樂令廉能公勤爲縉紳名公所
重管易州山厥亞卿劉公張公及藩臬諸公咸稱譽
之衆咸謂公喬遷可計日待公一旦慨然以病乞致
仕去或問其故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起布
衣官至有民社之寄居位食祿踰六七年於吾足矣
人生貴適志耳安能以羸弱之軀而久勞於此乎巡
按趙公亦難公去留之不可得也乃令昌樂有司以
禮起送仍復行文公原籍修武縣令有司以禮相待
既歸乃歲延公爲鄉飲大賓在賓席者凡十年至嘉
靖某年月日乃以壽終公始自奮業儒讀書不倦
祖祖父某俱隱德不耀至公雖小兒戲附其背擾之不輟也體羸瘦復有疾疾日
止一食然力學不廢弘治甲子乃領鄉薦累試禮部

不第乃銓昌樂知縣公性孝友父病嘗糞甘苦及卒

哀毀踰禮公病革時母盧氏猶在堂年八十六矣以
不得送終爲恨弟監生澍有文名待用有日公處之
曲有恩禮季弟渭蚤卒遺女二公撫養之如已出及
長皆擇名門嫁之鄉黨咸稱重焉公生成化某年月
日享年六十有三公之子村以嘉靖某年月日葬公
於先塋之次既請余爲誌矣後四年復請予言以表
公墓予謂公刻苦之學孝友之行廉能之政皆可稱
述而知足勇退同符古人可以激貪而起懦者尤不
易及故特表而出之且爲之銘以告來者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古有淵明名傳百代嗟嗟馬公高踪亦邁
百里花封視如遺芥息駕林中抗志霞外大數有終
遠邇與喫茲惟公工謁者再拜

唐

韓文公行狀

李翺

曾祖太皇任曹州司馬祖嚴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右僕射公諱愈字退之生三歲父殁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

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兒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公語以井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

即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官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王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復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與爲行軍司馬從

基相居于郾城公知蔡州糒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卒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桓者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辦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桓者卜占爲丞相書明禍福使桓者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爲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名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自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旧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

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寐矣改兵部侍郎鎮
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爲節度
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禎奏曰韓愈可惜
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
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馳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
矢以迎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
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
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
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
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
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
愈將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
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
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
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
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
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
在幼童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

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郎出之公曰若眞爾則無事矣因與之晏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

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旣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疾滿百日假旣罷以十二月二十日卒于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終始不易凡嫁內外及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于嫂鄭氏及嫂沒爲之期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毋與交友言旣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于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明

止臨德二倉本色揭帖　王玉鉉

爲乞遵祖制以免偏殺以完額糧事新議河北三郡正兌漕米俱徵本色抵兌臨德三倉麥折米將河南各州縣二倉米每石派給正兌價改還兌軍其間汝南二郡徵銀給解二倉各項襍費謂有數便夫子河南則數便于河北則數不便何也新議言民出粟之易夫河北南濱河北阻山十年九旱又土鬆無塘水濱河則不宜穀阻山則宜穀不耐旱故民之粟有以別田易銀而得之者有賣房產子女易銀而得之者則粟之得最不易衛河雖係運道民居豈盡傍河如修武去河五十里濟源去河三百里五十里運石費斗三百里運石費石則粟之運又不易粟至州縣吏胥閽之佐貳閽之閽之即需索之需索而得則粗也爲精而難在大戶需索而不得則精也爲粗而難在納戶則粟之上又不易粟入於船船夫竊之百法不能禁粟入於場而囤場夫竊之百法不能禁幾經竊而百石不及九十則粟之入又不易故每遇凶荒民引領拭目而望

之役未及施新議又謂水泉可借夫水竭於船夫非水泉乎況也子馬頭十數里石角參差十船而敗者一水中多年橋柱杈椏十船而敗者二非水泉乎新議所謂水泉之便大不便也新議又謂減道路之苦夫河南通判誠無輸往之勞河北三郡通判既往臨又往德又還灘往一處者勞乎往三處者勞乎八郡輸往者勞乎三郡獨往者勞乎新議所謂減道路之苦大不便也新議又謂二倉銀減去五釐尚有剩銀行一二年不妨再減夫河南徵銀明中之減可以數計抑知河北徵米暗中之增有不可以數計乎新議既云官解又云令往年大戶一併解納夫官有解糧之虛名民受解糧之實禍官何益乎況大戶無官猶可自圖便宜益之以官官不滋擾乎新議官盤費十二兩快手盤費一兩二錢夫二倉係行糧必盡給軍而後完動歷三時官盤費豈能足用不取之大戶則累在官快坂之大戶究之豈有不取者乎新議謂本色至倉不由斗歇夫業已在客何能無歇業已名倉不能無淂但拍價之弊本色所無而

轉運竊取需索之弊已百倍於抬價矣故新議拔本塞源數事大不便也新議謂二倉該省稱傾家之役誠爲有見之言然試算之如二郡四州二十四縣分二倉一萬四千九百石大約不過每縣五百石僉入大戶每戶不過八十石卽有所賠其何能幾三郡一州十四縣分八萬八千石大約每縣當得六千石僉入大戶每戶當得八百石此之所賠寧有算乎彼以一萬四千比之八萬八千傾之傾者也始以八郡十二州百有四縣而傾今三郡一州十四縣傾之傾者也彼攜銀糴粟而傾此三千二百里之轉輸傾之傾者也正兌九萬六千石內有二萬二千石折色已足傾家今上二倉併二萬二千石之折而不得傾更何如正兌五六年內時遇凶荒有年折色足傾家今二倉係軍自領併一年之折而不得傾更何如正改兌一處收已足傾家今以二倉兼改兌歷三處數衙門起廻數批而後完傾更何如河北之赴灘如河南之赴臨德除二百年人情極熟習有不忍欺不敢欺不能欺之意已足傾家今遷二倉客投觀潦而主投

饑饉更何如夫新議所稱便者可一言而盡不過謂遠糴不如近運今謂新議三不便者亦可一言而盡即謂近運又不如遠糴也況二倉之苦不在遠糴在二十處打點與歷三時不了之費耳夫二十處打點與歷三時不了之費彼亦一費此亦一費何間然之有而顧以相移也夫河南三百六十步計畝河北以二百四十步計畝河南糧石不及河北十分之二今而後已乎併我二萬二千之折色而亦徵增之又增併彼萬九千之倉糧而亦去減之又減將無糧可減將無民可增而後已乎均爲國家之赤子使河南受用河北受累其將忍乎夫二倉正兌不知起自何年然祖宗朝業已行之永久不可不謂之祖制當時河北州縣正改數多河南各州縣二倉數少調停豈不盡善今以河南之小不便貽河北之大不便此何以說也夫祖制而有不善也猶不可廢況祖制而無不善也何廢之有夫易窮則變而不窮則不變可知夫使不窮而變將愈窮而不通何如不變之爲愈也惟採而擇之勿使河北父子兄弟至今日而斬刈云

熱爲省驛改道萬全無害事懷慶驛路自河陽驛至覃懷驛七十里覃懷驛至寧郭驛六十里寧郭驛至修武五十里修武至獲嘉五十里大約河陽至獲嘉五十里而近由今路二百三十里而遙諺所謂弓背也河陽至溫縣五十里溫縣至武陟六十里而近武陟至獲嘉六十里而近大約河陽至獲嘉由南路一百七十里而近諺所謂弓絃也又秋雨淋潦崇義至懷慶渠水所溢大路難行懷慶至獲嘉山水所集大路難行河陽至武陟水歸黃沁則路乾可行也又河陽至獲嘉由今路泥路難行由南路則沙路可行也由今路遠六十里路泥而常水由南路近六十里路沙而常乾玉與父老議河陽而東於溫縣置驛省覃懷驛所並官吏而以原驛所銀十分之四貼溫縣由溫縣而東於武陟置驛省寧郭驛所並官吏歸武陟武陟而東竟至獲嘉省修武驛所並官吏而以原驛所銀十分之四亦貼溫縣省五驛爲四驛省二百三十里爲一百七十里玉以爲有數便焉或曰溫縣得無不便乎

温縣亦便何也驛在十五年前民以為利而何害之有曰兩道公祖不時查盤本府與彰衛
少而工食多也其後過客漸多工食漸少始為民害
今覃懷務四千兩以貼温縣修武移三千兩以貼温
則過客雖多工食亦不少如修武驛馬一脚應領銀
四十五兩今温縣每脚加以十五兩温之民且以為
不時晉謁南路不稍遠乎又平陽一郡澤州一州之
赴京者吳楚三晉之往來者自萬善而東至獲嘉南
至武陟不又遠乎曰此有處也修武里長馬二十九
脚南馬十一匹合之得四十脚留南馬與里長馬同
供縣役以應上司河內里長馬今四十餘脚添足七
十餘脚前馬二十脚合之得九十餘脚留里長馬六
十脚供縣役分里長馬十餘脚並南馬二十脚合之
得三十餘脚駐沙丘鋪以應上司外修武沙丘鋪各
留接遞夫四十名亦可以應司府與過客矣由沙丘
鋪行者如全無驛遞之縣止應親臨上司固為便由
南路行者全無親臨上司止應過客亦便之便者也
但佐貳官教官舊止用里長馬一匹不分銀兩名

銀兩吏書竝不用里長馬今佐貳官教官既分銀二
十四兩外又索里長馬各一房吏書亦不時用之里長
馬之累幾與驛馬等然此一片牘可革易爲耳夫由
令路而行如此之不便由南路而行如此之便而每
歲不爲不改者何也事初或起于匆劇而人情每狃於
積習也然玉歷攷古昔則南路之行又非自今日而
始者書曰覃懷底績舊覃懷在武陟縣張衡正南路
所由故城猶在謂之覃懷平廣可知底績於此開道
於此可知至晉文之霸東諸侯會焉曰會於溫盟於
踐土皆溫路也晉悼之霸東諸侯赴焉曰會於溫於溴梁
會於邢丘溴梁今沇河邢丘今平皐亦溫路也漢高
帝宿小修武小修武卽今宣陽驛亦武陟往獲嘉之
路也況宣陽無驛而以驛名其爲古驛可知也惟武
王伐商由邢丘出北路如洪造甲店承恩鎮待王鎮以
至修武說苑所載歷歷可攷乃在今路之北蓋過邢
丘而北依山傍險而行如孔明出師五丈原君子以
爲以高臨卑眞用兵之處也故武德鎮武陟原武陽
武五屯之四在南歟修武一屯在北而師出其間再

覓古昔原由南道不知改自何時而據今則從南之便夫人而知之也昔人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又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三驛之改謂之非常事不可然以二百五十年之路而改之一旦謂之常事亦不可故以語常人有捲舌而不敢議耳愚常以爲民之事在喜事風生者反袖手不出而憶悌廉平之長毋直前而勇往何也爲民之心切而圖民之便者急也今爲國爲民千載一時鄉邦之人不知則可知而不言於吾鄉爲不仁於吾君吾父爲不忠玉也不揣草茅一得之愚輒自陳焉惟老公祖超然洞覽豁然大觀深計而歐斷熟察而致行軍國幸甚過客幸甚懷慶一郡官民幸甚

災邑陳情

華廷獻邑令

中州災荒莫修武甚修武災荒莫今日甚此通省上臺合郡紳衿所耳而目之者而卑職寒漉蒸土不得不爲地方請命呼籲於仁人長者之前益寧邑之空以民多死逃之故而死逃之故有三饑餓者固死相

殘相藉又死疫氣染纏者又死矣顚連者固逃閃避役者亦逃觸文捍網者亦逃矣修民幾何而堪此三逃三死乎不意靡有子遺之詩昔賢所不深信而其言至今驗也抵任三月非不竭犬馬之力勉効驅馳而急公有心回天無術且天時人事更有所處極難者如春間微雨修邑獨無入夏蝗蝻修邑獨盛是天以極災極荒處修武也倉無粒穀漕無粒米驛無匹馬是修武之人亦以極災極荒自處也而羽檄之旁午如故徵書之責成如故是國家未嘗以修武處修武而以向日之修武處今日之修武也卑職其何以處此乎欲抵辦漕米供應夫馬必取資地土而雨澤雖降死者不可復生散者不能驟合地土無人承認安能爲無米之炊此時事之不可爲者一也欲防禦城守籌滅渠魁必取資兵丁而現在老弱數口尚苦嗷嗷若請募請調勢益不給安能爲徒手之搏此時事之不可爲者二也欲清理案牘招撫流移必取辦衙役而吏書無家無室昔進今亡隸卒鵠面鳩形朝三暮四安能爲空中蹁影紙上吹塵此時事之不

可爲者三也凡所臚列皆字字眞情言言泪血一語涉虛神人共鑒惟是功令日嚴一日時勢日危一日誠恐一身功名事小地方關係事大伏望當代大人君子鼎言當道早賜處分合疏叩閽破格籲恤或選用賢能開闢草昧庶幾茲土茲民猶能以三年之艾療七年之病也一方幸甚卑職幸甚

再請緩漕

職以非才值茲殘甯百務矜肘漕事尤甚每接憲檄惶悚無地老大人不即三尺從事而寬之以截解導之以輕裝論之以赴糴之省便其爲下吏開生路者曲而周矣能不感恩心痛乎目下先行截解餘數方在竭蹶而殘黎實不堪命措處萬難伏惟老大人垂察一郡六邑惟修極荒且接壤河內今茲敲骨伐髓之窮民即憲臺當日仰沫承流之赤子昔何共荷生成今何獨罹慘刻見之裂膚聞之酸鼻萬望曲矜鄭圖力持汲詔立賜轉申得與被災州縣一視同仁棄題痛疏破格寬緩職與子遺頂戴無涯矣

續報災傷

編照孤城一片所隸者覃懷之版籍而所染者衛輝之風氣故疾苦每艱於上聞而災傷實甚於他處向以闔門死爲異今竟有闔村闔鎮餓死者向以私食人肉爲異今竟有公然拉道上踽行爲尸糧者向以路旁棄子爲異今父母有謂自我生之自我食之者司牧泚筆及此腸寸寸斷生不如速朽忍尚民間問粒粟惟是漕務係萬分急需明旨不寒而慄誰敢以身試法謹於朔日集現存士庶於廟中焚香矢誓衆心感泣爰是變衣履於異郡鬻妻女於他州湊完銀二千兩有奇已及原派條銀內抵漕正額之半迨馳赴境外照值買麥僅五百石有奇現在水陸起運而殘黎皮骨已竭末吏鼷技亦窮如曰有司設處設處者止此百姓彼百姓但有設處必不設處父子之肉使有司但有設處必不聽百姓設處父子之肉目下未死未逃者職方東奔西馳招撫不暇而曰吾招汝撫汝欲汝辦漕耳其將能乎即使起溝瘠而敲朴之聚流亡而桎梏之有速之做賊做鬼而已容俟殘喘稍定游魂少息再圖竭蹶湊納其多寡遲速誠非卑

職所敢必也伏惟憲臺上詢冠盍之目擊下採載道之口碑委官親勘如果職言不謬立望彙題破格蠲緩收拾人心保全殘邑職與仁三子遺死且無憾

力疾控災書

職爲寧控災不啻顇禿茲且憂勞成病而大聲疾呼尤不能默默者計寧自流氛殘破五載旱蝗以來其現存戶口僅十分之一來歸者居三舊存者居七其來歸者久趁食河南因見兵戈滿地傳聞家鄉得雨是以思歸豈料清化以冬夏雨偏遺秋蝗獨盛既所

見非所聞矣事已無可奈何不惟望蠲且日望賑是來歸之人皆待招待撫之人也而欲待招待撫爲辦漕辦餉之人能乎其舊存者皆支武子矜及寄籍材官掛名舍人之類稍知戀寵邱而顧廉恥寧取柿棗充饑懷父母之邪耳然既與衣鬻履以奏辦漕務之豈須又左支右吾以供兵馬之絡繹幾於敲骨及髓矣是舊存之人皆未逃未死未逃之人也而欲未死未逃之人爲點金雨粟之人能乎閭鄰邑災黎多自叩閽寧民無千里裹糧之資往往有行至中途而仍

瘼瘵整者夫民既無力自控而有司又逡巡而不敢代爲之控然則下情何時而上聞耶假令去此子遺而可以足國奉法者猶勉圖之與其使垂死者速死既逃者再逃而終無裨於緩急孰若使未死者緩死欲逃者勿逃而苟延殘喘於目前卽取償正供於異日此職所以仰天椎心呻吟牀褥而猶額手仁臺以萬不得已之情哀鳴於君父之前者也臨稟可勝呼額待命之至

華公憫災陳情稿叙

舉人卜三奇

修武縣志　卷之十九　雜著　叁

公以梁溪鼎族庚辰上公車聖天子恩用不測特簡公令修修於懷爲彈丸邑且奇荒異祲頻年倍他地百里羸才荆棘棲鳳人咸爲公惜公不然也以爲士君子懷忠勤主半綬足嘔吾心昔虞詡守朝歌豈顧盤錯哉叱車就治至則疲者癃者喘而延於道旁者骼者積而暴於野市井慘淡閭巷无礫所存吏胥數人鶉衣鳩面奄奄無生人氣時上憲急漕務及軍興諸賦役撤飛如雨令嚴如霜修之饑厲餘人束手待斃公悵然太息曰嗚呼何辜修之人誰非赤子誰忍

民衣此情此景塞不上聞一官何愛忍以推科博上
上考乎席未煖遂抗書三上當道備陳修不堪命征
輸萬不能如約狀字字揮淚言言灑血剴切則賈太
傅也曉暢則陸宣公也圖畫淒涼則又鄭監門矣當
道讀未終撫膺而嘆始具疏爲修請蠲請緩仁人之
言其利溥哉奇適劒口四方聞公賢攜家依之得見
三稿而服公之能懷忠也能勤主也固愚士未入官
雅志古處卓魯懿規疇不謹佩一行作吏功令殆人
聽顧拔萃有不能酌厥素心者如公之乃心百姓求

之時賢豈多覯哉始晤公於恂恂若不出口而三書道
勁峙山岳壯悲泣鬼神他日立朝丰采折檻牽裾於
此見一斑矣賢者固可測乎六館生范呂請予感公
之大有造於修也思欲壽公書於梓爲後之涖茲土
者勸且爲中州之循良諸君子勸矚奇序其端奇卽
不文固與修之人共息棠蔭者也敢辭數言以自外
輿人之須

修武縣志引

進士　周　佑　邑人

志二卷凡八類附目五十九始宋各爲叙論周子曰

志難言哉廣收易濫約取多遺自昔人猶難之況其
亦乎修故無志正德戊寅邑侯有冷公者實草創之
然舛訛掛漏鄭范巨卿修所取以名鄉者猶遺其名
他可知矣萬歷乙未邑侯白齋邵公欲釐而新之命
石王諸生等分門採集余援簡編次庶幾就緒而商
州之命下矣余恐此帙散佚後益無攷乃於讀書之
暇汰其繁穢附以意見彙爲成書欲藏之笥中以俟
後之作者今年冬會郡司馬鰲峯鄭公來署修事公
方雅意鄉文學余間以志請曰志史之流也士生其

地而使一方之制作未備則文獻無徵誰之罪哉因
出是稿請鄧正焉公復爲刪潤命工梓之嗟嗟太史
公作史記八十餘萬言欲藏名山與千載下有知
已者余材質無所底曷敢言立言者之萬一而公即
急爲刊布余何幸焉敢重費燕石之誚而使人無覆瓿
之資也哉

前解元王太阿先生清水篇序　邑令　徐應台　四川人

深秋孤寂手壁間殘書了不得異人語車馬遊塵憑
何滫洗一日有生捧一篇至則前解元王公遺草也

絕撿一二葉光焰薄人輒有一太阿公坐我爐烟間不即去追憶暑年景慕以為隔世人乃今步屧先生之邱園攀其花樹漱其澗泉接先生之子若弟則又依稀如見先生也巾舄蟬聯書香未艾而又有從初焫中搜其文以投贊者始信金可銷石可泐獨有賢人君子之立言乃能稱神物於人間而沈天地以不朽舉三十載鄉嗜之心期而遂之一旦則安得不忭舞欲狂也間考水經甯北之黑山為清水發源處瀑布垂天雷閒數十里幽壑霧淵迴不見底深篁嫩蓼以清艷助其側在魏晉之交則裕阮諸君子縱雪霞標格人莫測其吏耶仙耶以縹緲之姿哀然易吳一概其官為吏則姑謂之吏中之趣然者已耳倘而孝唐則得愈若湘吏部仙伯風流對峙金元閒吏不可為而仙可為六真遺島嬉躍雲端龍翔鳳翥又何高貴也是皆生有異資而清流飛注實為之澆腸而洗髓天之英山之靈萃鍾而為人人安得不奇而於今乃有太阿先生瑰然以其經緯之手乖為經術之文讀其書鄴架星羅而一溯其源於六經左馬而下已類

釀花作答不見花矣嘗憶丙午之役主者得其一論驚爲冠絕遂鐫以程士方謂裴薜木天以鼓吹其休明將與韓公相上下而詎謂奄作古人耶竊又意其廓靜神融永堅鼎鼐當是壽六眞之遺跡而追逐以去也人之所寶愛者帝天將取而賓之公之所以綿固於世者且不獨在詩若文而況其毅然之形殼耶然而子弟之珍其詩若文猶之其人也題成不可無目則又遡其洗光溜響之所從來者而以清水名之卽有不讀先生之書與不悉先生之爲人者但一啄青青垂白龍之句便有以挹其香芳不遠矣

國朝

縣堂左箴　邑令卜永昇安東人

人生百年內立德立功立言皆可以與天地共垂不朽士君子能從有用處著精神却是過一日實大受用一日若祇營營於富貴及昏昏於醉飽清夜捫心將與草木同腐竟是過一日虛度了一日人品成就只在數十年內慎勿當下錯過

縣堂右箴　卜永昇

士君子一行作吏可以爲所欲爲乃豈敢不願爲第一品官惟願爲第一品人者以官秩及身而止人品與天地無極也然能愛官品方成人品若貪歲昏惰獵取功名無補於世不成官品便不成人品矣堂堂七尺百年內正有無窮作用切勿向一官錯做

侍御趙公祭文

維康熙歲次丁丑三月初五日博陵布衣顏元謹以雙鷄杯酒致奠於河南道御史趙老師之墓前而祝之曰元少嘗養蠶之朱姓會玷名蠶庠庠師劉衍四先生是以過薦於執事聞執事將襲碱砆而獻逵之舉汚樽而筵饗之亦當世嗜好之異常者而野人不習聞也於是乎有祁陽之避跡年已已無聞焉乃返故廬或曰執事過聽蠶紳士庶民將揚之兩院急使于弟請辭而督撫督學之令已下矣儀扁光臨門壁改色野人卽不習見也而執事之嗜好亦不可謂非當世之獨異者卽野人亦不容不感幸未

今上聞執事治聲特擢河南道御史元將修百錢故事於境外適廸中州之適不及曰耑道劾留壺書使

子弟從事而友人阻之使寸誠未將於執事其後修
候寸函使執事所寵任馬耶走上又沉閣未達自漳
南書院還則聞執事作古人矣嗟乎公竟逝耶野人
受之愛者竟無以報耶公之薦元於兩院其嗜好已
異其後禮部徵人物入史公又糾齋長詢拙行元別
修三傳假手呈入人皆曰公在臺野人必不得終安
泉石也野人雖不敢知而心每惴惴究將何以謝公
何以報公也吳公之政治自宜爲天下第一得薦長
沙而益顯胡公之勳烈自可以照耀千古得薦青田
而益光元徐徐庸夫劬口農醫中既不能如賈劉二
子垂名青史爲公增聲價一籌又不能邀天之幸馳
驅皇路左轡右轅與公襯色功名政績之儔兼之草
澤心果頑蠢情堅又不得據筆吏案稱鎌公之善政
如立農師講諭條旌善類動期一縣唐虞耆傳之萬
世私心耿耿惟期負鷄扱絮匍匐兆域之前一酹三
鳴咯吐野人之積懷粗誄政迹之綱條或少慰耳而
老病糾纏不敢保其遂否茲遣門人曹敦化暫代將
事非元意也倘天假有之容再修季子故事鴻乎傳

公其饗之

虎口餘生序

嘗閱史至文文山起兵勤王爲敵所獲不覺怳然曰危乎哉危乎哉厥後海外迯歸流離困苦艱辛萬狀迄今讀其惶恐零丁恨極千古等語猶令人潛然淚下也萬死一生莫不以爲亘古以來未之前聞及閱我父母餘生篇其險危更倍之何異世而同符也讀至出關欲稟揺手處呼吸存亡人人爲我父母危然以爲不必危也更無庸危也何也寧邑素稱疲瘠自

壬申變屠戮幾盡後更加之以奇災異荒重之以兵火焚刼迯者迯死者死白骨枕籍村落皆虛共餘未迯未死者膏髓已枯皮骨僅存氣息奄然難保旦夕是不啻入虎口且已幾嚙之矣我父母下車剔弊振蠹興衰疏滯以可手之經綸沛心上之雨露凡所以休養百姓者無所不至故瘡痍幾月來殘喘之餘漸有起色是寧民今日得以稍甦且生有以生之也天留一人之生以生一邑且以生一邑之生以生天下當日雖入虎口又何必爲之危也況我

父母非百里才胸藏數萬甲兵行見削平禍亂載定
底績盡一世而莫安之畫蒼生而霖雨之然更於文
文山外取堂皐脫囚事上獻之以爲我父母須時順
治乙酉歲三月

王諱玉鉉路諱坦然兩先生宜祀鄉賢議

舉人吳周聚邑人

王先生諱玉鉉號太阿係先明萬歷丙午科解元學
行爲兩河所重文有清水篇行世宏文大章載之集
者人皆得而見之不贅叙其軼事先生明物察倫力

持名教聞有締交某文優於德先生於容色談論間
有不順之意先生以誠意感人沐手焚香端寫一孝
字如斗大用紙封之約有百層層層密封俱書秘拆
友人接書凜然如身負芒刺細細拆之見字如水洗
背不啻嚴師之在上而躬受其朴責之也由是變其
氣質而祗肅所事漸無慚德因而跪謝先生而先生
毒形於色曰過而能改復於無過君異日所造豈可
量乎先生以誠感人之潛化於先生也如此勝
朝魏瑞當權東林諸君子力持而不能救權奸欲加

禮文學之士以收人望丙午十五省榜首以先生
第一伊容使人通之願交好會狀可立致爾時上爲
公主擇配先生胞弟其在選列又以尙公主許之先
生愕然久之繼而曰窮達數也用舍雖主之於人而
行藏實權之一已密雲蔽日爾時切澄清之望奈何
以不入耳之言聞之於我哉但思事未成而機先露
智者不爲也因緩詞謝之臨場托疾而不入闈與弟
束裝而旋不迎彼之喜亦不觸彼之怒也立身千仞
之上而又明哲自保也如此先生淑德善行大率皆

然是豈一二事所能盡哉然而大端亦畧可見矣崇
禎壬午省被水災至癸未補科而路先生中選先生
諱坦然字人路事親孝事繼母更謹嚴兄弟友于之
好至今修之稱敦睦者曰有路家風教人之修好者
曰何不聞路氏兄弟之怡怡於章句之學癸未獲捷而甲申遭變先生不欲
生繼而曰西伯之養可就而首陽之蕨未嘗不可採
也於是吞聲而延歲月飲血以度餘年公車北上而
多不能完三場結搆已成而卷又每逢汚壞屢易不

第而神色自若時仰天而嘆時俯首而哭即歡與居之人總不得其顏之喜而惟見其容之戚也先生寡言笑未嘗自明其意人亦不能測其淺深兩先生制行卓卓其不可湮沒如此使兩生而祀於鄉得享春秋兩祀吾知先聖先賢所不棄而與邑之鄉先生名先史冊而不第以貴顯著其聲功在朝常而非以勢位尊其位後先輝映一堂共處使鄉之後進入祠而拜其手仰觀而想其事王先生之以德化人也如此其不爲權勢所汚而特立不拔剛勁自持也如此路

先生始終一節而鳳鳳立於高崗不染纖塵而超拔極於雲漢足令懦夫立頑夫廉起衰式靡以之振綱常而挽頹風不端有賴於兩先生哉嗟呼予生也晚上不能與魯齋許先生同時親其道範沐其耿光以臭有所成就繼又不能與何栢齋相後先幸邑有兩先生亦祇聞其行事而又不遇有力者相與推而達之使潛德之光發於一旦而且令鄙瑣利欲之徒引其事而笑之以爲王先生者時來而不能乘其時路先生者運去而不能遷其運株守一生迄無所就是

無富貴功名之福無慼乎貧賤憂慼而少人生之樂
也澆俗之見若此亦何足深較予憫風俗頹敗名教
無人恐久之而兩先生之行誼竟等於朽木腐草終
無人焉從而焉弔之也因援筆而紀之以冀後之整
飭史典者從而採擇焉幸告同志廣傳其事使懿德
之好賴吾黨而不至於澌滅之也是固予之志也夫

襍識

修志畢內有舊志所有而刪去者有舊志所無而增入者或竄其辭或益其事恐後人不知致滋擬議故爲辨正一篇其他古人逸事故老傳聞雖無關典故然足以資談論廣見聞竝綴於後閱者等之稗官野乘可耳

明婁樞河內星野魏分則爲觜觿參之分野與衛分攷其說甚詳修武爲魏分則爲觜觿參之分野無疑第其援魏風爲証則悞益班固地志所言之魏乃戰國之魏若周始封之魏在今山西平陽府解州界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至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詩譜云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彼汾沮洳並去太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詩譜云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彼汾沮洳豈可言河內哉

地志所載不過沿革大槩而已至邑之四至大小歷代不同益不能詳焉如班固地理志山陽有管城脩武有陽樊司馬彪郡國志山陽有鄴城韋昭曰廣野在河內山陽縣魏地形志南修武有黃吳城宜陽城

沁陽城南北二武陽城今皆不在境內則古今置縣雖同版圖不一可見矣

舊志沿華戰國間屬韓按戰國時有兩南陽一屬魏晉始啓南陽今修武是也一屬韓班固志韓分晉得南陽郡在今鄧州非修武也至秦昭王時魏割南陽以和修武遂入於秦中間無屬韓之事

舊志沿華春秋時亦屬衛蓋因班固地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三監叛盡以其地分康叔故云然爾不知河內殷墟懷衛皆是也周

制大國不過百里無盡以封衛之理觀見於史傳者尚有徵雍凡温邢邢向州諸國可見其於衛分野下亦明言所有者河內之野王非盡覃懷而有之也如使屬衛襄王安能奪以與晉且衛風諸詩及左傳言地理頗詳何無一語相及耶

舊志山川內載有宣王坡謂夫子之趙岡趙鞅殺竇鳴犢返經此故名按史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若已至此

何用渡河而有不濟之嘆哉

舊志寧武子入名宦沿革內云修武爲衛大夫甯俞
亦邑無論此本非衛地即文公渡河遷漕後而論淇
汲俱入于晉何況此地武子焉得食邑於此

舊志人物中有漢范式想因吳認山陽即此地耳後
漢書范式山陽金鄉人地理志山陽郡在洛陽東八
百一十里有金鄉今屬兗州府廣輿記范式墓在嘉
祥縣

舊志又載習鑿齒省志府志並云有墓在修武太平

鄉按晉史習鑿齒襄陽人觀與桓秘書皆襄陽事可
見常爲滎陽太守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
于符堅堅素聞其名與致之賜遺甚厚俄以疾歸襄
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與國史會卒不
果不知當日何據而載入修武又考輿圖備考廣輿
記鑿齒墓在分宜縣云避符堅實此卒晉史既無避
堅事且袁州府與襄陽相去甚遠恐亦未確也

一列仙傳甯封甯黃帝陶正葬甯南北墳鄰之墓

封舊志云

郭璞曰修武縣北黑山出清水今山與泉皆不可考
魏書地形志北修武有清陽泉馬泉丁公神育河陶
熨斗泉五里泉七里泉馬鳴泉重泉舊志止載有
馬鳴泉馬坊泉疑即今據府志增入七里泉五里泉
熨斗泉陶泉疑即陶河重泉丁公河今在輝縣餘則不可
考矣
竹林今人皆謂在輝縣蓋因彼有山陽鎮耳不知輝
之山陽乃金割修武重泉村所置非漢晉山陽縣全

境也後漢書地理注山陽有雍城今雍城在清化東
修武西觀此可見嵇康傳康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
柳樹甚茂每夏月居其下以鍛今鍛竈在百家巖則
向秀思舊賦所云經山陽之舊居正指此地而言何
疑乎竹林之不在修武乎明李濂寧邑記亦云濁鹿
城有漢獻帝墓七賢竹林亦在茲地尋訪得一寺實
七賢堂舊址蓋後人建堂於竹林以祀七賢者草莽
中臥一斷碣隱隱可攷若使在輝縣不應入寧邑記
矣可見明時尚有舊址去今百餘年耳邑無好事遂

後昔賢遺跡湮沒不彰以誤傳誤反歸之他境豈不可歎哉

修武人物惟韓文公古跡惟七賢爲最著今懷慶府志韓文公入孟縣河南通志七賢鄉入獲嘉醒酒臺入延津竹林入輝縣夫文公之爲脩武人有朱子行略考可據七賢鄉有稽康傳可據又現今修邑村鎮有七賢鄉醒酒臺有宋曹溶書刻石可據竹林有明李濂寧邑記可據乃前人竟不一置辯拱手而讓之何哉

或曰子辯雖有據然今七賢堂現在輝縣之山陽鎮則竹林何得在修武乎余應之曰當日云竹林之遊原非地名有竹林之處遊耳修武可有輝縣亦可有何則稽阮亦嘗至蘇門也然究其實終當在七賢鄉爲是蓋原鄉之所以名因七賢曾居于此也居于此則以住宅爲主康傳宅有大樹夏日常居其下以鍛今鍛竈在百家嶺豈非宅之明證乎宅在此則鄉自亦在此竹林更安得不在此乎至輝縣之七賢堂或後人因有山陽鎮遂建此以祀七賢亦未可定安得

因此日之堂盡將從前證據鑿鑿可信者一棄抹殺而謂竹林不在修武乎

楊初東韓文公河陽人辨尚論者多求之史史不必盡信也又求之志志郡史也可信乎曰未也然則如之何博綜群言折之理庶幾矣唐韓愈本河陽人唐書云愈南陽鄧州人一統志云韓愈南陽人河南通志云韓愈本修武人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郡志古蹟曰南陽城在修武縣北唐韓愈世家焉余丁丑寓京邸見一刻云昌黎文集序曰愈本昌黎人李翺爲愈作行狀亦曰昌黎人然則何以知群言之謬而愈必爲河陽人乎盖史爲志誤見南陽即加以鄧州字郡誤通志見脩武有韓村即加以韓愈墓在焉至志陵墓則又曰孟縣西十里許有韓愈墓以一人之筆自相矛盾如此通志又誤一統志也如以郡志爲然曰修武有韓庄韓村焉余博觀郡志河內有韓村武陟溫縣皆有之孟之西有韓庄相傳文公別墅也東南有韓村湘墓在焉五邑一村何

以必愈在修武乎曰村不足據南陽將不足據也曰是大不然左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壯壯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疆土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按地志原趙衰封邑與陽樊在濟源攢茅在修武溫即蘇忿生食邑之溫蓋南陽河北之總名即六邑皆河內地也使南陽爲一邑當襄王之寻晉者抑五耶又曰公集中自云南陽公文章稱天下何也曰信如集公作汴州水門記云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送李愿盤谷序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又如李翺之言昌黎之刻公南陽也昌黎耶曰此又何也曰稱南陽者即今之稱郡是也稱昌黎者即今之列邑稱郡是也稱昌黎者即今之列邑是也余所以斷爲河陽人世家趙云天水李云隴西是也余所以斷爲河陽人者公祭十二郎文云又四年余往河陽省墳墓女挈而厚爲自誄者耶作史者會通志而不及致詳作通志者會鄰志而不能致詳修郡志者據舊聞而又不

複致詳悉愈稱此謂修溝溝陽遂目之使奪其
黎將又目之矣信稱地稱世之言反畧乎墳墓歸葬
之語使至易至明者爲迷惑不決之事參不得不爲
之辨也

楊氏初東蕭氏騰鳳見府志皆據河陽省墳墓之言斷
公爲河陽人然今人墳墓在鄉境者往往有之亦難
爲定論李白作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同時之
人當必無懷楊氏之言曰南陽河北之總名稱南陽
者即今之列邑稱郡也按左傳天王狩于河陽穀梁
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夫溫既稱南陽
又曰河陽可見南陽河陽皆河北總名據楊氏之言
河陽可稱爲南陽則修武亦可稱河陽河陽省墳墓
調指修武而言又何不可耶又曰博觀郡志河內有
獨可以必愈在河陽乎蕭氏之言曰李氏濂作通志
韓村武陟溫縣皆有之孟之西有韓庄東南有韓村
韓愈修武人彼蓋鹵莽于紫陽之辨見末後有世系
雖不可知然南陽之爲河內修武則無可疑云然耳

不知紫陽所謂南陽之爲修武則以修武即古南陽郡而懷孟皆其故地以證愈之爲河陽人非謂愈即修武人也抑知言南陽可該修武言修武不可該南陽修武可以證南陽不可以證河陽乎且南陽即河陽則直言河陽可耳何必以修武爲證文公攷異止辯公係河內之南陽非鄧州之南陽未詳及公爲河陽人修武人然曰南陽之爲河內修武無疑南陽既爲修武公豈得不屬之修武乎又曰左氏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原即今濟源溫猶溫惟攢茅在修境內是四邑者皆爲南陽果如濂說愈亦可爲溫濟之人何但修武拔漢書地理志修武下注應邵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修武則南陽當指修武而言則漢已然不獨今日也故文公考異云南陽有二其一河內修武不曰在河內而直曰河內修武可謂極詳極細然則謂公非修武人必竝非南陽人始可如係南陽則爲修武人何疑乎若耿裕孟縣韓庄攷謂南字即河字之誤抄錄者之故更淺陋不足辯矣

楚邊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築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一坐惟賈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塡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錄每朵有一聯詩字色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僻歸江淮竟不願仕據此則公自有疎從姪挾術自售乃遠從江淮來又竟歸江淮不復仕非湘明甚而花上之句卽姪於公還潮之後述其初赴潮之詩亦非公姪之逆自爲也今公遺集有贈族姪詩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疑謂此人事記畏成式與公同時不誣而近日唐劉州史纂左編全不考證妄列湘道門且謂湘送公藍關一宿卽辭去公留之不可得作別湘詩云舉壯皆爲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衡破秋空一點青既雅非公本趣兼詞句凡浪退之家奴不爲至謂湘出藥一甌戒公日服一粒

愛新覺羅湘客湖湖有慮不脫死魂海外一思至死

然矣編又謂湘公猶子並其家世皆失之
唐韓仲卿退之父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
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公當名
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耳仲卿
諾之復同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悟檢鄴中書得
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
唐韓會與名輩號爲四夔會爲夔頭而善歌妙絕
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旁一人
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

猶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
之目熟思之乃夢中旁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柳子厚嘗得昌黎集先以薔薇露浣手然後讀
向子期與嵇康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
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嘗與嵇康偶鍛于洛陽
同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
山陽縣東北有嵇叔夜園宅後悉爲墟父老猶稱嵇
公竹林述征記曰山陽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
康園宅悉爲田墟時有遺竹

元時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爲丸能先彈樹木廻丸中鳥人以爲神乎

周君佑母病噎七日湯勺不入口氣奄奄垂盡有言一少年女醫善治此病卽迎之致年可三十語雜俳戲笑曰危哉疾也幸遇我無傷乎人以花椒煮水令屢嗽之出一白石長可三寸許爲稜六一末銳隱紅紋如線納之口中少頃化爲液頻嚥之數以指摩捎咽喉外用簪探吻中喀出一肉片狀若虬能蜿蜒動婦言噎人者其物二居喉一居心坎上湯下輒隔之仍治如前法復出一肉片隨呼人爲粥立進三四盂疾遂愈

修武縣西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翺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爲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碑曰南陽人嗣後劉煦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愈父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愈父碑而諫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

龍西崖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庄猶
念墓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偃曝談餘

張進寶幼爲張氏某養子張卒後有子若孫數人家
道中落進寶乃開旅舍于市暇則灌園以供朝夕竭
力經營不辭勞悴有旅人遺金盈篋進寶待其來覓
卽還之封識宛然後娶婦進寶抱甕烈日中新婦提
饁餉乘間言力此何爲進寶曰舉家衣食全在此婦
曰誰是一家無乃自苦進寶大怒曰汝欲間我母子
兄弟耶卽逐之終身不復娶琅玡集

商務印書館藏書印